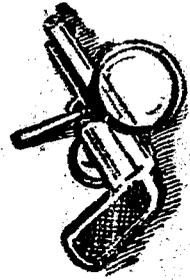


斷指團

霍桑探案

之袖珍叢刊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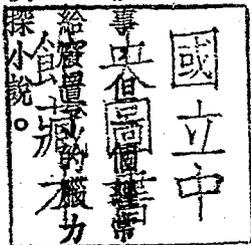
程小青著

世界書局印行

姚序

重慶的夏季長有惱人的燠暑，教人們憚於出門而且懶於做事，使用腦力的人却又不習慣於這樣的「安閑」，因此，我不得不給寂寞的讀者尋覓一個側面的出路，而我就有機會去讀了五六百本的歐美偵探小說。

說起偵探小說，在我們的「壁壘森嚴」的新文壇上彷彿是毫無位置的。一般新文學家既不注意它們的教育的作用，亦無視它們的廣泛的力量，往往一筆抹煞，以為這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兒；於是，「宗匠」們既不屑一顧，而新進者們亦無不菲薄着它們的存在。若干年來，偵探小說在我們國內雖然一直保持著大羣的老讀者，也一直為更大羣的新讀者所需求，然而，就外國作品說，廿年前推崇柯南道爾，廿年後還是推崇柯南道爾；就本國作品說，則除了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以外，更找不出第二種水準以上的作品。這種情形，即使不能說是什麼了不起的損失，但在一個真正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看來，



至少是頗有遺憾的。

因此，在今年夏天讀過了大批的新的偵探小說以後，我尤其固執地覺得偵探小說實有介紹（不論是翻譯或創作）的必要：第一，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裏所用的推斷的方法（deduction），這對於「不動天鈞」的人們實在是一種最好的教育；第二，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的精密的設計與謹嚴的結構，這對於習慣着凌亂無章的社會大眾應該有一種有益的暗示；第三，即就作品本身以言，近年來偵探小說的作家的進步實已遠超於柯南道爾之上，我們的不能再以福爾摩斯的智慧為滿足也正是一種重要的借鑑與啓發。而且，在事實上，偵探小說既有其廣大的讀者之羣（你要知道，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氏及此次歐洲戰場主將艾森霍華將軍都是偵探小說迷），則如何給與這一羣愛好深思的讀者以新的（進步的）滿足也不會不是出版界所願致力之事。祇要看看歐美出版界所刊行的偵探小說的數量，（它比其他的文學書籍更多，平均的銷路也更大），就可以明白這種「小玩意兒」儘管不被列入於文學界的偉大的收穫，却自有其不

容否定的社會教育的力量。

(25) 上面的一些意見，在我這一次回到上海來以後，跟小青先生一見面就談到了。我自己固然覺得「卑之無甚高論」，而小青先生却欣然許我爲「知音」。他的霍桑探案，我是早已讀過了不少的；但當他送了我幾本近年的新著而一口氣讀了以後，我深深覺得他也像歐美的偵探小說作家一樣，近年的新的進步是可驚可佩的。若干年來，小青先生已寫下了幾十種長短不等的作品，不客氣的說，其中自有一部份顯得不夠深度（我是以歐美名家的偵探小說來做尺度的），但我敢說，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是高出於一般水準之上的，即比前代的柯南道爾及今代的亞伽莎克麗斯丹（Agatha Christie）諸氏所作亦可毫無愧色。尤其在這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爲難得而更可珍重了。

更有進者：從抗戰開始到勝利達成之間，上海文化界所遭受的壓迫與蹂躪

使人不堪回首。一般無行的文人，或爲敵僞作罪惡的鼓吹，或以筆墨事色情之誘惑，醜態畢露，穢跡久彰。而小青先生始終持正不阿，兀然無變；現在我們讀了他的「舞后的歸宿」，「活屍」這兩本書，還顯然看得見他的苦心與誠意。我總覺得每一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的思想與行動，不單表見着作者的智慧，而且也表見着作者的正義感。從這一點說，小青先生的作品就應該還有另一種更高的評價。

事實上，我不是一個給小青先生的作品來寫序文的適當的人。不過，在老友的立場上，我一直知道小青先生的寫作偵探小說始終懷抱着一個高尚的動機，而在讀者的立場上，我更一直佩服小青先生的作品的從不粗製濫造，亦從不靠老牌子賣弄那些無聊的「血頭」。因之，我面對着這一套書，我願意給他一個祝福：

——祝福小青先生所賦予霍桑的智慧能夠在這一個罪惡滋多的社會中充分發揮着一種制裁的力量。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日，蘇鳳謹序。

著者自序

自從袖珍叢刊的銷行逐漸擴展以後，給予我不小的鼓勵，使我把一顆壓迫苦悶的心，完全寄託在整理我的舊作上。這幾年過的是窒息的生活，我除了教課以外，祇是埋頭苦寫，將以前刊行的「霍桑探案彙刊」一二兩集，徹底地重寫一遍。這工作一方面使我感到興奮，一方面又覺得慚愧，因為少年時的作品，除了想像力有若干可取以外，其他描寫結構和對話等……都不免幼稚可哂。現在我把這兩集裏的長短篇作品和其他的短篇，分配成十冊，列入第三輯，包括長短篇四十二篇。

關於偵探小說的評價，我重寫過一篇「論偵探小說」，附刊在第三十種「黑地牢」中，這裏不想再贅述。我在重寫的時候，除了潤飾補充以外，還滲入了些時代常識，如一個公民應付事物的科學態度和對於社會國家應有的責職等。我希望它能在青年的意識中，發生一些默化的作用，在艱難繁重的建國工作

上或許能有細微貢獻，不過為能力所限，也許終於是事與願違。

偵探小說在歐美真是日新月異，在最近的時期中，質與量都有長足的進步。它是一種睿智頭腦的消遣讀物，所以在文化水準較高的社會裏，它自然有普遍流行的可能。可惜的是：它在我國文壇上太黯淡無光了。若干年來，從事於此的作家太少，作品自然也寥落得可憐。我相信偵探小說在復興建國的途徑中，有它的存在的需要。因為它對於青年的求知本能和論理觀念具有啓發的作用，同時它本身還是一種有蘇散調劑性的讀物。我盼望，我祈禱，凡愛好偵探小說的同志們，能夠給我指示和助力，更能在這方面多盡一些力。

三十四年秋程小青作於上海

目錄

(1) 探案 斷指團 (袖珍叢刊之二十六)

一	奇怪的郵包	一
二	謀殺案	一〇
三	求助	一八
四	再來一個	二七
五	血	三六
六	警告	四五
七	夜行	五五
八	陷彀中	六六
九	衛救疾走	七八
一〇	佛殿上	八八
一一	慘別	九七
一二	一封信	一〇五

(2) 探案 一隻鞋

- 一 一隻女性式的男鞋.....一二一
- 二 紙灰.....一二八
- 三 首飾箱.....一三七
- 四 回電.....一四六
- 五 猜一猜.....一五四

(3)

霍案

樓頭人面

- 一 手槍聲.....一六五
- 二 另一個男子.....一七〇
- 三 照片的下落.....一七六
- 四 一個故事.....一八二
- 五 十八隻蹄子.....一九一

(4)

霍案

催眠術

- 一 扇子哲學.....一九五
- 二 似乎為尋仇而來.....一九八
- 三 倒串戲.....二〇一
- 四 「談療」.....二〇六
- 五 良醫與良媒.....二一〇

霍桑探案 斷指團 (袖珍叢刊之二十六)

一 奇怪的郵包

新醫學對於神經衰弱的病症，有轉地療養的治法。我在和霍桑初期節作的那年，經過了一次實驗，認為確很有效。就在那時，我的人生經驗上又刻下了一條驚險的深痕，我的日記中也因此增加了一頁新穎的資料。

某年，我因着筆務的過分繁忙，神經上起了些異徵，症象是健忘，感覺過敏。我們的老友何乃時醫士便竭力勸我轉地療養。我依了他的話，霍桑就陪我一同到南京去休息。我們在江口中華旅館中住了不滿三個星期，我的精神果然就慢慢地回復。我自然非常歡喜。六月二十九日那天，天氣還不算十二分熱，華氏表常在九十七八度之間。我一清早起來，穿了一件短袖汗衫，繫了一條短褲，赤足拖着拖鞋，身體上感到非常舒爽。我吃過了早膳，躺在一張藤椅子上，口裏啣着一支紙煙，向窗外閒瞧。江口外滾滾的濁浪反映着金黃色的太陽，一閃一閃地發光。暖風一陣陣吹著。穿梭似的帆船在浪花間容與往來。蔚藍的天空中，碎片的白雲悠悠地流行。偶然有一羣白鷗從高空翱翔而下，掠過江面，形成一組組規例的隊伍。處在這個境地，真說得上俯仰左右，心曠神遠。

程亦青著
中央圖書館藏本

「包朗，這裏又有一段新聞，昨天我倒沒有瞧見。」

霍桑的呼聲召回了我的遐思。我回頭一瞧，他正取了一張隔日的金陵話報，坐在我的背後披閱。他穿着一件白織機紡的短袖襯衫，下面是府綢西褲，足上也同樣拖着甯波出品草拖鞋，不過白麻紗襪却沒有卸掉。

我應道：「什麼新聞？」

「又是記載你我的事。真討厭！」

「他們又說些什麼？」

霍桑一壁把報紙遞過來，一壁答道：「你自己瞧罷。」

本埠新聞欄中有一行「大偵探近聞」的標題，下了附着一段冗長的記載。我開始朗誦那新聞：

「私家偵探霍桑君同他的好友包朗君，業於本月十三日來寧。本報前經紀及。現據調查所得，確知二君寄寓在江口中華旅館二十二號。他們來寧的宗旨，在一般人想，總以為是來遊覽名勝，其實有兩層原因：一則因為包朗君前患肺病，所以到江邊，轉換新鮮空氣；一則因霍桑君現方研究植物學，特來寧地各山中搜集標本，以為研究之用。霍桑君是一個多才多能精警好學的人。他先前在蘇城破獲假江南燕案，去年又在北平破了「血匕首」一案，在上海又撲滅了一個秘密黨，和好幾件巨

案，他的智勇特出的大名越傳越廣，幾乎全國都知，但他仍舊孜孜好學，並沒有一毫自滿的意思。據聞他所以研究植物，也和探案上有密切關係。因為江南一帶的植物裏面，有許多含毒的種類——」

霍桑突的立起來，一手將我手中的報紙奪過去，向裏面的桌子上丟。

他皺眉道：「算了！算了！這些無聊話，誰耐得聽？」

我笑道：「噫，我既然耐讀，你倒不耐聽？」

霍桑不答，在窗口邊站住，摸出紙煙來自顧自地燒吸。

我又說：「新聞上說我患肺病，不但捕風捉影，簡直是詛咒！不過說到你的方面，他們祇有恭維的話。你怎麼倒反而不耐煩？」

霍桑回臉瞪着我。「你想我喜歡他們的恭維？」

「不是這樣說。他們到底沒有觸犯你。」

「這種言過其實的稱讚，真使人難受。它祇會招麻煩。上星期登了一次你我到寧的新聞，前天就來了何公館的電話，我自己回絕了。你不是告訴我昨天傍晚，我出去看朱雄時，又有個穿西裝的來看過我嗎？顯然也就是這新聞引得的。」

「是。那也許是個好奇心強烈的人，慕你的名，來瞻仰瞻仰你的丰采，不一定會給你什麼麻煩。」

「就算如此，對於你養病避煩的旨趣也不方便，何況說不定並不如此單純。」他頓一頓。「你看見這西裝客？」

我搖頭道：「沒有。李四告訴我你不在，我在。那個人顯然不要看我，沒有一句話，掉頭走了。」

「你問過李四那是個什麼樣人？」

「問過的。李四說他的個子很高，服裝很時式，是個年輕的上流人。」

霍桑皺眉說：「這個人如果慕名造訪，怎麼不留一張名刺？」他用白巾抹抹嘴。「總之，我不喜歡這一套。你得知道報紙上這樣大吹大擂，在有智識的看了，不免要說我標榜；在一般官家的偵探們見了，也足以激起他們的妒忌。這不是於我有損無益的嗎？」

話確是很有意思。因為有一部分官家偵探，平日不無嫉視霍桑，恐防奪了他們的飯碗似的。現在他們看見報紙上揄揚霍桑，或者會更加引起他們的嫉妒。霍桑所慮的確是有可能性的。

我說：「其實警探們也用不到嫉視你。你決不會和人家爭功奪權。」

霍桑嘆一口氣。「對。這裏面還有一種理由，他們更不必着慌。我相信目前的官廳裏萬萬不需要像我這樣的人。他們的飯碗正安如磐石。除了幾處大都會以外，內地的司

法大半不會獨立，司法權在行政者手裏。他們大半都抱着『省事』的祕訣。譬如地方上出了兇案疑案，那主其事者就把被害者的貧富貴賤作為處理的標準。被害者若是個貧窮無力的平民，他們就守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格言，含含糊糊地延擱了事。假使是個有勢有財的闊老，上面有大帽子壓下來，非追究不可，他們就另玩一套移花接木的手法。他們隨便抓到一個所謂兇手，逼成了口供，抵了應得的罪，也就完了。你想這樣的辦法豈不乾脆了當？什麼調查實情，研究疑跡，搜集證據等種種麻煩的手續，一概都可以免去！至於利用科學方法的偵查更是相差十萬八千里！那末他們何必用我？我又怎麼會奪取一般偵探先生們的飯碗？」

他用力吸了幾口煙，一手叉住了腰，昂首天空，面上也露出一種氣忿忿的顏色。

我答道：「霍桑，別這樣起勁。現在內地的司法界裏雖未免有像你所說的情形，但不可一例而論，並不是處處如此，個個如此。況且推論這現象的原因，也是教育未普及，政治上不軌，社會裁制力薄弱的緣故，所以民命輕賤，任這班人玩法胡鬧。不過你既然抱着不平的觀念，儘可以盡你的力量，努力改進。發牢騷又何苦？」

霍桑搖搖頭。「我不是發牢騷。我祇恨我自己的能力太微弱，雖希望留些火種在黑暗裏，可是有效沒效，真沒有把握。」

我道：「『不問收穫，但知耕耘』，你不是常說的嗎？」

霍桑點點頭，仍仰頭諦視著天空，不再說話。我知道他對於我國司法界的傳統的缺陷，抱著熱烈的改革願望，因著「憂之殷」，不覺「言之切」，所以在他的談吐之間，不時會流露出這種憤懣不平。

他重新坐下來，神情比較地寧靖些。

他問道：「包朗，今天你的精神更進步些嗎？」

我應道：「是，很有進步，我覺得比前幾天更爽快得多。我想一則因著氣候的變換，一則那茶房李四服侍得很周到，使我不覺得旅居的不便。這也和我的病體有直接關係。」

霍桑向我瞅了一眼，唇角上彷彿牽動了一下，顯示一種不成熟的微笑。他開始燒紙煙。

「那末你病好了，應得重重酬謝一下李四哩。」

「這不消說得。他既然這樣慇懃地侍奉我，我自然應當謝他。把李四跟我們初來時的那個趙二比，動不動就白眼向人，總要好出幾倍。多給他幾個錢，我自然很願意。」霍桑向他手表上瞧一瞧，自言自語地說：「九點鐘了。怎麼今天的報紙還沒有來？」

我笑道：「你要報紙做什麼？剛才報紙上的新聞不是引起了你的煩惱嗎？」

霍桑道：「我想瞧瞧戲目。如果有什麼有趣味的戲，我想約朱雄和你一塊兒去湊湊熱鬧。」

「前天你不是說要同朱雄去游明孝陵嗎？」

「我想你的身體既然一天天有起色，再過幾天，你也可以同游。不如等我們三個人一塊兒去，更有興致。」他頓一頓，忽又高聲叫道：「李四，進來！」

茶房李四果然急忙忙地推門進來。他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年，身體很結實，長方形的臉兒，一個高鼻，兩隻黑眼，五官端正，生得倒也不俗。他身上穿的白紗布的制服也很整潔。

他望着我，問道：「先生，喚我做什麼？」

霍桑接嘴道：「你到下面帳房裏去問問，今天的報紙來了沒有。」

李四答應着，彎了彎腰，退出去。

霍桑又含笑說：「李四這個人很奇怪。他代趙二做替工，好像是初次充茶房呢。」
我道：「他的年紀還輕，也許受了經濟的壓迫，才做這工作。但你說他奇怪，什麼意思？」

霍桑道：「他替你做事，總是服服帖帖，但一看見我，又好像不大歡喜我。你說可笑不可笑？」

霍桑的話似乎有幾分醋意，我不便置辯。我們靜默了一回，我正眺望著江面上的鴨陣，霍桑忽然又側著頭傾聽。

他又突的高聲喊道：「進來！」

房門開處，李四果然又應聲進來，但他的手中拿著的不是報紙，是一個小小的紙包。

他向霍桑說：「先生，報紙還沒有到，還得停一刻兒才來。這裏有一個紙包，說是寄給先生的。」

李四將手裏的小包和一張附單雙手遞給霍桑。霍桑接過一看，忽然坐直了身子，丟了煙尾，現出一種詭異的神色。

「包朗，你來瞧瞧。這是誰寄給我的？」

我從藤椅三起立，走近去看。包是牛皮紙，用一條細麻線紮著，上面貼了幾個郵花，寫着：「本城下關，中華旅館，二十二號，霍桑先生收。」下面具名，「中正街三號，寶志端寄。」我一時摸不着頭腦。在南京地方，除了朱雄以外，我們並不會通知過別的朋友。朱雄是鍾山師範學校的教員，現在仍住在校內，不會遷到中正街去。並且即使是他，何必變了姓名？這包件是什麼人寄給霍桑的？內中又是什麼東西？

霍桑問道：「李四，這包件是從快郵寄來的嗎？」

李四應道：「是。我剛進帳房的時候，郵差方纔送到。現在他還在下面等收據。請先生簽個字。」他指一指那張郵局的收據紙。

霍桑立起來，將收件的單子約略瞧一瞧，就用墨水筆簽了姓名，交給李四。李四接過了退出去。霍桑隨即關上房門，將那包反覆地細觀。

他說：「這包件是今天第一班寄出的。」

我問道：「這姓竇的是誰？可是你的相識？」

「我從來沒姓竇的朋友。」他皺著眉峯。「唔，字跡很潦草，也很奇怪。」

「你姑且把包拆開來，瞧是什麼東西。」

他把那小包承在手掌中估一估重量，又輕輕地搖一搖。他的臉上現出驚異狀來。

他作驚怪聲道：「奇怪！這裏面的東西是流質！」

他立即運用他的指尖，小心地將包上的繩結解開，隨手用筆在記事冊上畫了幾畫，把那繩結的式樣摹繪下來。牛皮包紙裏面是幾層雪白的紙。他又一層一層地拆開，隨拆隨注意紙上有沒有字迹，可是沒有發見。他的舉動迅速而又謹慎，似乎防包中也許有什麼危險物品。他解開了四五層紙，才發見一隻小小的黃色硬紙匣子。他把匣子細細地看了一眼，才打開匣蓋，匣中是一個大口的玻璃小瓶。瓶外面有一張印刷的標籤，寫着 Alcohol 一個英文字。難道這真是一瓶火酒？人家寄火酒給霍桑，又有什麼用意？霍桑

的手指的活動停住了。他的臉上也頓時灰白。

他低聲嘆道：「奇怪！包朗，你想這瓶中是什麼東西？瞧！」

他把瓶湊近窗口，用他的大拇指和食指捏在瓶口上。我湊近去細瞧。瓶中的火酒不十分滿，酒中浸著一枚從人的手上截斷下來的大拇指！

一一 謀殺案

這發見太突兀，我不由不怔了一怔。霍桑已將瓶塞子拔開，先湊在鼻子上嗅了幾嗅，順手將瓶放在桌上，急忙走到床邊去。我看這瓶約有三寸高，一寸直徑，塞子是軟木的。火酒離瓶口約二分。霍桑把他的手提皮包打開了，取出一個小鑷子來。他又小心地將鑷子伸入瓶內，箝出一件又怕又醜的東西，果真是一枚斷指！

我怔了一回，問道：「真是怪事！霍桑，你想這東西誰寄給你的？」

霍桑好似沒有聽得，又回到床邊，從皮包中取了一面小凸鏡，走到窗口，箝着那枚斷指仔細視察。我看見了這白白地帶死色的東西，引起一陣厭惡，不願意細瞧。霍桑却像一個生物學家發見了一種新標本，聚精會神地在那裏究察。

一回他喃喃地自言自語。「這是一枚右手的大拇指，從死人手上截下來的，截斷處在拇指的第一節節韌上。被截的時刻雖不知道，可是侵入火酒的時候還不久。」

我問道：「是一枚死人的手指？」

「是。截割處沒有血，是一個證據。」

「是男子的，還是女子的？」

「男子的。……唔，我知道那個人是一個有錢的所謂上流人。」

「喔，你纔瞧一瞧，就知道得這樣仔細？」

霍桑招招手。「你過來瞧。我的話並非臆斷，都是有確證的。」他把那斷指箝到我的面前。「你瞧，這指甲修剪得很齊整，又很細緻，肌肉也很柔嫩，顯見他是個從來不勞動的所謂穿長衣的上流人。因為做勞動工作的人斷不會有這樣的手指。」

「你從他是穿長衣的所謂上流人，就聯想到他也有錢嗎？」

「不是。穿長衣的人儘多沒有錢，有錢的也不一定是穿長衣的。你這問句不合邏輯。我說他是有錢的富人，另有別的根據。」

「什麼根據？」

「你瞧，指尖的正面還有些黃色的痕迹。這痕迹你當然也知道是煙痕，但不是尋常的紙煙或雪茄煙痕，是鴉片煙的煙痕。我雖沒有嘗過這亡國滅種的東西，但我看見過鴉片鬼抽煙。他們裝煙時總得用大拇指，大拇指的正面總有些煙痕。若是紙煙或雪茄煙痕總是在食指和中指之間，難得留在大拇指上；即使有，也應在指的側邊，而不應在正

面。」

我連連點頭道：「唔，不錯。照你這麼說，他既不勞動，又有吸鴉片的能力，當然是一個富人。」

霍桑道：「是啊。現在是禁煙的時候，私販的煙價貴得黃金似的，除了一般闊官富人們外，誰還抽得起？」

霍桑的分析很合理，我除了全盤接受，找不出別的答辯。

我又說：「好了。我相信你不會白費工夫。但我看眼前急切的問題是查明這東西是誰寄的，和寄給你有什麼用意。否則你這一番研究工夫還是沒有用處。」

霍桑點點頭，把斷指重新浸入火酒瓶中，又把瓶塞塞好了，輕輕放在桌上。

他答道：「對，你這話不錯。我對於這寄件的人，祇能有一個約略的輪廓，究竟是誰，我此刻全無把握。」

「包紙裏面有沒有紙條字迹？或者可以得到一些線索。」

「沒有。我拆包的時候已經留神察看，除了包面上以外，並沒有半個字跡。」

我不答，重新將包紙一層一層地細檢了一遍，果然不見字跡。

我說：「那末你仔細想一想。你的朋友中到底有沒有姓寶的人？」

霍桑搖頭道：「那裏有什麼姓寶的？就是這寄包的人，我敢說也決不是姓寶。」

「你想姓名是假造的？可是包面上還明明有地址哩。」

「姓名既能假造，地址難道就不能假造？」

「你怎麼知道姓名地址一定都出於假造？也有證據嗎？」

「這却沒有。但據我的理想，一定是假託無疑。因為那個寶字——噯，這一層此刻不必深究，沒有根據，研究也不免流於空洞。我們姑且假定他是假造的；再進一步研究他的用意，似乎比較更重要一些。」

「不錯。這回事太離奇。平空裏送一枚斷指給你，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意思。」

霍桑回頭向房門望了一望，走到他先前坐的椅子面前，重新坐下來。

他道：「包朗，你說得是。這事真離奇已極。我們坐下來談。」

我也把那藤椅移過來坐下，隨手摸出煙盒，取出了兩支，一支遞給霍桑，一支我自己燒着。我想我們到南京來，一來爲轉地療養，二來爲消暑，本抱着清閒的旨趣。偏偏平空裏夾了這件怪物，真是太出人意外。現在霍桑的好奇心顯然已給激動，似乎已準備澈究它的祕密。那末來的情勢正不能預料。

霍桑吐出了一口煙，開始說：「包朗，這斷指來得如此突兀，真教人索解不得。現在我們要解釋這斷指的用意，應注意一個先決問題。」

我問道：「什麼先決問題？」

他提示道：「就是那人把斷指寄給我，究竟是懷着好意，還是惡意？」

「這樣可怕的東西，那裏會有好意？當然是惡意無疑。」我直覺地應了一句。

霍桑皺皺眉，搖搖頭。「話雖如此，我們却不可懷着成見。你得知道凡推想一件事，必須看到各方面，纔不致於偏蔽誤事。譬如那寄斷指的人或是蒙着冤枉，或有別種關係，因為爲慕我的虛名，把斷指寄我，希望我給他伸雪。這就算不得是惡意了。」

「那末你想真有人希望你給他伸冤？」

「這也不能輕易斷定。不過我們既要澈底研究，就不能不先從善意方面來一個可能假定。」

「唔，那末善意方面，你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嗎？」

「還有一個，不過我也想不出它的來由。」

「那是什麼？」

「也許有一個正在實習解剖的醫學生，在解剖屍體時割下一枚手指，寄給一個朋友開開玩笑。學生們割一隻死人的耳朵，塞在同學的袋裏發發笑，那是常有的事。這自然也算不得惡意。可是我實在想不出會有這樣的朋友。」

我吸了一口煙，沉吟了一下。「我看不會有這樣的事。你不會有這樣惡作劇的朋友，尤其是少年的醫學生。」

霍桑同意說：「是，我也覺得如此。現在再從別一方面看，假定那人是懷着惡意的。那也有三種可能的理由。」

「那三種？」

「第一，是裁證嫁禍。譬如我平素有什麼怨仇，或是有懷恨我的人。那人知道我現在作客他鄉，沒有援助的人，就把那人自己或他人所犯的罪證移交於我；等到發覺的時候，再將我牽涉到案子裏去，使我受不白的嫌疑。」

「這一層容易解決。你祇須自己問問，有沒有這種怨家，便可以循迹根究。」

霍桑忽笑道：「你怎麼說容易？我平生行事，總憑着自己的天良，自問並沒有虧德，當然不致有關於私人的深仇宿怨。可是懷恨我的不能說沒有。你總也知道，就我的職務而論，感恩我的固然不少，因立場衝突而嫉惡我的自然也難保沒有。我從那裏去找？」

我停一停，又說：「那末照你的眼光看，這第一種理由是否有成立的可能？」

「我們不必先下斷語，姑且把各種理由彙集攏來，然後再比較輕重，以定應付的策略。你說對不對？」

「對。你說第二種理由。」

霍桑又吐了幾口煙，纔慢慢地答道：「第二種就是有人嫉。對於我有了妒忌心的

人，自然會有一種希望我失敗的私願。假使有機會可以中傷我，說不定就會實施他們的卑劣手段。因此，近日或者恰巧有某種疑案發生了，那妒我的人故弄狡狴，取了一枚斷指寄給我，特地來試試我的力量。因為那人料我得到了這枚斷指，若要從事探索，頭緒既然毫無，勢必要歸於失敗；我若不聲不響地置之不理，他們也會笑我庸弱無能，徒擁虛名。從今以後他們或者要把這回事傳為話柄，作為譏訕我的資料。那末一去一就都足以使我難堪。他們中傷的計畫豈不是就可以成遂了嗎？」

我不覺鼓掌道：「對了！這一層理由比前一層更切近——」

霍桑插口道：「喔，你也以為更切近嗎？假使果成事實，這意外事豈不是昨天的報紙上惹出來的？回頭我少不得問問朱雄，我們的消息是不是由他傳述開來的。」他丟了殘煙，仰起身子，在桌上取了一把有書畫的摺扇，揮個不停。似乎他起先不覺得熱，因着這最後的意念才按耐不住。

我又問道：「你剛才說有三種理由。那第三種又是什麼？」

霍桑一壁揮扇，一壁低下了頭，目光凝注着地板，似在那裏構思。

他抬頭答道：「第三層理由，我祇有一種懷疑，還沒有具體的解釋。現在姑且把我

他忽然頓住了，斂神側耳地聽著。接著他忙向我做一個眼色，又揮一揮手，似乎說

房外有人進來，叫我把桌上的火酒瓶和紙繩等一切東西藏過。我急急起立，把那些東西收拾在一隻鏡檯抽屜裏，重新坐下。霍桑才高聲招呼。

他問道：「外面什麼人？進來。」

閉的一聲，房門開了。李四拿了幾份報紙踱進來。

他說：「先生，這裏本地的報紙都全了，一共四張。」

霍桑受了報，點點頭。李四重新退出去。霍桑隨即取起一張大江南報，忙著展開來。

他向我說：「包朗，我們看一回報，停刻兒再討論。」

霍桑看見了報，有一種守待不住的表现，使我懷疑他的看報的目的。因為他方才要看報，目的不過是爲着戲目，顯然沒有什麼要緊；這時我料想他的目的已經變更，所以急不可耐。我看見他敏銳的目光在報紙上一行一行地瀏覽過去，十分迅速。而且他展開的一頁果真不是戲目廣告，而是本埠新聞。不一回他突的從椅子上坐直了，抬起了他的炯炯的目光。

他喊道：「包朗，這裏果真有一段新聞！」

我忙問道：「喔，什麼新聞？」

「一件謀殺案！」

三 求 助

謀殺新聞的答語當然含有相當的刺激力。我的精神上頓時緊張起來。霍桑剛才所料的第二層理由，可會不幸而中嗎？

我問道：「新聞上怎樣說？是不是和斷指有連帶關係？」

霍桑搖頭道：「新聞很簡短，此刻還不能說。」他把那張大江南報授給我，又從桌面上去取別一種報紙。

我接過來一看。標題的字模並不大，祇是三號字的緊要新聞。

「慈善家被殺」

「本城紳董衛善臣先生是一位熱心公益的慈善家。不料於昨日二十八日破曉時分，被匪徒踰牆而進，用利刀刺死。這案子已由省會警察廳派員查勘過了，據說實係謀財害命。因為臥室內的金銀珠寶等貴重物品，損失約有五六萬元，顯然是被兇手所盜去的。現在警廳探員正在緝捕兇手，詳細情形俟查明再登。」

新聞果真很簡短，而且也並無特異之處，所異的祇是被害的是個慈善家。我正要向霍桑問話，霍桑也已將桌上的各報搜檢一遍，丟下了報紙，走到窗口去。

他站定了說：「這裏的消息怎麼如此不靈通？除了大江南報有這樣一段簡短的新聞

以外，別家報紙竟完全沒有記載。」

我道：「就這新聞看，死者是一個紳士，這案子也許會喧傳一回。」原來在那個時期，紳士階級在社會上還是炙手可熱的特殊人物。

霍桑沉吟地說：「是。兇手傷害了事主，又劫去了五六萬金的鉅款，當然不是尋常的穿窬小盜。而且死的又是一個所謂紳董，官廳方面當然也得忙一下子。」

「據你料想，這案子和寄來的斷指會不會有某種聯繫？」

「我此刻怎麼能知道？報紙上不會說死者短少一枚大拇指，我怎能硬把它聯繫上去？」他旋轉身來，皺皺眉。「假使果然有關，我少不得也要牽涉在內，那就未免有些棘手。」他低頭想一想。「包朗，李四說昨天傍晚那個西裝客人是個年輕人？」

「是。你想那人是因著這兇案來請你偵查的？」

他思索了一下，搖搖頭。「不，不會。要是真來叫我偵查的，他決不會來了就走，而且也不會今天不再來。」

他回身走近桌子，咬緊了嘴唇，兀自皺眉苦思。接着他開了桌子的抽屜，看著抽屜中的斷指瓶發呆。他的神氣顯示出一種心神不定和抓握不著的樣子。

我說：「霍桑，這枚斷指應該怎樣發落？你得有個辦法才好。」

他答道：「是，這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

他走到床邊去，又開了皮包，抽出一張南京全圖，展開在桌面上，細細看了一回，隨即摺攏了。他燒了一支紙煙，啣著煙，背負著手，在室中踱來踱去。那縷縷煙霧便隨著他在室中盤繞。

他站住了說：「我想第一步辦法，應該查究那寄件的人。」

我應道：「對。這一著你已有了成竹沒有？」

「我想先到三牌樓第一郵務支局裏去，問問那寄包件的是一個什麼樣人。」

「到三牌樓去？爲什麼不先到中正街三號去？」

「那地址一定是假的，我方纔已經說過。你總已瞧見那郵花上的印章明明是第一支局。第一支局是在三牌樓，和中正街相距很遠。那人若使果真住在中正街，爲什麼不向就近的昇平橋第四支局去寄，却反到較遠的第一支局去寄？」

「爲掩護真相，舍近就遠也未始不可能。」

「是。不過你自己矛盾哩。這人既要掩護真相，你想他會寫真姓名真地址嗎？」

「既然如此，你就是往三牌樓去，也不會有多大希望。因爲這個人既已假託地址，故設疑陣，不願人知道他的真相，難道會親自到郵局去寄，使人家容易偵查嗎？」

「是，你的推斷很合理。不過就是他另外差人去寄，祇要郵局人員碰巧注意他，多少有些印象，也可以給我一個線索。何況這人或者竟疏忽了這一點，親自去投寄，也

說不定。」

「那末那寄斷指的人究竟是個何等樣人，你總該有些端倪。否則你即使往郵局去問，未見得他們會直指出來。」我提出一句有啓發性的問句。

霍桑點點頭，重新坐下來。「不錯。我已經推索過一回。我就那斷指的包裹紙紮縛的繩結和封面的字跡看來，那人似乎是個受過新教育的少年，並且也不像是個窮人。」

「你可能解釋幾句？」

「可以。我看封面的字跡雖然很草，筆力却不弱，似乎那人在書法上用過功。那麻線的結是個雙套結，童子軍的結繩術上有這個方式。他知道在節節處下刀，又知道用火酒保存斷指，顯見也有科學智識。那包裹的紙，最外面一層是重磅牛皮紙，顯示他熟悉郵局寄包件的章程。裏面的白紙是一種優美的英國信箋，價值很貴，也不是尋常人用的。從這幾點上推想，那人顯然是一個受過新教育的人。」

我想了一想，說：「根據你這個推斷，這個人倒很像你所假定的醫校學生。是不是？」

霍桑咬一咬嘴唇，答道：「是。可是我實在沒有這樣的學生朋友。」

「也許不是你的朋友，是一個我們的朋友的兒子，或者竟是個不相識的青年，特地和你開開玩笑，試一試你的眼力。你想會不會？」

「唔，也許——我不知道。」他又沉倒了頭，努力抽煙。一回他又抬起頭來。「不，不！我看這不像是開玩笑的事。它的性質相當嚴重。」他的目光閃一閃，神色也嚴重起來。

我問道：「喔，你說是裁證移禍？」

他搖搖頭。「不是。現在我覺得這理解不能成立。因為這罪證明是郵局裏寄給我的，我的立足點仍很穩固。那人即使想陷害我，我儘可以提出反證。」

「那末和你方纔所說的第二種理由合不合？」

「那也有些矛盾。」

「何以見得？」

「因為對我有妒忌心的人不外乎警探之流。這班人不學無術的居其大半，不像會有新智識。」

我渾帶地記得他本來說過有三種理由，當時因李四送報紙進來，才給打斷了。

我說：「霍桑，你本說有三種理由。那第三種又是什麼？」

不湊巧。我正要等待霍桑的解答，偏偏室門上又有叩門聲音。霍桑應了一聲，李四又走進來。

他報告道：「下面有一位姓下的客人，要來見霍先生。」

霍桑疑遲道：「他是個什麼樣人？」

李四道：「他是本地人，像——像是個紳士老爺。」

霍桑略一躊躇，說：「好。你去請他上來。」

李四答應着下去。霍桑把報紙地圖摺疊收拾好，又開了抽屜，將火酒瓶和包紙拿出來，放在皮包裏，隨即走過屏風的那一邊去，預備會客。我趕緊穿上襪子、襯衫和一條國產法蘭絨褲，也一同走到那邊。我們的臥室是一大間，中間架了一扇紙屏，一面是兩張牀鋪，一面擺了些椅桌陳設，就算是應接室。

一回，李四領了一位客人進來。那人約摸有四十多歲，身材矮小，禿髮露頂，穿一件白紗長衫，上面罩一件元青團籠紗馬褂，足上白絲襪，黑紗涼鞋。他的臉色白晳，有個大鼻子，鼻尖上現著些赭紅，一雙黑眼掩在一副墨晶眼鏡後面，神氣倒很威嚴。他走進房門，便把兩手拱一拱。

「那一位是霍先生？」

「兄弟就是。」霍桑上前一步，微微彎了彎腰。

客人遞出兩張名片來。我受了一看，姓卜，單名一個良字，是一位樂濟善堂的副董事。那人又向霍桑說了幾句仰慕寒暄的套話。霍桑也請他坐下來。

他說：「兄弟今朝造訪，就爲了做堂總董事衛善臣先生被害的事，請求霍先生幫幫

忙。」

霍桑定了定神，答道：「不敢。衛先生不測的事，剛才我已經在報紙上見到。衛先生是一位慈善家，我們也非常悼惜。」

客人忙接著說：「正是呢。衛先生平日熱心公益，不辭勞瘁。他對於一切募捐籌款的事總是踴躍從公。因為他的交游很廣，人又極誠懇，所以人家沒有不信任他。不料昨天早晨他遭了這非常的橫禍，同人們都十分痛惜。今天我們善堂裏開過會議，大家主張一定要澈究這件事，把兇手拿到了歸案治罪。我們仰慕霍桑先生的大名好久了，又知道先生恰巧在此地，所以派兄弟來恭請。關於酬謝方面，一切唯命是聽，祇要霍先生肯幫忙。」

霍桑頓了一頓，嘆息道：「地方上少了一位純正的慈善家，直接受影響的就是一般貧苦無告的大衆。我如果能盡一分棉力，也間接是替民衆們效些兒勞，本也是我們分內的事。不過我們到這裏來，本爲着消夏游散，況且人地生疎，不比服務於官廳中的人，隨時隨地可以取得助力。因此，我祇怕愛莫能助，辜負卜先生委託的盛情。卜先生不如直接去請官家偵探——」

卜良忙接口道：「唉，官家偵探，我們早已去請過。不過爲了斬草除根起見，還要勞先生的神。先生若使需要人相助，敝堂儘可和警廳商量，給予先生便利。霍先生，請

你別推辭。」他又連連地拱著手。

語意很懇切，局勢有些像霍桑非答應不可。霍桑仍沒有應允的表示。

他搖頭說：「卜先生，對不起得很，我不能担任。」

卜良著急地說：「霍先生，這件事很奇怪，非你——」

霍桑突然接口道：「很奇怪？卜先生，你指什麼說的？」

「衛太太說，衛先生的傷勢似乎——」

「喔，傷勢很奇怪，是不是？」

「是。」

「唉，奇怪得怎樣？」

「這個我不大仔細，衛太太也不敢隨便告訴人。霍先生，無論如何，你去看一看總不妨。」

情勢有些轉變，霍桑的意志動搖了。他分明聽得了傷勢的奇怪，聯想到那斷指。那末這兩件事果真有關係嗎？霍桑又垂著頭，思索了一回，果然應承了。

他說：「既然如此，我姑且試一試。這件案子既然奇怪，我也許可以廣廣見聞……卜先生，這案子的經過情形怎麼樣？」

客人答道：「據警官們的意見，這是一件謀財害命案。但是我也不大仔細，最好你

馬上去勘驗一下。」

霍桑點點頭。「好，那末請你將衛府的地址告訴我，我們不妨走一趟。」

卜良很高興地答應了，立刻將衛家的住址寫在紙上，雙手交與霍桑。他又向霍桑要了一張名片，以便往警廳去接洽。商議安定了，彼此又說明了電話號數，卜良就告別出去。我等霍桑送客進來，忙著發問。

「霍桑，斷指問題還沒有着落，你怎麼貿貿然答應人家？你想這兩件案子果然有連帶關係嗎？」

霍桑正拿起那紙條念道：「城南利涉橋，九十九號，衛府。」他將紙條夾在記事冊中，才回頭答覆我。「這問題現在用不著多討論，我們但須往衛家去走一趟，馬上可以明白。要是你覺得你的精神不疲乏，不怕熱，不妨一塊兒去瞧瞧。」

「要是這案子和斷指沒有關係，我看你擔任了也沒有意思。」

「不。這案子若是果真和斷指有關，我自然要澈究它的真相。就算沒有關係，我也因此認識幾個當地人，然後再進行偵查斷指的事，多少也可以得些幫助。」

我還沒有答覆，李四又走了進來，手裏拿著一張名片。

他說：「先生，又有一位客人。」

霍桑接過名片一看，詫異道：「唔，他也來看我？好，快請他上來。」他隨將那名

片遞給我。「你得注意着，這一位來客和我們很有關係呢。」

我看見名刺上印着幾個大字：

「省會警察廳偵探長楊凡通」

四 再來一個

楊偵探長的身材很高大，滿臉粗麻，光頭，塌鼻梁，濃眉毛，大眼睛，皮膚又粗又黑，看上去醜憎異常。他的身上穿一件黑色紡綢寬大的長衫，雙樑緞鞋，黑紗襪。走路時挺着胸膛，搖搖擺擺，神氣可稱十足。他一看見霍桑，趕緊走近打拱，滿面堆着笑容。

他說：「霍先生，你真了不得！兄弟慕名好久了，可惜一向沒有機會。昨天才從報紙上知道你們兩位在這裏，今天特地過來候候你。」

他回過頭來，又和我招呼，但他的言語態度已打了一些折扣，不比對霍桑那麼恭順和搗謙。我聽得長輩們說，前清衙門裏的皂役三班，平常有三副嘴臉，一副怕上官，一副媚富紳，一副嚇小民。現在我看見了楊凡通的神氣，彷彿得到了一個類似的印證。經過了幾句不必要的敷衍，霍桑就率直地發問。

他道：「楊探長今天光降，我想總有什麼見教。是不是？」

楊凡通坐了下來，正在找機會發表他的來意，忽聽得霍桑先問，他的闊嘴便噤一噤。

他翹一翹右手的大拇指，說：「唉，霍先生，你真是未卜先知！怪不得名滿四海。人人拜下風！今天兄弟奉了做廳長的命——」他忍住了，忙又改口。「今天兄弟特地來拜望你，就爲了衛董事的奇案，要請你指教。」

霍桑道：「唔，那案子究竟怎麼樣，我也正要請教。」

楊凡通高興地說：「喔，霍先生，你也很注意這件案子？那正湊巧極了！這案子我已經約略查勘過一次，原因大概是謀財害命。」

霍桑寧靖地道：「唔，你既然親自驗過，一定知道得很詳細。現在請你仔細些說一遍。」

偵探長的粗黑的麻斑上，好像嵌了一些紅，慢吞吞地答道：「說到詳細，我還沒有研究過。現在我姑且將我知道的事情報告一下。這案子發見的時候是昨天清晨五點半鐘。發見的人是衛家裏的一個園丁，叫沈全卿。他在天沒有亮時，被一隻守門的狗吠醒。他起初並不在意，望一望窗上還是烏黑黑的，覺得起身還早，就躺在牀上養神。到了五點半鐘，他才起來，走到園裏，忽然看見園門開着。他才暗吃一驚，知道出了岔子。他忙著叫起了屋子裏的僕人，向四下去搜尋，可是並沒什麼異狀，書房裏的古董也

不短少。後來他們尋到了主人的臥房裏，才發見衛紳士已給人殺死，死屍橫在床腳邊。」

他停一停，瞧瞧霍桑，又瞧瞧我，像要等什麼評讚。霍桑倒並不使他失望。

他點點頭，說：「很清楚。以後怎麼樣？」

楊探長起勁地說：「那時候人人着了慌，就差人到東區警署去報警。署裏聽說是件命案，被害的又是當地的紳士，自然不敢怠慢。王署長一壁派了警士去看守，一壁立刻打電話到總廳裏去。兄弟得到了信息，立刻趕到利涉橋去相驗。」

「我到那裏時已是八點鐘。我檢驗那屍體，刀傷在胸口，確是被殺而死。箱子裏首飾等物的損失約在五萬左右。我又向園丁沈全卿查明了發案的情形，纔回廳去報告。」故事告一個段落，情節也不見有出奇之處。霍桑却很注意地傾聽著。等楊探長說完了，他點一點頭。

他說：「看起來發案的時間大概就在犬吠的那個當兒。是不是？」

楊凡通的大拇指又一度豎起來。「對！霍先生，你的眼光真兇！我早就這樣說過。」霍桑仍毫無表情地說：「據你的眼光看，那兇手是個什麼樣人？除了錢財，可還有什麼別種目的？」

楊凡通道：「目的似乎祇是爲財，失掉的首飾就是證據。不過這兇手不比得尋常的

盜賊。但瞧他犯案的膽子和來去的蹤跡，就可以見得他有幾分本領。」

「噯，你想那人有怎樣的本領？」

「我看兇手是從屋面上進去的，出來時開了園門走，纔惹起狗吠。他這樣子來去自由，毫沒顧忌，便可想到他的膽子也不小。因為衛先生的臥室在正屋樓上，他的房裏有四姨太伴着，樓下又有兩個守衛的壯丁輪流地值夜——」

霍桑忽插口道：「什麼？衛府上竟這樣子闖氣，有值夜的守衛？」

楊凡通點頭道：「是。這兩個壯丁是新近僱用的，據說還不到兩個禮拜。可是這兩個人真是一對飯桶，昨天清晨兇手動手的時候，他們倆竟絲毫沒有覺得。房裏的四姨太太也給兇手用繩索綁住了手脚，嘴裏也給塞了棉團，因此也不能聲張。從這種方面看，便可見得這傢伙手快脚快和膽量的潑辣，決不是一個尋常的小偷兒。霍先生，你說是不是？」

霍桑把雙手抱着右膝。他的兩眼注視在楊凡通的面上一壁聽，一壁還像在那裏思索。

他答道：「不錯。照你的話看，兇手確可算得一個好手。他不像是乘虛而來的。在犯案之前，衛紳士似乎預先已經有些知覺。但瞧他新近僱用守衛，就是一個明證。」

楊探長摩摩他自己的光頭，說：「是，我也這樣想。不過這一層要是實在，那就更

麻煩了。因爲犯案的盜賊，事前既然敢明目張膽地通告，他們的黨羽一定多。何況這案子又出在有財有勢的衛善臣家裏，上峯的風勢特別緊，我們奉公的人自然也怠慢不得。霍先生，我說句不怕醜的話，我已經將這層情由稟明了秦廳長。廳長很明諒，就記起你來。他說你從前在蘇州破獲「江南燕」一案，聰敏和眼光都了不得。恰巧報紙上又登着你們在這裏的消息。我就跟廳長說，請你老人家幫幫忙。廳長一口贊成，立刻派我來請你。霍先生，這件事要是辦妥了，廳長一定要重重酬謝你。」

霍桑微微鞠了個躬，謙謝道：「承蒙你這樣抬舉，真是榮幸得很。這案子我雖不敢負責，但是若使我有「得之見，自然很願意從旁貢獻意見。將來如果破案了，有什麼酬報，那自然也必歸給你。」

楊凡通又紅漲了臉，用手摸了摸他的光頭，又牽一牽他的闊厚的嘴唇。

他道：「這話那裏說起？我斷不敢奪人家的功。霍先生，別多疑。」

霍桑笑道：「楊探長，我何嘗說你奪功？不過我提起一句，我的從事偵探，完全是爲興趣和責任心，對於名和利一直很淡薄，包朗兄可以證實我的話。」

楊凡通果然把他的兩隻眼睛移射到我的面上。我的旁聽的姿態不得不暫時取消。

我說：「這是實在的。我們去年在海門破了一件私運軍火案，當地的長官封了五千塊錢做謝儀。霍桑兄堅拒不受，後來祇受了兩支手槍做紀念。他又分一支給我，我倒坐

享其成。」

霍桑向我笑一笑。「噫，你也謙遜起來哩。我探案時得到你的幫助真不知多少，你倒說坐享其成！」

楊凡通乘機道：「不錯。包先生的大名，兄弟也已久仰。這案子少不得也要勞包先生的神——」

霍桑揮手阻止他。「好了，閒話別多說。現在我還要問一句。你驗傷的時候，死者的傷勢怎麼樣？致命傷一共有幾處？」

談話方始到達了關鍵，我的精神振一振。我知道霍桑所以採取這種迂迴策略，始終不正面進襲，顯然要把我們接得斷指的事隱藏起來。但瞧他的問句，表面上還是注重在致命傷，便可見他的迂迴的苦心。

楊凡通道：「我已經說過了，致命傷恰當心窩，所用的兇器顯然是一種尖刀。」

「祇有這心口一處？」

「是。」

我看見霍桑的眉尖皺一皺，放下了手抱的右膝，把頭沉下去。他分明是失望了！當然也不例外。我開始覺得卜良的外交策略真高明。他用了「奇怪」字樣來變動霍桑，實際上原祇是一件尋常的謀殺案！霍桑似乎還不放棄他的期望。

他又問：「除了心口一處以外，再沒有別的傷了？」

楊凡通道：「是，致命的祇有這一處。」

「喔，那末還有不足致命的傷？是不是？」霍桑的眼珠在暗暗地轉動。

楊探長張一張眼睛。「唉，是的，還有——唔，很奇怪。那右手的大拇指，不知怎的也已給截去——」

「哼！」

我忍不住喊了一聲，趕緊收斂住！霍桑立刻乾咳一聲，回轉頭來，他向我丟一個眼色，顯然怕我漏出斷指的祕密。楊凡通倒並不疑心。他大概以為我的驚呼的來由是在斷指的本身上。

楊凡通補一句。「更奇怪的，衛董事的左手大拇指也沒有了，不過已經結了癥，不像是新斷的。」

霍桑接着道：「真奇怪。你可曾尋過？那截下來的斷指有沒有留在室中？」

楊凡通道：「怎麼不尋？可是各處都尋遍，沒有影蹤。那斷指想必是給兇手帶了去了。真是很奇怪。」

霍桑垂着目光，凝想了一回，忽然首先立起來。

他拍拍來客的高肩胛，低聲問道：「這位衛老先生也抽這個嗎？」

霍桑用左手的拇指連接了右手的小指，裝做一支鴉片槍的樣子，湊到嘴邊去。楊凡通會意地牽牽嘴。這答覆很巧妙。一個公務員在禁煙時期，當然不便公開承認這問句。

霍桑笑一笑，點點頭。「好了，楊探長，這案子承你這樣子詳細解釋，我已略略有些輪廓。現在我不必再到衛府去勘驗。請你回覆貴廳長，說我很願意盡力。但是我若有相需的地方，也得請貴廳的弟兄們幫助一下。」

他取出一張名片遞給楊凡通。楊凡通又囑託是真恭維是假地敷衍了幾句，方才辭出。霍桑送他下樓去。

時候已近十二點鐘，我却並不覺得飢餓。我一個人坐在房內，腦海中的思潮十二分紊亂。那枚來歷不明的斷指既然和衛家的命案合而為一，顯見是一件不可輕視的奇案。有幾個問題同時潮上心來。衛善臣的拇指是兇手割去的嗎？還是另有斷指的人？斷指的人可就是寄指的人？他把斷指寄給霍桑，究竟有什麼用意？此外還有楊凡通的來意是否因著案情的棘手嚴重，誠意來求救，或者他有別的作用，要霍桑「好看」？種種疑問奔起我的腦府，一時都不能解決。

霍桑急忙忙回進來，低聲說：「我已經打過電話給卜良，告訴他我不去勘驗了。」他更湊近我的耳朵。「包朗，你聽著，現在我可以繼續我的中斷的答話了。你方才不是問我關於斷指的第三種理由嗎？那就是一種祕密黨人寄給我的！」

我驚異道：「祕密黨？」

「是。輕些！我告訴你，這個黨一定兇險異常。但瞧他們那種慘殺殘酷的舉動就可以想見！」

空氣驟然緊張，彷彿有一羣青面獠牙的吃人鬼魅，霎時間湧現在我的眼前。我想像到這件事的嚴重的後果。

我問道：「那末他們把斷指寄給你，有什麼用意？」

「用意？當然是充分的敵對性！」他摸摸下頰。「論原因還是報紙上的新聞惹出來的禍殃！」

「難道黨人們也妒忌你？」

「不是妒忌，是顧忌。他們把斷指寄給我，意思一定是恐嚇我！」

他走到紙屏風的那一面去。我也跟隨著。他燒了一支紙煙，用力地抽和噴。他的臉上的肌肉緊板板地。他的眼睛裏彷彿有火。

定神想「一想，又問：「霍桑，你說他們是祕密黨，有什麼根據？怎見得不是一個單獨的劇盜？」

霍桑低聲道：「根據自然有。我說給你聽——唉！包朗，又有人來了，想是送飯來的。我們吃過飯再談。」

房門上果然響一響。李四捧了飯盤走進來。他將盤放在桌子上，先將筷子碗碟了出來，又從盤中取出一件牛皮紙包裹的東西。

他說：「霍先生，又有一個包件給你。」

霍桑丟下了紙烟，一手將紙包接過去，看一看，乘勢把眼睛在李四的身上瞟一瞟，又將包件上的收件單簽了字，交還給李四。

「拿去罷。」

我等李四走出了房門，趕緊把房門關上，急急回過來發問。

我低聲道：「霍桑，這包件裏又是什麼東西？」

霍桑不加思索地脫口道：「再來一個！」

我狐疑道：「再來一個什麼？」

霍桑道：「再來一個斷指！」

五 血

我驚異嗎？自然。霍桑的面色沉着，臉上的肌肉也更見緊張，雙目炯炯地注視著手中小包。這當然不是鬧頑笑。局勢在急劇的展開。這種再接再厲的激變，我個人簡直應付不了。

我說：「你還沒有打開來看哩。你不會猜錯罷？」

我們想緩和一下空氣。霍桑不答，從袋中取出記事冊，翻了一頁，放在包件面上對一對，向我招一招手。

「你過來瞧。這是今天第二班快郵。這包面上的具名、字迹、包的大小和所用的紙、繩，都和先前的一樣。瞧，就是這個異樣的繩結不是也和我方才摹寫下來的一個完全相同嗎？」

的確，用不著細細地比對，一瞥間就可以看出是完全相同的。霍桑將一重重白箋紙打開來，包內果真是一隻紙匣，匣中又是一瓶火酒，瓶內是一枚斷指！不過這瓶中的酒色略帶一些紅；這就是和先前一瓶的唯一不同點。霍桑又如法泡製地將瓶內的斷指箝出來實驗。

我開口道：「你發見了什麼沒有？這一枚斷指想必是另一人的？」

霍桑答道：「是。那是另一件案子。也是一個大拇指，是左手的，斷割處也在第一節，而且是從活人手上斬下來的。沒有烟痕，但皮膚一樣很白嫩，也像是一個富翁。」他把箝著的斷指放入瓶中。「真奇怪！」

我說：「他們倒專跟有錢的人作對。」

「這就可見他們的宗旨專想劫奪人家的錢財。」他放下了瓶，又細看包紙上的郵局

印章。「唔，仍舊是第一支局。我先前的料想大概不錯，他們的地址也許就在三牌樓附近。……對，他們確實是一種可怕的秘密黨徒！」

我疑惑地問道：「我還不明瞭。請你說得明白些。」

霍桑作堅決語道：「簡單說一句，那割下來的斷指就是他們犯罪的證據。但是他們不把這東西掩藏起來，反而敢寄給人家，可見得他們的目無法紀已經到了怎樣程度。並且他們連寄兩枚斷指，同是在一個郵局，也可見他們絲毫沒有忌憚。唉！他們的膽量真可以使人吃驚！就這一點推想，他們一定是一種有勢力的秘密黨。若是少數或單獨的劇盜，無論怎樣兇惡，總不敢這樣子膽大妄為。」

我贊同道：「唔，這推想很近情理。」

霍桑繼續道：「除此以外，從那高價的自信紙和一式的火酒瓶上看，也可見得他們黨中經濟的富厚和規模的整齊。不但如此，我還知道他們的黨名。」

「喔，你想是什麼黨？」

「似乎是叫斷指團。」

「你是從斷指上着想的？」

「是。還有一層。包面上不是寫着寶志端寄嗎？現在我相信這個假託的姓名不單是要掩護真相，却像是『斷指團』三個字的諧聲。」

推想和假定都很合理。擺在眼前的是一個可怕的祕密組織，而且再接再厲地向霍桑挑戰，前途正不許樂觀。霍桑的神氣雖異常緊張，但仍不失他的鎮靜。他又很小心地將火酒瓶和包紙等收拾好，照樣放在皮包裏。他回頭叫我。

「包朗，飯快冷了。我們吃飯罷。」

我答應了，勉強坐下來。其實這樣一件奇怪的事情盤踞在我的腦海中，我的胃腸也受了影響。霍桑却不失常態，照例吃兩碗。飯罷了，我和霍桑又坐到窗口去，彼此又吸着了一支烟。

風靜了。熱度在暗暗地高升。江面上的帆影還是在錯綜繚繞地往來，白鷗也仍在成羣地迴翔，可是對於我已失却了欣賞的情味，祇覺那金黃色的反光耀眼刺痛。

靜默了一回，我耐不住地說：「霍桑，從各方面看，這件事很不容易著手。你到底幹不幹，須得仔細想一想纔是。」

霍桑吐了一口烟，正色道：「我怎麼可以不幹？我素來的志願就是想鋤惡扶良，給大眾盡些兒力。現在地方上出了這種殘酷的暴黨，殺人斷指，看做兒戲，明明是社會的公敵。我們怎麼能袖手旁觀？這是我不得不幹的主要理由。此外還有兩點：一則，他們接一連二地把斷指寄給我，明明防我干涉他們，和先聲奪人地用恐嚇手段警告我，使我知難而退。這樣的挑釁，我可以長縮不理嗎？二則，我既已受了兩方面的請託，應允在

先了，又怎能退避背約？……是的，包朗，我不能不幹！」

充分的理由加強了他的意志，更強調了他的無可挽回的語氣。我默默地吐吸著烟，找不出阻止或緩和的辭句。

「你決意和這班匪黨拚一拚？」

「是，無論怎樣，我要試一試！」

我又呼吸了一回烟。「我看事情很困難，而且很危——」

霍桑突然坐直了。「嗯，困難？包朗，你忘了那句『天下沒難事，祇怕用心人。』古諺嗎？我也有一句轉語：『辦易事，不輕心；辦難事，不退縮。』這件事雖難幹，但我們不可先有難的成見。祇要各盡智力，憑著決心去幹，又怕什麼？我們又有便宜行事的機會，隨時可以得警察們的幫助，怎見得不能夠破巢擒賊？包朗，你振作些，別先讓一個『難』字橫在胸中。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克敵制勝！」

霍桑有一種特長。無論幹什麼事，他第一步總是運用理智，加以縝密的考慮；第二步是審情度勢地下一個決心。一經決意，他就能本著大無畏的精神，鏗而不舍，決不肯知難而退；並且雖當事機急迫的時候，他仍能好整以暇，從容不迫，不失他的定力。這是我所最佩服的。不過眼前這一件事，據我料想，似乎不但難望勝利，而且非常危險。因為黨人們既然這樣子膽大，霍桑却勢孤力薄，自然不容易制伏。但是霍桑像膽子包身

似地決意要去和他們爲難。他這一種果毅敢爲的能力固然是高人一等，可是我總不能不替他擔慮。

我問道：「那末你打算怎樣著手？」

霍桑吐出了一長串烟霧，答道：「我想這件事還有新的演變。不過我也不是靜坐著等候。我馬上要出去。」他立起來丟掉餘烟。

我又問：「我要不要跟你一起去？」

他搖搖頭。「不，現在還用不著煩勞你。不過你枯坐在這裏，也太悶鬱。你若是不怕熱，不妨也出去散一散。」

我道：「我本想去瞧瞧朱雄。你不是也說過要去看他嗎？」

霍桑搖頭道：「不，現在我要往另一個地方去，不再去會他。你獨個兒去也好。」

「你要上那裏去？」

「唔，我——嗯，回頭再告訴你。」

他將身上的那件紡綢西裝襯衫脫下，改穿了一件白葛載夏布的長衫，把草拖鞋換上一雙紗涼鞋。我自己也著上一件雲紗長衫，取了草帽手杖，跟他一同出房。我隨手把房門鎖上，正要叫李四過來，將鑰匙交他，忽見霍桑俯着身子，從房門口的地上拾起一張紙片。我回頭一瞧，是一張從新聞紙上撕下來的歪斜不整的紙條。

我問道：「這是你失落的？」

平日霍桑把剪裁報紙上的新聞作爲一件正常工作，我們上海的寓裏就有好幾冊厚厚的剪條紀錄。現在雖在客地，他的行篋中也還帶了許多這樣的紙條。

霍桑將紙條瞧了一下，搖頭道：「我記不得了，怕不是我的。」

他說着，像要把它棄去，既而又變了意念，將紙條夾在他的記事冊中。然後他叫喚李四，將鑰匙給了他，才和我一塊兒下樓。

我們出了旅館，正要向小車站進行，霍桑忽住了脚步。

他說：「包朗，你進城罷。現在我先要向江邊去走一趟。」

「江邊什麼地點？」這問句是多餘的，我終於不會吐出口。我答應了一句，就別了霍桑，獨自往火車站去。

我在火車裏默想：霍桑對於探案的步驟似乎已定下了某種計劃。他說他要往江邊去，當然有作用。不過這作用是什麼，我固然不會問，問也是徒然的。因爲事前不肯輕易發表，是他的一貫作風，我的經驗够深刻了。

火車到達北極閣，我下了車，望鍾山師範學校走。剛到校門，恰巧見朱雄走出來。我和他握了握手，纔知道他本要到我們寓裏去會面，幸虧我早到一步，沒有相左。我告訴他霍桑已經出外，我們不必回旅館去。

朱雄說：「那末，我們就到香林寺去玩。那裏很涼快，路也很近。」

我贊成了，一同步行到寺裏。驕陽被雲陣包圍住，熱氣好像減弱了些。我們在佛殿旁的一個桐蔭掩覆的小軒中坐定。地點的確很幽靜。除了一聲兩聲的蟬唱以外，耳朵中絕不聞其他塵囂。一個寺僧送上茶來。我們就品茗閒談。我把斷指的事情詳細地向朱雄說了一遍。朱雄很驚異，也很替霍桑擔憂。我又說起報紙上新聞的事，問他有沒有投稿。

朱雄答道：「不，我不會投稿。不過那天我同霍桑兄遊雨花台的時候，恰巧遇見一個姓鄒的同事。他看見霍桑兄在採集植物標本，後來就拉着問我。我約略說了幾句。也許是他寫下了去登報，才惹出這意外的風波。」

朱雄說起，上年冬天，本城發生過一件驚人的綁架案子，事主被撕票，警士也死了一個，傷了兩個，匪徒却到底漏網。因此他覺得霍桑此番的決策，未免太冒險。

我們在那綠沉沉的梧桐蔭下談談說說，的確忘掉了暑熱。一回，天色更見暗下來。東北角上擁起了一大堆烏雲。一陣一陣的涼風把炎暑都吹散了。我覺得非常暢快。

我說：「怕要下雨哩。我們沒有雨具，趕緊回去罷。」

朱雄道：「來不及哩。這是陣頭雨，立刻就要下了。我們再坐一回，等雨過了再走。」

這時風勢果真越吹越勁，梧桐葉颼颼地亂鳴。天空也越見烏黑，幾乎像黃昏。隆隆的雷聲，漸漸地自遠而近，接著的是劃破長空的閃電。霹靂！劈地一聲響，帶下了一陣驟雨，傾盆般地從空中倒下來。約摸下了一個鐘頭，雨脚方纔收住，但天色仍舊是烏黑黑的。我摸出表來一看，已是五點鐘，就同朱雄離了香林寺，各自回寓。

我到中華旅館時，六點鐘已打過，問問賬房，霍桑回來過一次，又出去了。我一直上樓，四下一望，不見李四。我們臨行時將鑰匙交給他，現在要叫他開門，竟尋喚不着。甬道中又不見別的茶房，我不免有些着惱。我走到二十二號房前，用手握了門鈕推一推。門忽閉的閉了。

我很詫異。李四剛巧在房間裏罷？怪不得尋不着他。我隨手推開了門，向裏面一望，黑漆漆沒有一絲光線。雷雨後天色既然烏黑了，他在房內爲什麼不開電燈？

我一壁尋思，一壁跨進了房門，嘴裏喊道：「李四！你在裏面嗎？」

我喊了幾聲，沒有人答應，不禁疑惑起來。我走近壁旁，伸手摸着了電燈的機鈕，向下一捺，燈光立即明亮。可是明亮帶給我的是一種意外的驚嚇。

那分隔的紙屏已經倒在地上，四隻椅子和一隻圓桌也都離了原位，房內空空，玻璃窗仍舊閉着，却不見一個人影！偷兒在駕過了罷？可是我們的皮包仍在床邊。一轉眼間，我的毛髮都簌簌起來。原來地板上面，一點一點的都是鮮紅的血迹！

我失聲道：「不好！這房裏有人行兇過了！」

怎麼辦？我有些心慌意亂，手足無措。唔，有些聲音！我正待回頭，猛覺得我的肩膊上有人拍一下。我更吃一驚，急忙閃過一旁，把身子一蹲，準備抵抗。可是我回頭看時，那拍我的就是霍桑。我進房時沒有關房門，霍桑走進來，我正在發怔，所以沒有覺得。

霍桑低聲說：「你爲什麼駭叫？」他的敏銳的眼光也已看見了地上的血迹。他作詫異聲道：「噫，血？那裏來的？」他忽又斂神地傾聽。「奇怪！這房裏還有人嗎？……包朗，你可聽得啾啾的呻吟聲音？」

他不需要我的回答，早已大踏步走到他自己睡的床前去。床上垂着白紗的蚊帳，一時還瞧不見什麼。我仔細一聽，那啾聲似乎就是從帳子裏面透出來的。霍桑用左手把帳子揭起，右手插在褲袋中，忽又呆住了不動。我探頭一看，床上並沒有人，但霍桑的右手已經從褲袋中抽出來，伸到枕頭上去，拔出了一件雪亮亮的東西。

一把鋼刀！

六 警告

這發見實在出我的意外。那賊黨的兇橫險惡又得到一個證據！我回頭看一看床上，

我的呼吸加急了。

我喊道：「枕頭上還有一張紙哩！」

霍桑應道：「是，我看見了。大概是一張警告書。」

他的神氣仍十分沉靜。他的舉動敏捷而準確。他一手將帳門鉤住，一手把枕上的那張紙取起，並不瞧，但順手納在褲袋裏。

他回頭向我道：「包朗，鎮靜些。別自己着慌。牀底下還有一個人哩！」

我又不禁楞一楞。莫非有什麼黨徒還沒有脫身？我俯下身去，果見有一個男子，手足都被縛着，躺在床下的血液裏。

霍桑低聲道：「唉！這是李四！來，快拖他出來。」

李四的兩眼緊緊閉合著，口裏不住地哼着，但是聲息很微。他的面部上滿塗了塵污，那件白長衫的前襟也撕下了一大塊，褲腿上還染着許多血迹。瞧他的形狀，似乎他起先跟人打過架，他打不過對方，才被敵人捆起來。

霍桑道：「包朗，你把他嘴裏的東西拿掉了，再解除他腳上的繩。」

我依照他的話，在李四嘴裏挖出了一個紙團，隨後又解去他足踝上的繩。霍桑也已經把他的手縛解掉了，隨手將李四扶起來。李四坐穩在地上，摸一摸手腕，又揉揉眼睛。他瞧瞧電燈，又瞧瞧我和霍桑。

霍桑婉聲問道：「李四，你覺得怎麼樣？」

李四深深地呼吸了幾口，又用兩手摸摸他的右腿，皺緊了眉。

他答道：「這裏痛得緊。」

霍桑點頭道：「這是刀傷的。你別慌。我來替你裹紮。」

我道：「可要叫醫生？我去對帳房說。」

霍桑搖頭道：「喂，別大驚小怪。這件事該祕密才是。你快去弄一盆水來。」

我端了一面盆冷水回進來時，霍桑正拿了一面小凸鏡，在李四的傷口上細察，口裏還唧唧噥噥地和他問答。不到五分鐘工夫，霍桑用白布替他裹紮好。

他說：「李四，這傷還不妨事。我已替你敷上些藥，你不用害怕。現在你到牀上去睡一回，不必來伺候我們。不過你別把這回事的原委說出去，免得人談長論短。」

李四點點頭。「我懂得。不過要是老闆問起來——」

霍桑忙剪住他。「你不說，他也不會知道。要是真有事，我們可以負責。這一次我們連累你，我心裏很不安，回頭準重重酬謝你。撕破的衣服準由我們賠。」他拿出幾張鈔票塞在他的手裏。

李四接受了，勉強撐立起來，扶住了牆壁，一步一跛地走出去。霍桑走到開著的皮包旁邊去，察看它的內容。

他喃喃地說：「沒有少什麼。兩個斷指瓶還在。」

我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已經明白了沒有？」

霍桑道：「據李四說，在四點半鐘的時候，他到房裏來闖窗，忽然有兩個穿黑衣的人闖進房裏來。他們反閉了房門，將他緊緊地縛住，探問我們倆的行動。李四不肯說，他們就將他戮了一刀，丟在牀底下。以後怎麼樣，他也不知道。他已經痛得昏過去。」

我道：「你想這是不是黨人們的活動？」我開始卸長衫。

霍桑也卸下了他的夏布長衫，俯着身體，用電筒和小凸鏡在地板上察驗血跡。地板上是乾的，並沒有風雨的迹象，故而血跡很明顯。

他抬起頭來，答道：「這也何消說得？但他們越想嚇我，我越要幹！我要瞧瞧他們到底有多大的神通！」

黨人們既然是這樣兇險，現在雖是恐嚇，安知不會從恐嚇變成事實？霍桑和他們爲敵，危險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此刻我不便再說，說出來的後果祇是討沒趣，或是再聽他一篇宏論。

我說：「方才那張紙真是他們的警告書嗎？到底說些什麼？」

霍桑點點頭，但仍把電筒開足了光，先驗過地板和足印，又去驗那把鋼刀。刀鋒很尖銳，是純鋼的；柄是牛角，像舶來品；刀尖上也染着些血跡。他照察了一回，隨即在

記事冊上記了幾筆，又將刀收拾好了，才慢慢地從褲袋中摸出那張紙，展開來細瞧。

他詫異道：「唉！沒有字！」

我走近看時，果然是一張沒字的白紙。

「一張白紙？什麼意思？」

霍桑不答，將那紙在電燈底下照一照，隨即奔到牀邊，又打開了皮篋，將先前包斷指的白紙拿出來，一張一張都湊在電燈下照看。

他忽然皺緊了眉毛，抱怨地說：「唔，我怎麼這樣粗心？包朗，瞧，紙上不是一張一張都印着一個大姆指嗎？」

我拿了紙在燈光下照了一回，果然每一張都有一個空心的指印。

我問：「這就是斷指團的標記？」

霍桑道：「正是。但他們這個印記，必須在外國紙廠裏才能定造。我當初存了成見，便想不到這一層。」他又取出放大鏡，在那張從枕上取得的沒字紙上細照。他又喃喃自語。「他們既然來警告我，不會沒有字。或者他們還要借此試試我哩！」他低頭想一想，又向我道：「包朗。你去取一杯濃茶來。姑且試一試。」

我趕忙倒了一杯茶，放在圓桌上。霍桑尋出一枝毛筆，先洗乾淨了，然後在茶裏蘸一蘸，隨即刷在展開在桌面上的紙上。他刷了一次，再刷一次，直到刷過第四次後，那

紙上果然逐漸有字迹顯出來。起初的字色還很淺淡，後來愈變愈深，就顯出很明瞭的黑字。

我急急湊過去默念。

「霍桑：

「我們兩次給你信息，你總該有些覺悟了罷？我們和你勢不兩立。若是你能安分守己，不干涉我們的行動，趕緊離開南京，我們也不必和你為難。要是你仗着虛聲，自己尋苦吃，那就怪不得我們。現在我們再給你一個最後的警告。如果你不知利害，不肯走，必要來和我們廝纏，那末你的頭顱的未來命運，就可以把你牀上的枕作一個先例！」

斷指團執行人白。」

我一口氣念完一遍，氣息都不禁急促起來。居然有這樣一個斷指團，口氣又這樣咄咄逼人！霍桑仍安謐如常。他回身取起床上的枕頭。枕頭上果然有一個刀孔，孔口邊還帶着些血迹。

他笑着說：「他們太看重我了！難爲了他們如此勞神。但他們弄錯了對象。這種手段祇能哄嚇鄉下人和孩子！不够！差遠哩！這還嚇不退我！」

誇張嗎？不。是豪語。我確信他有這樣的膽和力。他對於這事顯然是毫不介意，而且準備著奮鬥到底。我雖仍有些代他擔憂，一時也沒話可說。

霍桑又含笑向我道：「包朗，他們用恐嚇手段來嚇我，已覺得可笑；還要用什麼祕密墨水來作難我，你想可惡不可惡？」

我答道：「我正要問你。你怎麼能够發現他們的祕字？字究竟是用什麼寫的？」

「這是一種化學混合液，大概就是鐵亞摩尼亞，硫酸鹽和水混合而成。凡用這種混合液輕輕寫在紙上，乾了就沒有字跡。顯現的方法所以要用濃茶，就因濃茶裏面含有一種酸素，喚做丹寧酸 (tannic acid) 那混合液裏面既然含有鐵質，鐵質一和丹寧酸相和，就會顯呈一種黑色。這是有些普通化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的。」

「照這樣看，你當初說他們有些科學智識，這也是一個例證。」

霍桑忽嘆一口氣。「正是呢。科學是救治我國國病的續命湯。可是他們有了科學智識，不幹些給社會國家生產造福的事，把我們的民族從壓迫和荏弱中解放出來，却用它來幹這種犯法勾當！包朗，想一想，這是多麼痛心的事！」

我也不禁嘆息道：「智識本像一把利刀。智識發達了，若使沒有道德的力量來輔助控制，那本是極危險的！」

慨嘆之後，繼續的是沉默。霍桑在收拾紙筆。我走到窗口去。江面上夜景並不動人。因爲天空還在黑雲的控制下，光明失了勢。沒有月，沒有星，祇有帆船上三三兩兩的燈火。

我回身過來。「霍桑，這件事你準備怎樣對付？」

霍桑走近我的身邊，低聲說：「我有辦法。你別發愁。」

「辦法怎麼樣？能不能告訴我？」

他遲疑一下，才說：「方才我在無意中，發見了一些線索，所以擬成了一個具體的計劃，但是此刻還不便宣布。你姑且耐一耐，不久就可以明白。」

老脾氣。我自然也不能不忍耐。

我又問：「那末剛才你我分別以後，你究竟到那裏去的？」

霍桑簡短地答道：「江邊啊。」

「這個你已經告訴我。你在江邊幹什麼？」

「我在江邊一升茶館裏閒遊……喂，你可會會見朱雄？」

他既然有意岔開，我祇索知趣些。我正要把朱雄陪我遊香林寺和他提起的綁架案的事告訴他，霍桑忽又搖手阻止我。

他道：「你慢些講。我們先得把房裏的血迹收拾乾淨，再叫人送晚飯進來。我的肚子餓得很。」

我道：「你想這件事沒有人知道嗎？」

霍桑道：「我想還沒有。我不願讓別的人知道，免得再惹出無謂的騷擾。」

我不再多說，取出幾張廢紙，著手抹拭地板上的血。霍桑也幫著將紙屏椅桌等物各歸了原位。我走出去喊一個茶房進來，叫他預備晚飯。那新茶房是個瘦長子。霍桑問他李四怎麼樣，現在在什麼地方。

茶房答道：「李四走樓梯跌傷了腿，向帳房請了半天假，現在躺在他的房裏。我是替他的。我叫姚紀才。」

霍桑向我睨一眼，似暗示李四的嘴還算緊，不曾把這回事說出來。

他又說：「李四服侍我們很周到，少停我要去瞧瞧他。他的房間在什麼地方？」

替工道：「就在大樓梯底下的一間小間裏。」

夜飯的景況也和午膳差不多。霍桑仍不失他的常度，我還是打折扣，祇吃一碗飯。飯罷以後，霍桑才和我繼續閒談。但他祇問我會見朱雄的事，聽得了綁案的故事，也不加一句批評。他的探案的手續怎麼樣，還是絕口不提。我心裏雖然納悶，可是又不能勉強他。一回我們都靜默了，彼此吸着紙烟。霍桑兀自低垂着頭，不做一聲，似乎在深思。他連續燒盡了三支紙烟，忽然仰起身來，向他的手表上瞧一瞧。

他說：「九點半了。我去瞧瞧李四。你等着。」

他獨自下樓去。約有十分鐘光景，他又回到房裏來。我便問他李四怎麼樣。他的答語很簡單。

「好多了。我下去時，他正在房裏踱着。」

他說完了，忽關上房門，先將身上的府綢褲脫下了，又走到床後去，從箱子裏取出一套黑布的短衣。唉，他要化裝了！幹什麼呀？他閉口無言地將那黑衣穿在身上。

我禁不住問道：「霍桑，你到底要幹什麼？怎麼一些不讓我知道？」

霍桑躊躇了一下，走到我的身邊，附耳說：「聲音低些啊。我老實告訴你。今天晚上，我就要去擒兇手破案！」

我跳起來，瞧瞧他的臉，沉着而嚴肅。可是我還有些半信半疑。擒兇手？這麼容易？

我低聲問道：「霍桑，你的話當真？」

他回頭道：「自然真。我立刻就要走哩。」

他的裝束漸次完畢，最後換上一雙樹膠底的球鞋。他又從箱子裏拿出他的一支手槍，連著地圖、電筒等應用物件一起放在他的袋裏。

我耐不住地說：「那末我跟你一塊兒去！」

他搖搖頭。「不，現在你還不能出去。你必須留在這裏。」

「爲什麼？」

「你姑且別問。你讓電燈亮著，不時弄些聲音，別叫人知道我已經出去。」

「這又有什麼意思？」

「意思當然有，可是你總懂得，眼前這個時候不是可以坐下來跟你長談的時候。」

「你在這裏人地生疎，夜裏又怎能幹事？」

「你放心。我決不會盲目地亂幹。」

「你的計劃已經佈置好？」

「雖沒有佈置完全，但進行的步驟都已決定。好在我隨時可以通知楊凡通，請警察們幫助。萬一有意外的緩急，我可以打電話給你。你慢些睡。不要開門，也不要離開這房。總要小心爲是！」

一個圓圖的迷團，我當然吞不下。可是有什麼辦法？吞不下也得吞下去！我除了勉強答應以外，找不出第二條路。

霍桑又拿出一頂破舊的草帽，隨意地望頭上一套，隨即輕輕地開了房門，先探出頭去張一張。

他回頭過來，說：「我走了。你耐性些，靜聽我的好消息！」

他不等我的答覆，把右手揚一揚，斜側着身子從門隙中一溜煙地走出去。

七 夜行

我把房門關上了，下了插門，又把電燈熄滅了一盞，然後走到窗口的藤椅上坐下來。

夜雖未闌，人聲已漸漸地甯靜。雨後的空氣很清新，炎熱也消失了威力。江面上的燈火還是明滅不定。涼風挾着波濤的衝激聲音一陣陣送進窗來。我的思潮，也像江中的怒濤經過了暴風，突然地洶湧起來。

案子的發生好似天外奇峯地突然飛來，使人不可捉摸。霍桑雖是機警過人的人，偵查了半日，似乎已得了若干端倪。但他說他此番出去，就要破巢擒賊。這一着我還不能了解。從表面上看，那班黨人既然這樣子兇險，又特地來和霍桑為難，自然不容易對付。況且時間太侷促，霍桑又人地生疎，一日之間，他怎麼就能够探聽明白？而且竟連夜動手？他說他不會亂幹，似乎已確有把握。那末他到底有什麼樣的把握呢？他又說他得到了什麼意外的線索。這線索又是什麼？他在什麼地方得到的？我和他自從午後分手，不過離開了兩三小時。在這個時間之中，他說在江邊茶館裏閒逛，似乎沒有進城，也不會往衛家去勘驗。那末他所說的發見，想必就在茶館裏閒逛的時候得到的。茶館裏面良莠不齊，或許有機會可尋，但怎麼能如此湊巧，竟使他得悉了賊黨的巢穴？

就情勢上說，霍桑必定已深知那賊巢的門徑，決不會貿貿然趕去。但看他臨行時帶了手槍，顯見已準備搏鬥。我想到這層，又不覺替他膽寒起來。他究竟用什麼法子探得

賊巢，固不妨存疑，但他方才既有破巢之說，此去必要和賊黨相見，那是必然的事。那末當此夜分時候，他單身捕盜，又不讓我一同去，豈不太危險？霍桑雖會練過國術，拳腳的工夫相當深，但是單槍匹馬，究竟不容易應付。

「我錯了！我應得強制着跟他一同去。此刻他的行蹤如何，我既茫然不知，我怎樣去幫助他？」一回兒，我又轉念安慰我自己。「霍桑會應許我，若是有緩急，他會打電話給我。我不如耐着性子等他。」

篤篤篤！……

門上有彈指的聲響。我不覺直立起來，但又不敢立即開門。霍桑果真有什麼危險，此刻打電話來叫了我了嗎？

「霍先生在裏面嗎？」

外面有人在問。我聽得是李四的聲音。我想開門答應了，忽又想起霍桑叮囑我不要使人知道他出去。開了門，豈不要顯露真相？

我撒謊道：「他睡了。你可是李四？」

「是。」

「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方才霍先生給我敷的傷藥真有效驗。我覺得好了許多，想再向他討一

些。不過他既然睡了，別再煩他。我明天來罷。」

李四並不堅持開門，倒還識趣。我瞧瞧時計，已是十點半鐘。霍桑已去了半點多鐘了，他此刻已到了什麼地方？進行得怎樣？我料想片刻之間，他成不得什麼事。眼前不見得就有信息。我與其枯坐無聊，引起種種幻想，不如暫時上牀去輪一回，養養神。

我走到床前，和衣橫下身去。可是橫著和坐著還是一樣。我的腦海裏仍然一起一落，正像裝著一個轆轤，養神祇是空想。一回兒我很盼望霍桑就有信息來；一回兒我又怕他果真有了信息，大半是凶多吉少，反不如沒有信息的好。

我翻來覆去了一回，對立的意念在我的腦中亂攪，身上也頓時熱起來。我重新起來，走到窗口邊，拿扇子揮了一陣。天空已在轉晴，雲陣既撤，漸漸地現出星光月光，閃閃爍爍地好似笑眼向人。江面上寂靜了，燈火也都消滅。清風斷斷續續地掠我的面。我立了一回，覺得身上舒服了許多，再瞧瞧時計，十二點鐘已過。

「時候不早了，霍桑若有信息，大概總在眼前罷？」

這料想並不正確，又捱過了半個鐘頭，信息依舊沉沉。我走到鏡檯面前，取了一本小說，想借此鎮壓我的煩躁。我從小就喜歡讀偵探性質的小說。因為這類讀物富於想像力，能啓發人的思路，養成一種辨別真偽是非的推理力，並且細針密縷，很能够引人入勝，激發人們的好奇心。可是那時候，我的企圖一樣空虛。我讀了幾頁，祇覺得眼花撩

亂，一條條蚯蚓在紙面上蠕動，一顆紛擾的心再也沒法控制。又過了一個多鐘頭，將近兩點鐘了。旅館中的人聲已完全歸於沉寂。我仍不見霍桑有什麼信息。

事情究竟怎麼樣？霍桑也許已經得手了罷？否則，他為什麼還沒有信息來？我雖不敢盼望他的信息，可是又不相信他終於沒有信來。我打開了皮篋，取出一把手槍，順手放入袋裏，預備他的求助的消息一來，我便可趕出去助他。

篤篤！……篤篤！……叩門聲又發作。

我急急問道：「什麼人？」

外邊的人答道：「是我——姚紀才。」

我聽得出那是替李四的瘦子的聲音，但我仍舊不開門。

「什麼事？是不是有電話？」

「不是。有一封信給包先生。」

我聽得有信給我，料定是從霍桑那邊來的。房門的戒備不能不鬆一鬆，我拔去了插門，將房門拉開了一些。那替工並不走進，祇遞進一封信來。我接過信，開亮了電燈一看，信面上祇寫了「包朗先生」四個字，很潦草。拆開了，內中有一張白色外國紙，上面寫着一行墨水筆草字：

「事很得手。見信可卽和來人同來，有事面商。」

「霍桑」

我仔細看那簽名，果真是他的手筆。因爲他平日祇用墨水筆簽名，我看慣了，一望而知。

我問茶房道：「這信是什麼人送來的？」

「一位先生，穿黑長衫，要回音。」他打了個呵欠。

「這個人現在在那裏？」

「在樓下。因爲夜深了，沒有先生們的應允，我不便放他上來。」

「好。你去對他說，我就下來。」

姚紀才答應着退去。我隨即穿上一件深灰羽紗的西裝外褂，取了一頂鴨舌帽，大踏步跨出房門，反身把門鎖上，藏好了鑰匙，急忙下樓。我走到旅館門外，果然有一個人迎上來招呼。

他問道：「包先生？」

我點點頭。

電燈光照見那人的個子不大高，穿一件黑綢長衫，一頂軟草帽壓在眉毛上，裝束好像是個官家探夥。那人忽走到我的身邊，附耳告訴我。

「霍先生已經成功哩！捉住了兩個黨匪。可是那頭兒還沒有得手，所以請你去商

議。我們楊探長也在那裏。」

消息太興奮，霍桑竟馬到成功！我知道他是楊凡通的夥伴，就想問問經過情形。

我問道：「捉黨匪，楊探長也在場嗎？」

他點點頭。「自然。我也在一起。」

我又問：「他們此刻在什麼地方？」

那人用手指一指。「就在那邊派出所裏，不到三里路。馬車在這裏。包先生，快上車。他們會心焦。」

那人回身走開去，顯然做嚮導。我不便多問，就跟了他走。走過了灣角，有一乘轎式馬車停着。他開了車廂，毫不謙讓地首先跨上去。我也上了車，並肩地坐下來。一聲鞭子響，那馬車便得得地上路。

車子在暗淡靜寂的馬路上進行。車窗開著，風乘隙而入地在車廂中通過。偶然還有月姊姊探頭進來瞥一瞥。

「捉住的黨人也在派出所裏嗎？」

我在馬車進行了一段路，耐不住沉默地問一句。那人不回答，但點了點頭。他僕過些身子，將車窗的帘子拉下了，遮住了外面的月光。

「那兩個匪黨可都是年青人？」

我再問一句，可是換到的還是點頭的動作，那傢伙閉口不說話。奇怪！他防那馬夫竊聽嗎？

我又低聲道：「你是在警廳裏辦事？」

對方依舊點點頭。黑暗中我覺得他把眼睛向我瞟了一瞟，祇是不做聲。

「喂，你叫什麼？」

「王三。」

有回話了，可是不能再簡短。我覺得有些不耐。這廝爲什麼把這副鬼臉對我？他初見我時，顯然能說能話，似乎很慇懃，一上車怎麼變了？莫非他是來賺我的？但是信上的簽字明明是霍桑的筆迹。

車行很迅速，車廂震動得厲害。我的眼梢隱約看得出這人有個尖下巴，年紀似乎很輕。因著他的身材不很高大，我並無懼心。我把手在衣袋外面摸一摸，手槍仍安然在袋中。萬一有什麼不測，有了這防身器具，我也不怕什麼。我也曾學過拳術。即使車夫是同黨，一共祇有兩個人，我自度還敵得過他們。

我又問：「派出所在那裏？」

那人好像把嘴向前面弩一弩，再來一個不開口。

我提著喉嚨問：「喂，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這樣子裝聾做啞？」

「包先生，性急做什麼？馬上就到了。」他的聲調是冷峭的。

「到什麼地方？」

「你立刻就可以見到你的朋友。」

我聽他的口氣有些蹊蹺，忙問道：「你領我往那裏去？」

那人仍祇做沒有聽得，不理會。

我感覺到局勢的惡化，定定神，把車窗的帘子揭開些。車子正在一條狹路上進行。

路旁已沒有電燈。月光照見路上的屋宇很稀少，地點已近乎荒僻。唉！我受騙了！

我的手插進了衣袋，立刻摸出了手槍。

我厲聲喝道：「車夫！快停車！」

車子沒有停，車身加強了顛簸。那車夫似乎不聽得，祇管揮鞭前進。我知道他們倆果真是同黨。

我把槍送出了窗外，喝道：「快停車！要不然，我要開槍了！」

效果是個圈。車子依舊加速地進行。

砰！

我向空虛開一槍。槍聲在靜夜中分外響亮。可是車子還不停。

那旁座的人冷笑道：「朋友！別起勁哩！靜坐一回，包管你有個着落。」

怒火在我的心頭熾灼。我就移過槍口，注着那人的胸膛。

我又喝道：「賊！你快叫他停車！快！要不然，我馬上射死你！」

那人的身子略略向後退些，好似有一二分畏懼。

他低聲道：「停車就停車，也值得這般大驚小怪！」他把頭伸出車窗去。「喂，老八，停車。」

蹄聲一陣子雜亂。車子果實在收煞住。我不等車子停穩，早推開了車廂的門，趕緊跳下來。

地點很荒涼，車子停在一條小路上。一邊是荒地，一邊有幾所零落的屋子，但不見燈光。月光恰被雲陣掩住了，遠望是一片黑漆。

怎麼辦？我已經鑽進了匪黨的圈套，繩子雖還沒有抽緊，我的自由顯然已喪失了一半！我步行回去罷？這方法不見得聰明。我記得霍桑常說在危機臨頭的當兒，祇有迎頭前進，才可以找出路，退縮保守會走入失敗的門。我手裏有的是槍，這個賺我的匪徒似乎沒有，否則他不會不拿出來。那末我索性控制他，強迫他把車子駛回去，到了比較有人跡的所在，再設法對付這兩個人。

我的計算在時間上原祇有十多秒鐘。我正準備把槍控制車上的人，那人忽也跟隨著下車，而且比我先開口。

「包先生，你打算怎麼樣？」

「把車子開回去！送我回旅館！」我把槍口擬注他。

那人遲疑了一下，說：「也好。不過我的同伴們正在等你去談——」

「別多說。把車子掉過來。」

那人果真揚一揚手。車夫便將車子掉頭。路太窄，掉頭相當費工夫。我的槍仍小心地瞞注著。那人果真沒有武器，我的心安定了些。車子掉好了向，停住了。

他說：「上車啊。」

「不，你先上去。」

他果真點點頭，回身上車去。他的左足踏上了車級，突的回過身來，向準我的執槍的右腕上猛力一拳，手槍便砰的落在地上。唉！我大吃一驚，急忙俯身去拾手槍。那人的拳頭落在我的頭頂上。我忍着痛，放棄了拾槍的企圖，舉起右手回一拳。拳頭擊中他的胸口。他站不穩，上身便跌進車廂門裏去。我正想再敬他一拳，猛覺得背後的地步聲。那車夫也來助戰了。我把身子一旋一蹲，射出右腿，來一個金剛掃地。車夫的個子雖比較結實，可是不中用，給我一掃就掃倒。

哈！我很高興，趁著躊躇的姿勢，我又重新拾取墜落的手槍。巧極，一拾即到手。我正待射擊，那跌在車門裏的人忽從袋裏掏出一塊白白的手巾，向着我臉上一丟。我頓

覺有一種奇異的臭味直刺鼻管。那人又撲在我的身上，按住我臉上的白巾。我覺得頭暈目眩，好像腦球中的血管已全數迸裂，我的四肢也突然癱瘓了。當這模模糊糊的時候，還有一種殘餘的意識：我覺得我自己已經墮入賊黨的陷穽中了！

八 陷穽中

我重新張眼的時候，自覺在一間暗濛的小室裏面。我坐在地上，背部靠着什麼牆壁，鴨舌帽沒有了，袋中也空了。我抬頭一瞧，旁邊立着一個渾身黑色的人。幽暗的燭光，照見那人血污滿面，很可怕。我雖已醒了，彷彿還在夢裏，不知道我已到了什麼地方，又怎樣能到這裏。我記得我在車子門口受了那黨人的悶藥以後，就昏昏沉沉地失掉了知覺。他們怎樣擺佈我，我完全不知道。但是這血污滿面的人，又是什麼樣人？看起來他似乎還沒有惡意。否則他趁我昏迷的時候，儘可結果了我，又何必等我醒過來？

那人忽將兩手在我的額角上用力摩擦。我料他不致於害我，也不抵抗。其實我這時候四肢軟弱，氣力還沒有回復，要抵抗也不可能。那人替我撫摩了一回，我果然更清醒些，鼻孔中嗅得一股霉濕氣。

「包朗，你覺得怎麼樣？可清醒些？」

聲浪很熟悉。我吃了一驚，仰面一瞧，那人就是我的朋友霍桑！

我不覺失聲道：「霍桑，是你？」

「是。」他的聲調依舊很鎮靜。

「霍桑，我們在做夢？」

「不是夢，是現實世界。你摸一摸，地上是方磚，背後是石壁。」

我定一定神。「這是什麼地方？」

霍桑低聲道：「別高聲。這裏是監獄。」

「我們犯了什麼法？竟落在監獄裏？」

「這不是法律上的監獄，是匪黨們的監獄。我們觸犯了黨徒，所以被禁在這裏。」

局勢已部分地明朗化。我點點頭。

我又問：「你怎麼也在這裏？」

霍桑也蹲下來。「我先問你。你是被黨人賺進來的？」

我應道：「是。但是我所以受騙，就爲了你的親筆的簽署。你不是被他們強迫簽名

的嗎？」我把接信受賺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霍桑道：「我何會寫什麼信？信和簽名都是他們假造的。」

「奇怪！他們假造的筆迹怎麼能够這樣子像？」

霍桑索性靠在我的旁邊，著地坐下來，用手抹抹他的蓬亂的頭髮。

他道：「好。現在你得休息一下，談談也可破些寂寞。我告訴你，我離了旅館，就擱了一回，便到此地來打探。這裏本是一隻廟基，也可說是匪黨的大本營。我初到的時候，自然不敢貿貿然進來。因為我知道黨人們今夜要開會議，人數既多，我一個人當然敵不住。當下我探明了地點，便退回去，一直奔到迎福橋相近的派出所裏，說明了緣由，要求派幾個警士。據那姓郭的所長說，他們那裏的警士祇有六名，而且都有專責，不能當特別差遣。我沒法，就打電話給楊凡通。他一口應允，約我先來這裏看守着，他自己帶領警察準一點鐘內趕到。不料他竟失約，至今還沒有半個警士來！」

我嘆氣道：「信用二字本來不在這班偵探先生們的腦子裏！」

「我也並不苛責他。不過因此錯失了擒賊的機會，實在太可惜。」

「那末你自己怎麼也落進匪黨的奸計？」

「這不是他們的計謀，是我自投羅網。」

「唔，怎麼一回事？」

「我守候了好久，終不見警士到來；預料警士們若從水道趕來，最多一點鐘工夫總可到了；誰知我從十一點半打了電話，候到十二點三刻，還不見來。那時黨人們會議已久，我怕他們散會遠走，失掉這難得的機會，就冒險走近這寺。我伏在寺門外面。約摸又過了一刻鐘光景，黨人們果然一個一個地散會出去。我心裏又急又怕，警察們既不

來，眼見得那輩黨徒都要自由在地漏網了。和他們格鬥罷，衆寡不敵，非但不能夠捕捉，喪失了性命，也徒然沒有益處。

「一回我看見黨人們已漸漸地散盡，祇有最後的三個，像是黨中的領袖分子，慢慢地踱出寺來。我一時忍耐不住，就想拚一拚，上前去捕拿。我冒險取出了手槍，借着月光，對準那最後一人的膀子開一槍——」

「怎麼樣？打中了沒有？」我不由不驚呼起來。

霍桑道：「打中的。但那廝很機警，我舉槍的時候，他已經瞥見。爲了他閃避得快，似乎槍彈祇打中了他的左腕。因爲他一中了槍，反向我直奔過來，舉起他的血腕和我狠鬥，可見他沒有重傷。」

「還有兩個呢？」

「自然，那兩個人也趕過來相助。我一個敵三個，起初還能對付，不讓他們近身，但是隨後又開了幾槍，都不會打中。這是失計的。因此之故，那些已散的黨人都聽得了槍聲趕攏來。我一個人被大衆圍住，槍彈也完了，自然抵不住，就反被他們擒住，擁進寺裏來，給關在這黑牢裏。」

「唔，險極！你沒有傷？」

「沒有。我的手表給打成粉碎，左手背給劃破了些皮，鼻子裏也流了些血。手槍也

被拿去了。」

「他們怎麼不傷你的性命？」

「我也不知道。那中槍的黨人還向我問幾句話。我也直說不諱。他對我笑一笑，說：『你的確有膽量，果然不尋常，不過太不自量了。』他們並不奈何我，把我關鎖好了，又出去重新會議。就在那時間，他們大概就設計把你賺進來。」

「唉！他們的設計真巧妙，我當時竟絕不懷疑。」

「不過你的定力究竟差些，不然也不會這樣子容易落網。」

我默然不答。平心說一句，我的應變的定力的確不及霍桑。當時我確因過於慌張的緣故，不會細細地辨別。

霍桑繼續道：「我進來了一點多鐘，忽然看見他們將你送進來。那時你的神志不清，我知道你受了克羅仿謨，就替你按摩了一回，你才漸漸地蘇醒。」他停一停，立起來，向一扇鐵柵的小窗口張一張。「天大概快亮了罷？」

我像走出了夢境。我的背仍舊靠在冷而硬的石壁上，頭顱還有些痛，腦子也有些脹。但有一點我很清楚。我覺得霍桑雖也落進了賊手，但他的那種勇敢冒險的精神也足夠令人起敬。

我問道：「他們把我們倆關在這裏，有什麼用意？是不是要結果我們的性命？」

霍桑道：「我不知道。但據我估量，眼前黨人們都已散去。這寺屋裏面似乎祇有我兩個。」

「你知道門外沒有防守的人？」

「當他們把你送進來以後，我聽得門上着着地下了兩重鎖。我又聽得一陣嘈雜聲浪，接著便完全靜寂，好像他們一起走了。他們的會議地點就在外面的側殿上。你聽，現在已經沒有一絲聲息，似乎他們都搬去了。這寺本來是荒廢的，平日人跡難到，原用不着什麼守護。故而我料想此刻除了我們倆，這寺中也許再沒有別的人了。」

「既然如此，我們爲什麼不想法子脫身？」

霍桑點點頭。「是，脫身的方法，當我被關進來時就想到的，不過不大容易。我經過了一場惡鬥，我的體力也不應許我馬上就動手。後來你又被送進來。我看你的樣子也得有相當時間的休息。黨人們又不來麻煩我，所以我並不著急。」

「那末現在我們可以想法子了。」

「你覺得你的體力已經恢復了？」

「是，你要我幹什麼，我都能幹！」我開始從地上撐起來。

霍桑道：「好，那末你先看一看這一間監牢的形勢。」

我把眼睛向四下視察。這一室約有一丈正方。室中有一隻長形的破桌和幾條板凳。

桌上有一把茶壺，幾個饅頭。桌子角上有一支燒殘的蠟燭，發出碧澄澄的幽光。燭光照在那陰暗沉沉的石壁上面，會使人感到一陣寒凜。牆壁的一面有一扇裝著鐵直楞的小窗。另一面有一扇厚厚的小門，此外沒有別的出路。我把門推一推，堅實得動都不動。那扇窗相當高，我移過一條板凳，拉住鐵直楞試一試，也像門一般地堅固。我跳下來。

霍桑坐在板凳上，問道：「怎麼樣？」

我答道：「很堅實，沒有器械，怕不容易。」

「是，我早說不容易。不過我們決不致於束手待斃。」

「你有什麼法子？」

「法子有兩個：一個是靠外力——」

我尊住他道：「靠外力？我們還有外援？」

霍桑點頭道：「是。等天明了，或者就有機會。」

我很詫異。「奇怪，天亮之後，我們會有什麼機會？這裏是客地，有誰會來救引？雖有一個朱雄知道我們在這裏，但是他又怎能知道我們眼前所處的境地？此外雖然還有老朋友駱宗良在教育局裏，柳畏三在中南公司，可是我們不會通知他們，連我們在南京，他們也不知——」

霍桑揮揮手，插口道：「包期，你漏掉一個哩，還有一個人不但知道我們在南京，

還知道我在這個地方。我想他不会置之不理。」

「喔？是誰？」

「楊凡通。」

這個人我固然不會想到，可是我並不興奮。

我淡淡地說：「他方才不是失約過的嗎？你想他會來援救我們？」

「是。」

「那末，他為什麼至今不來？」

「我想有兩層理由：一則，他或者懷着妒忌心，故意地遲遲，使我不能夠成功。二則，他或者偷安長難，不敢在黑夜裏冒險。但不論怎麼樣，他等到天明之後，少不得要到這裏來應酬一趟。」

「假使他真有妒忌心，他雖到這裏來，豈肯就來救引我們？」

「他雖妒忌我，可是決不敢謀害我的性命。別的莫說，你也落進在這裏，他是不知道。他要害我，也應當防著你。何況我和他究竟沒有深怨，決不會如此。」

我沉默一下，又說：「我還有些懷疑。這種人也許不能憑常理測度。」

「不。還有一層理由，我相信他會來救我們。因為此番若使他救了我出去，在他是有面子的，以後他也許會借此誇張。所以我想他正巴不得有這個機會。」

我默念如果我們真爲楊凡通所救，的確有些慚愧。從此以後霍桑的聲譽確不免會因此減色。

我表示異議。「霍桑，我不贊成這個外援的辦法。你不是說有兩個方法嗎？」

霍桑挺挺腰，又操練似地揮揮他的膀子。「是。第二個法子是自力——是自力更生。」

「好啊！自力更生是你的一貫的主張。我贊成這個法子。噯，怎麼樣？你說得具體些。」

「這自然就是憑我們自己的力量打破這個牢籠。我已經視察過。這扇門是堅實的樑木，外面又有兩把鎖，不可能打得破。唯一的出路祇有這個窗。」他用手向上面指一指。

我的視線跟著瞟一瞟。那窗口祇有一尺多見方，裝著五條手指那麼粗的鐵直楞，離地面約有六尺高。

我說：「這窗上的鐵條很牢固，我剛才已經攀過一攀。」

霍桑點點頭。「是的，不過靠左邊一條有一些鬆動。要是盡我們兩個人的力，交替地搖動它，也許拔得起來。祇要拔出了一條，就可利用它做工具，把其餘的四條都拔出來。」

「就算拔得出，窗口也太小，容不得我們的肩膀。」我有些懷疑。

霍桑說：「鐵條拔出來了，難道我們不能撬去幾塊石頭，把它擴大些嗎？」

我呆瞧著窗口，覺得這工程相當艱巨。霍桑却仍抱著樂觀的態度立起來。

「包朗，你用不著發呆。要更生，不能不用『力』。問題就在你我的體力是否已經恢復到可以用的程度。」

「好，我已經恢復了。讓我先來試一試。」

我重新踏上那條板凳，攀住左邊的一條鐵條，用力搖撼著。果然，那鐵條有些動；經過了四五分鐘的搖動，成績並不壞，不過我的膀子已發痠。霍桑拍拍我的背。

「好，你下來歇一歇。我來。」

他踏 upper 板凳去，繼續我的工作。我看看蠟燭已將近燒盡。窗口外還是一團黑漆。我估量要把五根鐵條完全拔出來，不知要多少時候。要是天明前還不能完工，會不會另有意外的岔子？空氣很悶，雖不覺得熱，但霉濕氣很難受。轉念一想，人在拂逆的環境中，祇有咬緊牙根，忍受一切艱苦，向前奮鬥，才可以造成否極泰來的機運。

「包朗，成功了！」

霍桑拿著一根鐵條，從板凳上跳下來。我很高興。

「好！給我。我來撬第二根！」

霍桑突然舉起了鐵條。「慢！……聽！」

這時我猛聽得門外轟然一聲，衝破了這死寂的境地。我急忙立起身來，回頭瞧著小門。霍桑也立直身子，現着驚訝的神色。接着又是閤篤一響。

那小門便斗的開了！

門外仍是黑黝黝的，沒有一個人進來，也沒有連續的聲音。霍桑拉着我走近一邊。

「誰？」

他向着門外問一句。門外仍沒有聲息。

我不由不冷汗遍體，毛髮都豎起來。開門的是誰？來意怎麼樣？假使沒有惡意，爲什麼不走進來？

我也發聲問道：「門外是那一個？……爲什麼不走進來？」

「……」

外面仍沒有回聲。我更覺疑惑。我們莫非在夢中？可是這決不是夢。風從門口裏送進來，把殘餘的燭根也吹熄了！門內門外一片黑，局勢更可怖！那門怎樣會開的？我當然不相信有什麼超自然的能力。門總是有人開的。可是開門的又是誰？

霍桑忽然把我拉緊些，停一停，拉着我往門外走。危險嗎？自然！我明知一出這

門，生死就難料。我們又都沒有火器。霍桑的手中雖還拿著那鐵條，可是算不得抵抗的武器。我已身不由主，不得不跟了他走。

我們出了門，仍舊寂寂無聲。門外像是一條黑暗的甬道，更瞧不出有人沒有人。我跟在霍桑後面，一步一驚，恐怕有什麼人乘虛撲上來，但又無從防備。這黑暗的地方，霍桑似乎很熟悉。他低下些身子，轉灣摸角地走了一回，踏上一個空虛的神殿，仍不見什麼變動。霍桑拉住我，停住了脚步，向四周傾聽。

神殿外面是一個空庭。月姊姊又躲過了，疎星發出些微光。我隱約看得出庭中有兩三株杈枒的老樹，形狀像張臂攬人的巨魅。殿中也像有個神龕，龕中是什麼偶像，我當然看不出。殿前有幾扇殘破的窗櫺。櫺外面會躲什麼人嗎？可是除了風打樹葉有些沙沙聲以外，絕對沒有聲響。

「哎喲！」

我望著神龕的礎座喊了一聲。霍桑忙拉緊我。

「別怕！那是隻黑貓。」

我定定神。「怎麼辦？」

他低聲道：「走！我知道寺門在那邊。」

他又開步向空庭。他的手仍緊緊抓住我的左腕。我踉蹌地踏過帶露的亂草，盲目地

前進。新鮮的空氣刺激我的神經，使我清醒得多。

霍桑忽附着我的耳朵道：「好了，寺門已近，不會再有什麼危險。包期，安心罷。」

「門口不會有人監守嗎？」我仍不放心。

「不會！也不管！向前走！」

這勇敢的精神給予我很大的感應。我也放膽地前進。

一回，我們果然已轉出了寺門。冷空氣直撲到面上，呼吸一爽，我的神志更清醒了許多。可是一個疑團仍橫亘在我的心中。那開門的人是誰？這人似乎抱着救引我們的好意。但這救星是誰？爲什麼不露真相？這真是太不可思議哩！

九 銜枚疾走

從雲幕背後掙扎出來的殘月已在漸漸地西沉，星光也疏疏落落地向散滅。面前是一片平曠的田疇，東方已隱隱地現出些白色。霍桑穿過了幾條嶄嶄的小徑，站住了向四周望一望。他引我走到一條小河邊，俯身下去，洗滌他的臉上的血污。接着他整一整衣襟，又引我向北進行。

我問道：「我們往那裏去？」

霍桑道：「回旅館。」

「方才那賊黨的巢穴是個什麼所在？」

「是一座枯廟，叫念佛寺。」

「你想什麼人開門把我放走？」

「我也和你一般地困在悶葫蘆中！」

路徑小而窄。空氣清而靜。偶然聽得一兩聲遠村的犬吠。前後左右都沒有，好像這宇宙間祇有我們兩個人。我走一程，又提出一個問句。

「霍桑，你起先怎麼能够找到這裏來？」

霍桑搖頭道：「這話說起來很長，停一回告訴你。」他嘆一口氣。「很可惜！這一次錯過了機會，下次更難着手。當初我輕信人家，希望真能够助我，現在却後悔莫及了！」

我們踏上了一條石板鋪砌的小徑，仍迅步前進。一回我們已走到一條小木橋下。橋旁有一棵老樹，樹的四週，野草叢生，荒涼異常。我們正要上橋，我忽見樹陰底下閃出兩個人來。霍桑先止住了脚步，鎮靜地站著，手中的那條鐵直楞並不舉起來。我從曠色朦朧中瞧一瞧，是兩個武裝警察，手裏各拿了刺刀，想攔住我們的去路。

內中一個人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從那裏來？」

那人本是提起了喉嚨，裝做出很威武的樣子，但從他的聲音中細細辨味，似乎很疲倦無力。另一個也撐大了眼皮，在向我們倆端相。其實我們兩個人的打扮是不相稱的——霍桑像個工人，我穿了污糟的西裝，帽子也失落了。

霍桑答道：「我們從念佛寺來。你們是楊偵探長派來的？」

兩個警察都呆一呆。

首先一個答道：「正是。」

霍桑又問：「你們到這裏多少時候？」

「我們已經來了三點多點。你問我做什麼？」

「你們既然奉了派遣，爲什麼躲在這裏，不到念佛寺來？」

另一個警察聽出了些口氣，忙著答道：「我們是奉命守在這裏的，並非躲避。先生，你們是誰？」

霍桑從胸口袋中摸出一張名片來，說：「我姓霍。你把這張片子回覆你們探長。匪黨早已逃走了，你們不必再守候。改日若是有機會，再來通告你們。」

他不待警察們的答覆，就掉頭上橋。我隨即跟上。警察們也不再攔阻。

東方現些淡紅色時，我們已經到達正式的馬路。霍桑才丟下那條聊勝於無的武器。他顯然熟悉這條路，雖在半明狀態下，我們並沒走一步冤枉路。他像脫離了險境似地舒

一口氣。

他低聲道：「我看楊凡通的居心，合着我方才所說的兩種理由，二者必居其一。你想對不對？」

我點點頭。「他好像想坐享其功，所以不到寺裏去，祇遠遠地候在橋邊。」

我們到旅館時，天色剛才破曉，旅客們還都在睡鄉裏。我同霍桑一直走到二十二號房前，我摸出鑰匙，開門進去。我一卸下衣裳，先自登榻安息。這時我疲乏已極，顫頂上的一拳，餘痛也沒消盡，頭一着枕，便齣齣地入夢。等到一夢醒來，紅熱的日光已經滿照在窗上。十點鐘了。我坐起來，瞧瞧霍桑，還橫在床上，他的眼睛却張開着。

我問道：「你醒了多少時候？」

霍桑道：「我才醒，因著頭腦有些脹，腰部也疼痛，清晨散步也放棄了。」他也坐起來。他的面色焦黃，眼眶也陷落了。

我問道：「霍桑，你是不是患病？還是昨夜受了傷？」

霍桑搖頭道：「病倒小事，傷也祇在皮膚上，不過乏力些。可惜的是破案的機會白白地失掉了一次！」

「你還想繼續偵查？」

「你難道不想繼續？這回事我怎麼能中止？現在我正在打算進行的計劃。」

我把上夜穿的一條近乎黑的白法蘭絨褲摺一摺，又將那件團縷的羽紗短褂理一理。我想起了脫險的事。「霍桑，有一件事至今還使我懷疑。那昨夜的事太奇怪。我們決意自力更生，不贊成靠外援，却到底來了個外援，而且來得不可思議。你想那開門放我們出來的人究竟是個什麼樣人？」

「我不知道。我的懷疑跟你沒有兩樣。」

「你想會不會就是黨人們放的？」

霍桑搖搖頭。「我想不會。他們既忌我於先，又爲我探破機關；我又用槍打中了他們的黨魁，那裏肯輕輕放我？即論到你，他們既特地賺了你去，却又放你自由。這豈不是成了兒戲？」

我辯道：「可是他們並不傷你我的性命，可見並非把我們看做死敵。那末他們做戒我們一下，隨即放了，也未始不可能。」

霍桑一壁披上一件乾淨襯衫，一壁仍在搖頭。「我真不懂！事情太離奇。我承認我的腦力看不透它的內幕。」

我笑道：「也許那神龕中的偶像在冥冥中呵助我們！」

霍桑忽也嗤的笑出來。「包朗，你這麼說，要是將來寫成了書，真要和「西遊記」「封神榜」先後媲美了！」

我們梳洗完畢時，我聽得門上有聲，聽得是李四。我想起昨夜他叩門討藥，曾約天明後再來，此刻想必又來討藥。

外面問道：「霍先生起身了嗎？」

霍桑立刻應道：「起身了。你進來罷。」

李四果然蹣跚着腳蹣進來，說：「霍先生，你的藥真靈驗。今天清早我已經來過一次。你還睡着，所以不敢驚動。現在我又要討厭你哩。」

霍桑答道：「昨天我奔走了半天，很疲乏，睡得很熟。你的腿上覺得好些嗎？你坐在這椅上，我替你裹紮。」

他取出了紗布和藥粉，仔仔細細地替李四敷藥裹紮。一回兒裹好，李四就千謝萬謝地退出去。

這一天霍桑仍爲著案事忙碌不定。一回兒出去，一回兒回來，似乎興致勃勃。我因爲夜來受驚的緣故，不再跟他出去。直到晚上，我才問他會否得到什麼端倪。

霍桑道：「今天我去會過卜良和秦警廳長，把那案子的經歷略說了一遍。那卜良忽然改變初志，叫我不再再幹。我已經含糊答應了。其實我幹任何事都不肯半途而廢，何況這一件我們會一度失敗的案子。老實說，第二步的計劃，我也早有了成竹。不過機會沒有到，一時還不能進行罷哩。」

霍桑的堅毅不屈的精神是不可及的。他才遭失敗，又在那裏打算進行，現在居然又有了計劃。真是叫人佩服。

如此一連三日，天氣也陰晴不常，氣候還不算太熱。霍桑仍隨時隨地留心那件案子。直到七月三號那天晚上，時機成熟了。

霍桑忽悄悄地向我說：「包朗，今天晚上我們又要破賊巢哩！」

我驚喜道：「果真？你打算怎樣着手？」

霍桑道：「大致都已準備，但還得你幫助一臂才行。」他從記事冊中取出一張名片來，又從褲袋裏面摸出兩支黑鋼手槍。「這片子是秦廳長的，手槍也是他給我的。這人很精敏強幹。我和他祇談了一次，他倒能够剖誠相見。他真是政界裏不可多得的人材。他已經應允我傳命給江口警局，以便我隨時差遣。這片子就是差遣的憑據，你收藏着。」

我將片子藏在身邊。霍桑又分一支手槍給我。我取過了一瞧，是一種最新式的自動脫殼的九響快槍。

我問道：「你說今晚就要動手？」

霍桑點點頭。「是，九點半鐘出發。」

「那賊黨的新巢在什麼地方？你也已經知道？」

「輕聲些。」他搖搖手。「你別多問。須知今夜我們出去，沒有前次的那麼的好機。」

會，結果自然難料。你應該先上床安息一回，時機一到，我們就動手。」

這時剛到八點。我勉強上床。休息祇是名義，安睡更談不到。霍桑一手熄了電燈，也倒在榻上。我在這半明半暗的室中，坐臥都不自在，腦海裏充滿了破案擒盜的希望，和想像到搏鬥時可能的緊張刺激，反來覆去，祇是捱時刻。好容易捱過了一個小時光景，我再按捺不住。

我一骨碌從床上下來，開了電燈，走到霍桑床前，想叫他起來談話。不料我揭起了帳子，床上空了，已不見了霍桑！他的西式衣服雜亂滿席，似乎他已經改裝出去了。

奇怪！他那裏去了？在什麼時候走的？他本說和我同去，又爲什麼竟不告而別？我看見枕頭上留一張名片，取起來一看，正是霍桑的名片，片上寫了幾行鋼筆細字，確是他的親筆。我拿到燈光下面去默念。

「我先走了。假使九點三刻鐘我還不歸，你可拿了秦君的名片，往江口警局去，調集二十名警士，一同往惠民橋派出所會齊。至囑。桑留筆。」

我忖度道：「他的舉動真敏捷。我睡在床上，並不會合眼，竟沒有覺得他怎麼樣出去！」

時間已是九點一刻。霍桑先往那裏去？他的行徑太飄忽，使人捉摸不着。我祇有預先準備好，以便時候一到，立刻動身。我穿上一套黑布學生裝，將皮鞋脫下，換上一雙

軟底鞋子，又將手槍電筒等物納在袋裏。裝束既畢，我又燒了兩支紙煙，已是九點三刻。霍桑仍沒有回來。

我不再等候，急忙鎖了房門，悄悄地離了旅館，直向江口警察局進行。

那局中的警官是個高長的山東人，姓史，聽我說明了緣由，又見了廳長的片子，自然不敢怠慢。他連忙吩咐一位叫齊初熙的年近四十的巡長，馬上點集二十名武裝警士。那巡長的行動並不像我預期的迅捷，約摸隔了十五分鐘，才把警士傳喚齊。我急急帶同他們，一塊兒奔往惠民橋派出所。霍桑已等得不耐煩，一見我，便向我抱怨。

他道：「你爲什麼這樣遲緩？已經就誤了十五分鐘，也許要壞事哩！」

事實上是那位老巡長就誤的，與我無涉，但是申辯也不便，我祇得代人受過地含糊承受了。

霍桑向齊巡長打了一個招呼，說了幾句，立刻拉了我在前快走。後面巡長和警士們化整爲零地分組跟着，一同過了惠民橋，望南前進。霍桑一壁走，一壁向四面張望，凡看見往來的人，都悄悄地理仔細打量。警士們也奉命靜默，真像行軍夜襲，大有所謂「銜枚疾走」的光景。

霍桑附着我的耳朵，說：「我方才獨個兒出來，就是先來打探黨窟的所在，作一個最後的確定。我防你不明情由，要跟我來，故而悄悄地溜出來。你知道打探的事貴乎神

速祕密，人多了往往反而敗事。這一點請你原諒我。」

我道：「那末黨窟的所在地，此刻你已確定了沒有？」

霍桑點頭道：「是，就是東台寺的後殿。快到了。我很害怕，也許會錯了時機。趕緊些罷。」

在加速脚步下，我們走過了永寧橋，便漸漸地折向東行。過橋之後，路燈漸見稀少，兩旁的樹木反見濃茂起來，加着蓬蒿雜列，密密層層，道路很覺難辨。那晚的月光被一層浮雲遮蔽著。風過處草木簌簌地顫動，黑夜中見了，彷彿鬼魅結隊作舞。我本來帶著懷中電筒，但霍桑不許用，後面二十名警士所帶的凸面警燈，也都把燈光掩住了，不敢放一絲光線出來。

在暗路上疾走了一陣，大家都有些氣喘喘。霍桑扯扯我的袖子，向前指一指。我抬頭一望，隱約望見前面有一所黑巍巍的房屋，想必就是所說的東台寺。

霍桑忽自言自語：「他既然沒有出來，也許還在那裏罷？」

我不知霍桑所說的「他」是那一個人，也不便問。到了離寺二三十丈遠的地點，霍桑立即傳令停步。命令便像螞蟻報信似地向後面遞過去。

他向齊巡長低聲說：「這寺有前後兩個門。黨人的巢窟本來在寺後，但是前門也不可不守。你指派警士們分組守住，別太近，可伏在附近的樹林底下。你聽我的警笛吹一

聲，就派一半人進來，其餘一半還得守著門。」

齊巡長答應着，便退後去指揮。

霍桑一手拉了我，附耳道：「包朗，你的手槍準備好。我們要進去破賊巢哩！」

一〇 佛殿上

緊張的刺激又襲上我的心頭！我的精神提振到了最高度。我的每一條神經都像張在硬弓上的弦。眼前橫排着一種嚴重的任務，我自然不能不拚著全力進行。我將手槍從袋中取出來，緊緊地握在右手中，鼓足了勇氣，隨着霍桑，繞向寺後來。

寺的後門外面，有一方曠場，場上立著兩株松樹，又高又大，黑漆漆地矗着，望去很像是什麼巨魘。一陣風過，松針松枝互相擺動，發出一陣子稷稷的亂響。霍桑和我都穿著黑衣，在黑暗中行動，比較不易惹目。他首先僂着身子走近寺門，運用他的貓一般的眼睛，向寺門瞧一瞧。他回頭招一招手，似乎叫我走近去。我急忙躡步前。

他附耳說：「沒有看守人。」

「這樣子疏忽？」我也低聲答一句。

「這不是他們固定的巢窟，祇是臨時的集合地。他們也想不到立即會給我發覺。」
他更走近門，身子也僂得更彎些，伸手推一推門，又向我招招手。

霍桑低聲道：「寺門也虛掩着。真湊巧。」

○ 我道：「可是門裏面也許有人。你得留意。」

霍桑把門一推，那厚重而黑舊的寺門，果然慢慢地應手而開。霍桑像刺蝟般地蹲伏在一旁，略等一等。沒有動靜。他才聳起身來，將手中的電筒略略放出一些光，便僂僂着蹣跚進去。我緊緊地追隨在後面，一同走進那黑洞似的門口。裏面是一條狹長的通道，完全漆黑。平安地走完了這通道，我也用電炬略略照一照，是一座佛殿的背面。

一回，我們蛇行著轉過殿背，便看見一尊大佛，威嚴可怕地高坐在石座上。霍桑一步一照，很注意佛殿的四角，若防有黨人伏在黑暗中，來一個出不意的狙擊。可是佛殿中完全寂靜，不見一些跡象。我關了電筒，立在暗殿中斂神靜聽，也絲毫不聞聲息。

霍桑向我揮揮手，又匍伏着進行，走向殿左的一扇門，好像是通側殿的。我也走近去，正想用電筒照時，忽聽得轟然一聲，那側殿的門關的開了！我吃一驚。有人從側殿裏開門出來了罷？我立刻舉起手槍，照準殿門，準備射擊。霍桑又低聲招呼。

「別慌。這是一座側殿。開鎖的是我。進來罷。」

我捏一把汗，暗中摸索，險些兒誤傷了霍桑！我一定神，跟著走進側殿，不料一轉眼間，忽不見了霍桑。

我停了脚步，不敢再前進。剛才霍桑明明先走，怎麼忽然不見了？這裏既然是祕黨

的窟宅，不會有機關地道嗎？四圍都是墨黑。我又冒險用電筒。一尊古佛面相比較慈祥些，是一座地藏殿，容積比大殿小一倍光景。我又照照地下，都鋪着方磚，但見燭淚點點，却不見有一絲罅隙異象。奇怪！霍桑呢？我正想發聲叫喚，忽見佛殿背後射出一線電光。我知道是霍桑，高興地走近去。霍桑正探手在佛肚子裏掏摸。

他回頭來，低聲說：「別這樣膽小。這寺裏好像已經沒有人。」

我說：「他們不是在這裏？你弄錯了？」

「不是。他們已經走了。」

「我們怎麼沒有撞見？」

「也許另有通路。時間太偏促，我來不及進來細勘。」

「不會有地道祕窟罷？」

「不會。這裏是黨人們的臨時窟宅，短時間斷不能設備周密。」

我感到失望，問道：「你想這裏果真是黨人們的集合地？」

「是。」

「現在他們都走了？」

「至少已不在這殿裏。」

「那末我們豈不是虛此一行？」

「雖然，要是能得到些證據，也不能算白來。瞧，這些不都是黨人們犯案的確證嗎？」

他拍拍他的衣袋，又張開袋口，用他的電筒照一照。他的衣袋裏裝了許多小瓶，瓶中都是一枚一枚怕人的斷指！

我禁不住咋舌道：「唉！他們竟犯了這許多案子！……這些東西你從那裏找到的？」

霍桑指着佛肚子裏的一隻鐵箱，答道：「這裏。他們把斷指瓶藏在鐵箱子裏。」他又開了箱蓋。「瞧，這裏還有許多紙箋。」他隨說隨將一疊白紙取出，又用電筒光照一照，隨又卷好了放入袋中。

我問道：「這些紙箋是和那天包斷指的一樣的？」

霍桑點點頭。「是。……來，我們再到別殿去瞧瞧。也許還有什麼其他的證迹。」他引著我從佛背後轉出來，不到幾步，他又突的住了脚步。他伸手攔住我。我不明白原因，運日向黑暗的殿角中視察，瞧不出什麼。

彭！

聲音從遠處傳過來，雖不震耳，可是入耳有些凜凜然。

霍桑低聲說：「這是寺門關闔的聲響。剛才我還聽得推開聲。……唔，大概有人來

了。來，你跟我來——」

霍桑的語聲未絕，已騰步跳到側殿的門旁。我緊緊地跟隨着，一手執了電筒，一手舉着手槍，屏息地等候。外面的大佛殿上，果然有輕微的脚步聲響，彷彿有一個人正從殿上走過來。是齊巡長罷？不會。他不得到暗號，不會貿貿然進來。那末是黨人？……我的神經又加增了緊張。我聽得重濁的腳聲已一步一步地走近側殿的門口！

靜一靜。腳步聲沒有了——終止了。那人大概站住了在詫異，因為側殿門本來是鎖著的，現在是開著，當然會引起驚異。

靜！是一種感到每一寸肌肉上有小爬蟲在蠕動的靜！可是祇有一剎那。繼著的是動！是一種獅子搏獸般的動！

霍桑不等待那人進門或退回去，便翻身跳出來。

「慢走！」

跟這吆喝聲同時活躍的是他的左手中的電筒。電筒開足了光。他的右手裏握着手槍直注那門外的人。我也急忙開了電筒，定神瞧時，看見門口外面立着一個少年男子。

那人身材高大，腰幹挺直，穿一件白細夏布長衫，頭上戴一頂草帽，足上着一雙白帆布膠皮軟底鞋，渾身雪白。我更瞧他的面貌，略帶些黑色，似乎已飽嘗了風日的滋味。但他的五官很端正，一雙炯炯有神的黑眼壓在兩條濃眉下面，一個直鼻子鎖住了一

張緊閉的嘴。猜度他的年紀，約摸在三十左右。

這少年的手中也執着一個電筒，但因着霍桑的一喝，並且有手槍擬注着，電筒中沒有放出光來。

當我端相那人的時候，祇有一瞥的工夫。這一瞥間，他給予我的印象，他像是一個學界裏的教員。可是我們却把他看做兇犯。會不會弄錯？

那人不慌不忙地先開口：「兩位先生，要找我嗎？好，請你把這可憎的東西放下了罷。唉——是你，霍先生，正是你！前幾天你打傷了我們的同志，今天可犯不着再這樣子了。我們到裏面去談。」

霍桑向那人細瞧一瞧，點點頭。「很好。你倒很爽快。我本來不打算動武。」

他果實把手槍放下，退一步，讓他走進來。我雖也垂下了槍口，但仍握在手裏，防他有什麼詐變。那少年開了電筒，穩定地走進地藏殿來。他隨將電筒的機鈕拔住了，放在一張佛前的供桌上。我們也照樣拔住了電筒，三條光線溶在一起，殿中便豁然明亮。那人又從佛座旁拖過兩把破舊的椅子，請我們坐下。他自己也坐在供桌前面的拜墊上。他先婉聲道：「你們今夜到這裏來，我着實佩服你們的膽力。霍先生，二十八日那天，我會到你的旅館裏去看你，可惜沒見面。後來你果然找到我們的所在，我們都很驚異。你遭了挫折，到底能够自己設法脫身，此刻又再接再厲，這種機敏勇敢的精神的確

了不得！」

我暗暗奇怪，又暗暗內愧。我們正懷疑誰是那晚上救援我們的人，他倒說我們自己設法脫身。真是不可思議。不過那個訪霍桑不見而退回去的西裝客人，此刻總算有了著落。

霍桑搖手道：「不必說廢話。我問你。你是不是斷指團裏的團員？」

那人道：「正是。」

霍桑道：「那末利涉喬衛善臣的命案是誰犯的，你總知道。」

那人笑一笑。「那案子就是我做的。不但這一案，最近還有金絲灣裏的那個下台的軍閥倪樹松，太平巷裏的土豪張國植，我都到他們家去過一次，也都留下一個紀念。不過姓衛的是致命的，所以張揚開來。倪張兩姓，祇斷了他們一枚左拇指。他們既然不敢聲張，也就掩藏過去了。」他從衣袋中摸出一個小瓶來。「霍先生，恕我冒昧。那衛善臣的右拇指和倪樹松的左拇指，我已經先後寄給你。這瓶裏的斷指是太平巷裏張國植的。我直到今天破曉的時分才做成功。現在一併交給你，讓你作個證據。」

霍桑接過瓶來，略瞧一瞧，答道：「你既然這樣子坦白，倒可省不少口舌。但是殺人得償命。你爲什麼專幹這種犯法勾當？」

那人仍鎮靜如常，答道：「不瞞你說，我是準備着犧牲才幹的。」

這個人連犯四案，可算兇險之極，但他的語聲很鎮定，措詞很文雅，他的儀表又文縷縷地，似乎不相稱。

霍桑答道：「你殺了人，又盜了人家財寶，死是你應得的代價，還說什麼犧牲？」那人的面孔一沉，莊聲答道：「霍先生，我想你還沒有知道我犯案的宗旨哩。不然我所說的犧牲，你也不得不承認。」

霍桑頓一頓，問道：「我的確不明白。你們這樣子殺人斷指，到底有什麼宗旨？」那人忽然立起身來，正色道：「霍先生，我相信你也是一個明達的人，不妨和你談一談。憑着犧牲的決心，用暴烈的手段，謀社會的根本改造。這就是我們同志們所抱的宗旨。」

「社會改造」和「犧牲決心」似乎都是近來叫得響的新名詞，怎麼這個殺人兇犯也運用得非常熟練？這究竟是一幕什麼戲？我簡直摸不著頭路。

霍桑的容色也莊嚴了些，慢慢地答道：「改造社會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可是方法儘多著，怎麼一定要利用暴力？」

那人點點頭，重新坐下來。

他說：「好，我來解釋給你聽。照我們的見解，我國的所以積弱不振，主因雖是吏治不澄清，法令等於具文，和一般領袖人物的私而忘公，溺職失察。其實社會本身也太

麻木，也都負着姑息養好的罪。舉一個例，那一班貪官奸商，憑着權位和搜刮壓榨的手段，弄得了巨大的造孽錢，一朝退處社會，便可以造屋買妾，任情縱慾，安享他們的尊榮。這班人原是社會的害敵。但是現社會中教育不普及，輿論不健全，喪失了清議的權威。一般人對於他們，祇有容忍默認，沒有相當的制裁。更壞的現象，有些窮昏了心的愚人，祇因著他們的有錢，不管錢裏面有血腥，還去趨奉獻媚！因此，他們更無所顧忌，逞着一時的權位，便喪盡良心，企圖下半世的快樂。這樣子上行下效，就越弄越糟！社會上充滿的是享樂淫逸的現象，正義反歸於消沉，弄得死氣沉沉，不可收拾！這就是社會全體的罪！」

語聲停一停。霍桑也默默地不岔口。議論很激烈，但是並不是無的放矢。我的觀念也不能不修正。這個人不能和一般的罪犯同樣看。

那少年繼續說：「我們見到了這層，認為若要謀根本的改造，對於這一班害物，非實施嚴格的制裁不可。我們沒力量推進上層的政治，祇有從底層著手，使社會間孕育一種制裁的力。換一句話，這是一種釜底抽薪的辦法，斬斷這班害物的退路，不許他們在社會上容身。如此，他們覺得既沒有了歸路，積了錢也不能在社會上作威作福，自然會斂迹一些。霍先生，你說對不對？」

又靜一靜。空氣有轉變，不再是緊張和恐怖，是一種嚴肅的憤慨。

霍桑沉思了一回，應道：「你們的動機也許很純正，但這樣的手段究竟不免於過激。一方面你們雖說爲社會造福，一方面却破壞了法律和社會的秩序。你們也應該顧到啊。」

那人道：「破壞法律和社會安寧的罪，我們也承認。因此，萬一案情發作，我們都情願犧牲一身，做我們的主義的保證。因爲在這現社會裏，若沒有了這個保證，一則要生匪類的假冒心，二則會累及無辜的平民。所以今晚上我既然碰見你，我情願伏法，決沒有一句推諉的話。」

語氣很堅定，那人的眉宇間也呈露一種慷慨義勇的神氣。霍桑低沉了頭，像是在思索什麼。我乘這暫時靜默的機會，禁不住插一句。

我道：「你的話很光明磊落，可是你們替社會造福，怎麼反殺害當地的慈善家？又劫取他的許多財物？照現狀而論，有些近乎報仇圖財——」

那人回過臉來，接口道：「你不是指衛善臣嗎？你以爲這姓衛的是個名實相符的慈善家嗎？不是！他實在是一個社會的公敵！我們殺死他，就要貫徹我們的主張，執行我們的制裁！包先生，請不要誤會。」

這裏是一種開展，也是一個激變。

當我們着手探案的時候，原以為被害的是一位大慈善家，加害的是一班兇殘的悍匪。我們本着助暴殲惡的旨趣，才出來冒險捕兇。不料聽了這少年的一番話，我才像大夢初醒。兇徒竟是一個志士，而被害的善人倒變做了社會之敵！情節太詭異，完全出於我們的意料之外。

空殿中又靜寂了。地藏菩薩固然祇聽不開口，連霍桑也像省力似地讓我代替他質疑。我停一停，又提出一句話。

我說：「如果他真是一個假慈善家，自然死不足惜。可是你有什麼憑據？」

那人道：「我們的定例，當犯案之先，必須詳細調查。這衛某的底細，我們也完全查明白。他起先會做過一任靖江縣知縣。當光復那一年，他便滿載而歸。他到上海之後，連娶了兩個小妾，抽大烟，賭博，任意揮霍，他的不清白的官囊漸漸地化盡了。他就憑着紳士的資格，勾結了污吏政蠹，組織一個樂濟善堂，假託舉辦慈善事業的名義，暗中却剋扣中飽。別的莫說，但看他的年紀已近六十，但在最近的三年中，又連買兩個年齡可以做他的孫女的妾，就是他假公濟私的成績。慈善性的捐款是什麼樣的錢？一釐一毫不是都與災黎窮民有生死關係的嗎？他却抹煞了良心，把濟飢救死的血錢，來滿足他一個人的獸慾！包先生，請問這樣的人，留他在社會裏，是社會的福還是禍？」

少年志士的一股不平之氣直從他的兩目中射出來，兇光灼灼地教人不能逼視。我回目瞧瞧霍桑，依舊端坐著不聲不動。他的臉上也現出一種嚴肅的神氣，顯然在和那人表示同情。是的，我相信除了那泥塑的偶像以外，誰聽了這一番故事，誰也會表同情。

少年繼續說：「我們的宗旨，你們兩位總已明白了罷？所以那些貪吏、劣紳、奸商、土豪，都是我們制裁的對象。第一步從事嚴密的調查；調查確實了，就給他一個警告：方式是截斷他的一枚左拇指，並指定他捐助某一醫院，學校或教養院等若干元，數目並不一例。要是他遵從了，確有洗心革面的表示，我們也就給他開一扇自新的門。要不然，我們就進一步徹底地制裁他——處死他，再截斷他的右拇指。這是我們制裁奸惡的大概情形，雖有時略有出入，大體總是這兩個步驟。」

制裁是嚴厲的，方式是新穎的，在我的見聞中還是創格。霍桑仍靜穆地不加批評。我料想這少年還有繼續的解釋，也就用靜默鼓勵他。

那人又道：「我們對於姓衛的，起初也還望他悔過自新，沒有殺死他的決心。上星期初，我們先寄信約他在玄武湖會面，警告他的行爲；見面的時候，我斷了他的一枚左拇指，指定他捐給孤兒院五萬元。這原是略示薄懲的意思。他脫身後却置之不理，捐款終於沒有送去。我們一連寫三封信去催他，都沒有回音。後來他倒儷了兩個武士守衛他的臥室，作消極的抵抗。我們見他這樣，知道他沒有悔過的誠意，就在上月二十八日的

破曉時分，我一個人進去結果了他，再斷了他的一枚右拇指，並搜聚了三四萬元的首飾。這就是我制裁衛某的原委。」

又是沉默。霍桑忽冷靜得像石座上的地藏一般。這故事對於他一定也一樣新穎。據我估量，他當然有同情，不過他並不表示。

我又問道：「那末那天有幾個人和你同謀？你們所得的贓款怎樣分配？」

那人忽冷笑道：「包先生，我想你所用的『賊』字，一定是對衛某說的罷？」

唉，我失言了！我有些窘。幸虧三個電筒的光並不強烈，不致暴露我的臉上的色彩；而且對方也不太認真，仍自顧自說下去。

他說：「我們所得的款項，按例作三股均分：一股充黨費，二股散給於一般貧民，或捐助給真正純潔的慈善團體。至於同謀的人，請不必過問。我已經說過，這一件事完全是我一個人做的。」

霍桑嘆口氣，開口了。「你一個人幹事竟能够這樣子敏捷？」

那人微笑道：「霍先生，你太抬舉我。其實我犯案至今，本不止這三件案。先前在浙江的時候，我兩次執行，一共犯過六案。不過他們問心內疚，都不敢宣布。所以到今天我仍能獨往獨來。現在我不妨將我犯案的證物一併給你瞧瞧。」他重新立起來，像要走向佛像背後去的樣子。

霍桑止住他道：「不必勞神哩！證物早已在我的袋裏。是的，一共是七瓶。」那人略現些驚異的神色。「你已經把那鐵箱打開了？」

霍桑點點頭，又問：「你們到底有多少團員？首領是誰？我想你不妨說一說。」

那人沉吟了一下，才答道：「也好。團員的數目何止千百？因為凡是熱血的青年贊同我們的宗旨，經過三個團員的介紹，就可以加入。所以各地都有我們的同志，誰也不知道同志們的確數。團員的資格分兩種：一種是執行團員，一種是贊助團員。贊助的專司調查和情報的職務，執行的專司執行懲罰。執行團員必須有冒險和犧牲的精神，故而數量上比較地少一些。至於首領是沒有一定的。照目下而論，我就是首領。」

霍桑詫異道：「喔，難道你們有什麼特別的組織？」

那人道：「正是，特別得很。我們同志所最厭惡的是階級制度，故而團中一律平等，並沒有首領和團員的區別。不過當執行團務的時候，例由執行人召集會議，權坐主席，所以可以稱為臨時的首領。」

「唔，這制度很新穎。但是臨時首領怎樣產生的？」

「起先本規定由各執行團員自認。後來因着同志們踴躍爭先，個個情願去執行，就定了拈鬮的法子。每到一處，用拈鬮法拈着了誰，誰就去執行懲罰，也就算是臨時首領。」

「照這麼說，臨時首領不但要冒險執行，而且案發之後還負著犧牲的責任。是不是？」

「正是。我此番就要實行犧牲了。」

霍桑又讚嘆似地舒一口氣。「如此，你的態度真是很光明的。但是你事前爲什麼派了人監視我的行動，又把斷指來恐嚇我？案發之後，你又爲什麼去恐嚇卜良，叫他不要追究？那又明明是畏首畏尾的表示。豈不是言行相反了嗎？」

那人道：「霍先生，你說的不錯。但其中也有原因。我們的團規，凡到一個地方，至少須執行三件案子。此次我們調查的手續剛才完畢，便聽得你們兩位到南京的消息。我防有什麼阻礙，便派徐同志來偵伺你們。後來我執行了第一第二案以後，徐同志報告，果然有個姓何的打電話請你。我怕你出來偵查，阻礙我的第三案的進行。起初我打算來看看你，和你開誠布公地談一談，因爲我一向聽得你是富於正義感的，也許可以同情我的行動，不干涉。可是不湊巧，你出去了，沒有見面。據徐同志的意見，認爲你在法律軌道上活動的人，跟你剖誠談，太危險。我聽了他的話，才想用恐嚇手段制止你干預。不料用這樣的手段應付你先生，不但沒有效，結果却恰得其反。這實在是我們的失計。至於卜良一般的假貌紳士，金陵城中本不止他一個。不過他們害民的資格比較地還不及衛某那樣厲害，所以我們存着寬恕的心，暫免懲罰。但在第一案發生以後，這

裏的每一個腐化分子都已先後接到過一份警告。這原是教他們改過自新，並沒有制止他們追究。這一點你大概誤會了。」

霍桑立刻起立，嚴肅地說：「唉，你的行動或許還有討論的餘地，但是你本着犧牲的精神，為大衆除害，動機是可敬的。請接受我的敬禮！」他深深地鞠一個躬。

那人也立起來，回了一個鞠躬禮，說：「霍先生，不敢當。還有一層，可以表明我的素志。今晚徐同志到我的三牌樓寓裏去，問我是否發過召集的通告。我不會發通告，就知道其中有了變端，料想已被你看破了機關。我因着我的任務已經終了，便立刻趕來自首。假使我果真畏首畏尾，沒有犧牲的決心，此刻儘可以脫逃，爲什麼反而自投到這裏來？」

霍桑立刻伸出手來，緊握着那少年的手。

他說：「我太糊塗，早知道這樣，或是那天我們見了面，我決不幹。這件事要是不牽涉官廳，我憑著正義的鵠的，也儘可以便宜處置。不過現在——」

那人忙接著說：「霍先生，別爲難，我得到了你的同情，已覺得雖死猶榮。我決不想偷生。我對於你也很冒昧，原因是彼此太隔膜，沒有了解。不過我們並沒有傷害你的意思。這一層你總也可以原諒。」他又走到我的面前，和我握手道歉。「包先生，我也得請你原諒。」

他的一席長篇談話，雖則我還有許多地方不明白，但他給予我的印象很深刻。我認為這人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血性男子。所以我和他握手的時候也鄭重地向他稱頌。

霍桑又問道：「我們談了許久，還沒有請教過哩。我也想知道些你加入這組織的經過——」

一陣雜亂而急促的脚步聲響，挫斷了霍桑的說話。那聲音彷彿有多數人破寺進來。我們都瞧著那扇通正殿的門。為首進來的就是那個同來的齊巡長，後面隨着四個警察。我才知道我們坐談太久了，把那寺門外守伏的警察完全忘掉。霍桑見了齊巡長，正待走近去發言，那少年忽搶先開口。

他道：「我叫樊百平，北大畢業，曾當過中學教員，現在是一個殺死衛善臣的兇手。你們既來拿我，我可以跟你們去，可是別嚇嚇。」

他的話雖係對着警察們說的，一半却明明是在回答方才霍桑的問句。齊巡長一時還不敢動手，眼望着霍桑。

他說：「霍先生，我們守候了好久，老是不聽得警笛聲。我看見這個人急匆匆走進來，怕寺裏面有什麼變端，故而擅自進來瞧瞧。」

霍桑點頭道：「不妨。我已經和他談過一回。他就是殺死衛善臣的正犯。你們可把他帶回去。不過他雖犯了法，情形有分別，不能和尋常的兇犯一例看待。你們應得小心

伺候，不可無禮。其他的事我明天會告訴秦廳長。」

齊巡長行了一個舉手禮，就回頭向樊百平瞧着。但並不動手。樊百平不做一聲，取了電筒，回身跟了巡長就走。四個警士也跟隨着。他走到側殿的門口，又突的回過頭來，向霍桑瞧了一眼，似乎算告別的樣子。他在這一回頭中，使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我看見他的臉色慘白，雙眼中也有些水汪汪。這不是畏怯，是一種和同情的知己們訣別時的情感流露。他顯然感到再見無期，便有無限心事都從這回頭一瞧中透露出來！我見了他這副神氣，不知怎的，一陣子心酸，眼眶裏也注滿了淚潮，幾乎忍耐不住。

霍桑忽在我的肩上輕輕拍一下。「包期，時候已經不早，我們也得回寓哩。」

我定一定神，答道：「是。現在是什麼時候？」

霍桑道：「十二點半已過。我們快走。我還要幹一件要緊事哩。」

於是大家從供桌上拿起電筒，一同走出寺來。

一一一 封信

我們離開東台寺時，天空中的陰雲越積越厚，不但星月絕跡，還像要下雨的樣子，比赴寺時更覺暗黑。前面有一團燈光，距離已相當遠。一個熱忱爲公的志士已給無情的法網絡住了，此刻既已踏上了死路，眼見得沒有生機。他既然爲了社會犧牲，社會又應

得怎樣對待他？我隨走隨想，想起了無數不可解答的疑問，不知不覺地脚步遲了些，落在霍桑的後面。

霍桑催着道：「快走啊！胡思亂想成什麼事？我們還有正事。」

我放開脚步趕着他，問道：「你還有什麼事？」

「我要趕緊去釋放一個人。現在案情明白了，不應再連累別的人。」

「那個人是誰？」

「他叫徐守桐，就是你所最心賞的人！」

「我何曾有姓徐的相識？你還開頑笑？」

「誰和你說笑？你到了旅館，自然會知道。」

我懷着疑團，用急速的步子，跟霍桑走過了幾條半明寂靜的街路，不一回就到達旅館。旅館門外有兩個人守着。燈光顯示出他們是兩個便衣警察。霍桑上前去和他們說了幾句，兩個人各鞠了一躬，便回身離去。

霍桑咕著說：「還好，省一次麻煩。」他一直進旅館去。

我還是莫名其妙，祇得隨着他一同上樓。進了房，我再耐不住。

我問道：「旅館門外的兩個人是警察署裏的人嗎？你對他們說些什麼？」

霍桑道：「他們是惠民橋派出所裏的。方才我派他們在這裏守候徐守桐。幸虧徐守

桐乖覺，沒有回來。我也省掉一番口舌。」

他把一身黑衣卸下來，摸出了應用的東西，放在桌子上，隨即開了房門，喚茶房取水。

我又問：「這徐守桐到底是什麼樣人？是不是樊百平所說的徐同志？」

霍桑笑道：「是，你猜著了。」

替工茶房姚紀才送面水進來。我們彼此洗抹了一回，換上了襯衫，又把窗一起開了。霍桑將椅子移近窗口，就坐下來吸煙。我的胸中疑團層層，恰像天空中的雲陣一般，積疊得無從疏散。我也就坐近霍桑的旁邊。

我說：「霍桑，這一齣悲劇雖已閉幕，我還有幾個疑點。你不能不給我解釋一下。」

霍桑笑道：「噫，你又來了！我想今晚上我若不解釋給你聽，你一定睡不着！」

我也笑道：「是的，我承認你猜到了我的心思。現在我先問你。你第一次怎樣探知黨人的會所，我至今還懷着疑團。」

霍桑不答，忽起身取出記事冊，從冊中尋出一張紙條遞給我。

他答道：「你去瞧罷。這紙條裏面藏着線索。我就是從這裏面尋出來的。」

及前晚八時。總集會

。商業聯合會內。開會籌商。

。到會的為獨商出口公會。獨商

公會代表袁榮。江湘浦仁谷公所代

表葉惠鈞。泉源會館代表曾少敏。

方愷修。茶商公所代表沈德伯。廣

。高第街會代表任詠宏。慎安堂代

。五。楊浩切。黎仲華。廣安

。上。德勝倫。守那堂代

。商業聯合會代表陳

。

。

。

。

。

。

。

。

。

年輸出日本等處。為數有十萬金。今正開鑿時。每担祇賣銀二兩一錢。近因日商紛派勝友。前往盧江。就地隨意收買。以致價格飛漲。本埠兩月間。明卷到貨全無。價格亦遂滿高漲。故一說。

我接過一看，是一條從報紙上撕下的破裂不整的新報紙。我讀了一回，沒有頭緒。那上節是各團體集會的新聞，下節是明禁行市的紀載，上下兩節不相聯串，又都沒有起結，實在尋不出什麼意義。雖然上節新聞裏面有幾個人名和團體的名稱，然而他們和這案子不像有什麼關係。一回我想到那紙邊上撕碎的幾個半片字，或者有什麼隱語，可是推索了好久，終於不能解這個團。

我說：「霍桑，爽快些說了出來罷。別再把啞謎給人家猜了！」
霍桑笑道：「你還沒有尋出來？」

「實在瞧不出什麼。」

「那末你把新聞中每一個字模仔細瞧瞧，有沒有特異的地方？」

我果然重將紙條細看，忽然驚喜道：「得了！那上節的第一行第三個『晚』字，左下角上有一點黑點。不是有關係嗎？」

霍桑道：「對。你再瞧下去，那有點的字共有多少？」

我仔細一尋，共得六字，就是「晚十二本到會。」

霍桑看見我指了出來，說：「是的，這六個字就是斷指團員們借用着通信的。演繹出來，意思就是：『晚上十二點鐘到本會來。』你現在想必可以明白了。」

我想了一想，答道：「意思果然明白了。但這樣的通信可算得太新穎哩！」

霍桑道：「你總知道團員們既然幹著殺人的勾當，他們的通信，祕密是最重要的。這一條報紙就好在不落迹象，隨便丟在什麼地方，不會教人家注意；即使落在人家的手裏，若不細心看，一時也許也瞧不出機關。因此，他們用這法子通信，實在是最祕密最妥當的。不過從報紙上選擇相當合用的新聞，未免要費些功夫。但瞧報紙上第五第六兩字的顛倒，便可見要找得完全合用的新聞不是一件容易事了。」

我點頭道：「你說的很是。但是這紙條你從什麼地方得到的？」

霍桑忽放下了紙烟，張着眼，問道：「包朗，你怎麼這樣子健忘？在二十九那一天

的下午，我不是和你一同出去去的嗎？我們走出這房門口時，你可記得我會在地上拾起一條報紙？」

我接着道：「唔，是的，我記得。這紙就是你那天拾得的一條？」

「正是。當我拾得的時候，也不覺得有什麼機密，險些兒隨手把它棄掉。幸而一轉念間，我有些懷疑，才將它留在記事冊中。後來我變了初計，不往三牌樓去，先到江口茶館裏去，坐下來細細地研究那紙條。結果我瞧出了他們的祕密。」

「唉，我記起來了。那天回寓之後，你告訴我你得到一種意外的發見。你就是指這祕密通信說的？」

「是。」

「那末你當初爲什麼不明白地告訴我，却讓我悶在鼓裏面？」我的語氣自然帶些悻悻然。

他含笑說：「這是一種重要的機密文件啊。機密當然不可輕易洩漏，尤其是在事前。你不能原諒我嗎？」

我默默地燒了一支紙煙，吐吸了一回，又提出質問。

「我還不明白。當時你所得的也不過這一條祕密信。照你說，信上祇有六個字，既沒有地址，你怎麼就能够知道他們的地點是念佛寺？」

「這祕密信本來祇是一種線索，進展和收果自然還得憑腦力去發掘，然而它的價值却不小。我就從這線索上探知那受信的人；進一步又靠着那人的引導，才知道團員們會集的所在。」

「那末這受信人是誰？他怎麼會把這樣的祕密信落在我們的房門口？」

「他是給團員們派在這裏偵伺我們的。他的名字就是我方才說的徐守桐。」

我遲疑道：「這徐守桐究竟是誰？你還沒有告訴我。可就是——」

霍桑接口道：「對，正是他，就是你所賞識的李四！」

我呆一呆，覺得耳頰上一陣發熱。

我說：「李四就是斷指團員假裝的，我實在想不到！你又從什麼地方瞧破他的？」

霍桑吐出了一串煙，眼睛仰望著窗外烏黑的天空，微微嘆一口氣。

他說：「包朗，你我相處了這幾年，論理你的閱歷也應該加增些了。我常常說，當偵探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觀察——其實觀察是研究任何科學所最不可少的條件。觀察的實施就需要『謹慎』兩個字。我所以能够瞧破李四，也沒有別的訣巧，祇著重了一個『細』字。當李四初做替工的時候，他對你非常慇懃。這是他要維持他的地位，以免中途更換，就誤他的使命。我就覺得他的態度不很自然。因為我自問生平不搭架子，並無

使他遠而避之的理由。但他每次見我，總不敢把眼光直接向我。我既起了疑心，就開始搜集證據——這也是一般科學家的應有步驟。我覺得他時常躲在門外偷聽我們的談論。我會經對你約略提起過，你却疑我有什麼醋意，竭力袒護他。那就是你犯了不仔細的病，眼光也便被他家起來了。」

我有些抱慚，問道：「你說他偷聽我們的談論，有什麼證據？」

霍桑笑道：「你這問句就可算是你不仔細的供狀！你可覺得我們每次喚他，他總是應聲而進的？這顯見他時時伏在我們的門外。有時我覺得他在門外，故意突然喚他，他出不意地進來時，總未免帶些驚惶的顏色。這樣的幾次，我就確信他來做替工是故意的，一定懷着某種目的。後來我得到了斷指，就推想到這李四和它有某種關係。我又拾得了這條報紙，仔細推索，便假定這條紙必是李四所遺落的。他既然時常在門外偷聽，或者當他送斷指進來的時候，他本將斷指的紙包放在袋裏，後來聽得我的呼喚，他突然進來，急急將紙包取出，就把袋裏的紙條帶出來，遺落在地上。不過那時候我雖疑心李四，還不敢確信他就是斷指圖裏的人。」

「我從江邊茶館中回來時，詢問旅館帳房，那起先的茶房趙二爲了什麼事請假。據說趙二因害了重病躺在這裏，所以叫李四來替。我又打聽得趙二的住址，悄悄地尋到他的家裏，想查問一個實在。不料趙二不在家。我又問他的鄰居，據說在十天光景以前，

不知道他從那裏得到了一注錢，一個人往上海去玩了。

「因此，我斷定李四實在是一個團員。他起先買走了趙二，投身進來刺探我們的行動，可稱機敏之至。幸而我早早注意到，不會中他的計，他倒反被我利用。老實說一句，這一次破案，我得他的助力正不少呢。」

我沉思了片刻，又說：「那末二十九日傍晚，李四被捆縛在你的床底下，他的腿上又給戮一刀，那是他的苦肉計嗎？」

霍桑深深地吸了幾口煙，答道：「是。你慢慢地聽我說。當我把這紙條研索出一個結果之後，雖知道李四是一個團員，並知道他的同黨要約他會面。但我還不知道他們的會合地在什麼地方。我要想偷偷地跟了李四一同去，紙條上又沒有約會的日期，不知道已經會過了沒有。所以我一時還沒有把握。直到我回到旅館，看見李四被刺，才恍然大悟。原來李四的被刺本是一齣把戲。什麼刺腿哩，被縛哩，和留下的刀哩，警告書哩，都是他一個人玩的，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別的團員進來過。」

「你說得不錯。這是他的苦肉計。它有兩種作用：一則用這計策堅定我們的信任；一則因為那一天晚上，他要赴同黨的約，借此可以告假脫身。這兩層計謀既然都被我看破，我先時的疑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詫異道：「唉，霍桑，經你一說，便覺得路路都通。這樣一件神祕的事，你竟一

目了然。你真可稱得獨具隻眼了！」

霍桑道：「你別說笑話，祇是你自己不細心罷了。你可記得那天下雨的時候是在四點鐘以前？但據李四說，他在四點半鐘進來關窗，才被黨人縛住。那天是東北風，假使李四的話是真的，那末雨下了半點多鐘，窗還開着，東窗口裏應得被雨打濕。怎麼當時並不見一點雨點？即此一層，就可知李四說謊。其實他明明早已進來，安排好一切，不過防我們生疑，才借關窗爲名，掩飾他進房的嫌疑罷了。」

「心細於髮，目光如炬」，似乎儘可以移贈霍桑，決不致近乎誇張。他的解釋又句句恰中情理。我實在沒話可辯。

霍桑繼續道：「除了這一層，還有三個輔佐的疑迹，助我構成那假定：一個是縛手的繩結，顯然是他自己用牙齒咬着打的；其二，足印也祇有他一個人的，故而我知道沒有別的人；其三，我料想那地板上的血迹，不是人血，而是什麼動物的血。你想他的腿部的傷口祇有一寸多長，又不很深，那裏會有這許多血？」

我點點頭道：「是，說破了果然都非常明顯。當晚你是跟了李四一同去的嗎？」

「正是。那晚上我料他必要往團員們的約會所去。九點四十分時，我就出去，匿伏在旅館外面；等到十點半時，果然看見李四出去，我便跟在他的後面，一直到念佛寺裏。假使那晚上不是楊凡通有妒功的心，這回事早就可以結束了。」

「第二次破獲東台寺的機關，你仍舊靠着李四做引線。是不是？」

「是。不過這一次我是主動，不是乘機。我知道第一次的機會是偶然的，不容易再得。我就想仿照他們的祕密，假作一次通信，約他去聚會。他若使中了計去，我又可以得知他們的新地點了。」

「那假通信你怎樣授寄的？」

「這就是個困難點。我本來不知道那祕信怎樣寄法，也不知道約會的日期怎樣表明。因此我從多方面探伺，一面又注意他所交接的人。」

「一號的傍晚，有一個鄉人裝束的人來訪李四，交談了幾句，那個人匆匆便去。我料這個人是同黨，特地尾隨他去。不意到了惠民橋相近，那人忽然不見。我失望回來，但已料到新遷的機關大概在惠民橋近邊。」

「這樣過了兩天，我再沒有別的機會。我很着急，因為我瞧李四的情狀有些疏懈，似乎將要離去了。直到昨天三日的清早，李四偶然出去。我悄悄地開了他的房門進去搜查；果然搜得兩個郵寄的信封，封面上都寫着：「本埠江口，中華旅館，徐守桐收，」却沒有房間的號數，又沒有寄信人的名姓；左邊各寫了一個日期，一封是六月二十六，一封是六月二十九。我更瞧郵局的印章，却是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都是先發一日。我才知道這封面的日期不是發信日期，而是約會的日期；又知道他們是用改名寄遞的方

法，以保持祕密。原來旅館中的常例，凡信件上不寫房間號數，或不知姓名，他們必照例插在收信袋裏，以便本人看見了自取。徐守桐三字，旅館中人既不知道是誰，又沒有房間號數，勢必也放在袋裏。李四看見了，自然可以乘機取下。這方法使人不知不覺，豈不是再妥密沒有？」

我連連點頭，應道：「正是，真巧妙。信面上寫日期原是應有的事；雖然日期和郵印相差，但不注意的人自然不會去細細地比較。況且信內又是祕密的隱語，即使被人收得了，也不會被瞧出破綻；就算瞧出來了，李四也並不直接負責。唉，這方法實在是萬無一失！」

霍桑道：「是啊。當時我看見了那兩個信封，便把字迹摹下來，仍舊悄悄地關好房門出來。不使他生疑。隨後我立即買了幾張白話報，尋出了一節新聞，依樣葫蘆地約他本日（三日）晚上十點鐘到會。但是我還不知道他中計不中計，所以我臨行的時候，請你相助。一面我去跟他，一面請你等到相當時候，去叫警察。幸而他並不疑心，一直領我到東台寺去。我見他進寺以後，好久不出來，以為同黨們也許就寄頓在寺中，所以我就奔到惠民橋去取援。誰知徐守桐到了寺裏，不看見同黨，就從別條路退出來，再到三牌樓——這地點本是我最初的目標——樊百平那裏去報告。樊百平覺悟到了岔子，才到東台寺去自首。以後的事，都是你親身目擊的，我不必細說了。後來我明白了案情，

所以急急趕回來，就防再連累了他。不料他很乖覺，至今不回來。我想他再也不回來了。」

我笑道：「徐守桐這個人真好笑。他特地來偵伺你，却被你一再利用。你還說他乖覺呢！」

霍桑道：「你別輕視他，但看他在這裏，你始終沒有懷疑他，就是他勝過你處。並且他在我接包件的時候，一看見我的簽名，便能够摹仿下來；後來他就利用這簽名來賺你，你也瞧不出假，也可見他的技能並不太平庸。」

「那末第一次他們的機關被破露之後，他爲什麼再來這裏給你做引線？」

「那就因爲那時樊百平所預定的第三案還沒有完畢，他們對我還放心不下，不得不再派他來。況且我第一次雖則失敗，我的手段却非常縝密，他自然想不到我已經看穿他的機密。所以平心而論，徐守桐的幹才委實也不是尋常人所能及的。」他停一停，看看天空，嘆口氣。「可惜的是他對於我抱著一種偏見，才造成這樣的後果！」

我問道：「什麼偏見？我不明白。」

「樊百平說，他在二十八日傍晚來看過我，因著徐守桐的勸阻，才沒有再來。徐守桐認爲我和他們一定處於對立的地位，剖誠相見太危險。他分明誤解了我的態度和旨趣。要不然我當然不會給這種劣紳奔走，樊百平也不致做法網中的犧牲品。」

「我想樊百平求仁得仁，不會有什麼怨恨。」

「是的。不過說句原情略迹的話，這樣一個熱血有爲的青年就此犧牲掉，社會間減少一分活力，國家損失一分元氣，我不能不惋惜！」

從正義的基點上說，這惋惜我有一致的同情。可是事實如此，也祇有徒喚奈何。我又把話題拖回來。

我說：「霍桑，我看這徐守桐雖不能了解你，但他給予你的助力却不小。假使此番沒有徐守桐來這裏，你進行這案子怕也不能這樣子順手——」

霍桑忽止住我道：「包朗，這話太無意識。你總知道偵探家的手段本不是一成不變的，要在相機而行。假使這案中沒有這一個徐守桐，又安知沒有另一個徐守桐？我相信祇要我的腦子不停滯，總可以尋得入手的線索。你得知道探案不怕沒有線索，祇怕有了線索白白地放過它。包朗，你想你的話是不是應得修正一下？」

我陪笑道：「不錯，不錯。我本是說笑話，你不要太認真。現在我再要問一句。那晚上你和我被禁在念佛寺裏以後，那釋放我們的人究竟是什麼人？」

霍桑忽立起身來，把煙尾丟了。他的臉沉下了，又現着懷疑和詫異的眼光。

他道：「包朗，我也不知道。這一個疑團，我至今還不會打破。剛才我聽樊百平的口氣，以爲是我們自己走脫的。我感覺得慚愧。明天我去看他的時候，再要問一個底

細。時候不早了，我們應得安息哩。」

第二天早晨，霍桑將搜得的斷指和包紙等物一起燬滅了，但留下衛某的一指，預備帶到警廳去銷案。

午膳時分，霍桑從警廳裏回來，秦廳長告訴他，樊百平已經照實供了一遍。但據上峯的意見，南京城裏的士紳階級最近正感到某種恐怖，有些人人自危，這件事如果宣布出來，勢必更要引起一般人的恐慌，所以請霍桑嚴守秘密，祇算是尋常的盜案。

霍桑嘆息道：「這樣神聖的犧牲，却用一個『盜』字來誣蔑他！你道可憐不可憐？」很抱不平，可惜愛莫能助，祇得彼此嘆了幾口氣。事情大體上都有了結束，祇有那個開了密室的門釋放我們的人究竟是誰，霍桑雖去問過樊百平，仍舊沒有端倪。這天午膳罷後，郵局裏忽然來了一封信。這疑問才算有了着落。

那信說：

「霍桑先生：

「你前次破了假江南燕，替我洗刷了難受的醜名，我很感激你。那天晚上，我從這裏經過，會見了幾個斷指團團員，忽聽得你被他們拿住在念佛寺裏。我知道他們不過想拘禁你幾時，本沒有害你的心。因此我悄悄地趕來，把你們放了，做個現成人情。現在我有些勾當，馬上要離開這裏，改日再圖相見。祝你康健。」

江南燕上。」

這封信引起的反應，是使霍桑沉下了臉，低垂著頭，好久沒有說話。

一回他才緩緩地說：「唉，包朗，這一回事實在太出我的意外！」

我應道：「解救我們的人竟是這個人，真教人索解不得！你想他有什麼用意？」

霍桑道：「誰知道？照眼前看，這舉動不能不說他的好意，不過在我們未免有些難堪。他說現在他有些勾當，或者我們又有什麼事要幹哩。你的身體既然已經復原，天氣又漸漸地熱起來了，不便再游山。我們不如早些回上海，做一個準備才是。」

過了一天我們便動身回上海。那天朱雄到車站來送別。秦廳長也特地差人送了一隻金表給霍桑，因為霍桑不受他的酬金，廳長無奈，祇賠償了他在格鬥時打碎的手表。

七月十五那天，朱雄從南京到上海來，帶給我們一個祕密的情報，說南京的地方監獄中最近盛傳著一件逃監事件，逃走的是一個新近進監的少年盜犯。有個管監的法警一起失蹤，是否得錢賣放，或是出於同情，傳說得不清楚。因為這件事不會公開宣布，詳情自然無從知道。朱雄很懷疑這逃犯就是樊百平，我也但願是他。

霍桑也高興地說：「要是果真是他，我想不久我們總可以得到他的消息的。」

(終)

探案 一 隻鞋

程小青著

一 一隻女性式的男鞋

我記載我的老友霍桑的探案紀錄已有好幾十種。一般讀者時常寫信來問我，此外還有沒有別的案件可以公諸同好。我對於這樣的問句真覺得左右為難，不容易答覆他們。在已往的二十多年中，霍桑憑著敏慧的智力，勇敢的精神和為大眾服務的熱忱，所經歷的疑難案件何止一二百種，並且大半都紀在我的記事冊裏。可是發表的任務，我却沒有自由的全權。我每紀一案，必須先得到了霍桑的許可，才可以披露出來。但霍桑的所以如此嚴格鄭重，也並不是出於「居奇」或「吝嗇」的觀念。因為有些案件是平淡無奇的，有些是終於懸疑而沒有結束的，也有幾種是因為他料事不中，結果竟至失敗的。這些當然都沒有紀錄的價值。此外，還有因政治風化和社會情形的攸關，或當事人的名譽的牽涉，霍桑也都嚴格地限制，不願意貿然宣露，淆亂人們的觀聽。例如，當上海交易所風潮洶湧的時候，少數人為著個人的發財，設下了賭博性的陷阱，竟使多數人都瘋狂地被拖溺在投機的漩渦中。那時候會有許多案件來請求霍桑。那些案件的內幕，無非是為着投機虧累的緣故，出於捲款潛逃，或是跳黃浦，投海，也有些自縊，或服毒。我

們在往來甬滬的輪船上和某遊戲場後面的空場上，破獲這樣的案子不少。關於這類的案件，霍桑雖非常心痛，但當時祇在暗中警告當局的人，却不許我把案情披露出來，原因是恐防擾亂全市的金融。直到風潮過去了，沒有了關礙，才把許可的權給我。這不過是一個例，還有各種別的案件，霍桑也有同樣的限制。因此之故，我也力與願違，案件雖多，却不能夠自由地發表。這是要希望讀者們原諒的。

本篇所紀的一案發生在十一年國曆十月初旬。那天早晨警廳偵探王桂生打電話給我們，說南市陸家浜七十一號屋內發生了一件疑難的兇案。他已在那屋中勘驗過一回，沒有頭緒，所以請我們去察驗一下，幫幫他的忙。霍桑立刻應承了，邀我一同去。一則「疑難」兩個字，早已觸動了他的好奇心，二則王桂生和我們有些交情，他此番既然誠意求助，我們也理當去走一遭。

我們到達發案地點時，那身材短小而結實的王桂生等候已經好久。彼此招呼了幾句，王桂生就先把發案的情由告訴我們。他說這家姓徐，主人徐志高是武林銀行的經理，死者就是他的夫人陸苒芳。那天早晨七點半鐘的時候，有一個徐家的僕人顧阿狗到南區警署去報告，說他家的主母不知被那一個人殺死了。署中便打電話到廳裏，王桂生得信，就趕到南區署，同了署長許墨備一起來踏勘。可是勘了一回，越弄越覺得迷惑起來，所以才來請教我們。

霍桑聽了這一節報告，問道：「許署長現在在那裏？還沒有回署嗎？」王桂生道：「沒有。他此刻又到樓上去了。我們不如先上去瞧瞧。」

霍桑點了點頭。王桂生便在前引導。

那屋子是青磚嵌粉線的西式建築，是徐志高自己的產業。同式的屋子有兩宅，是並列的；七十一號一宅徐志高自居，七十二號一宅租給一家姓劉的人家。每宅有兩進，第一進沿街，都有鐵欄杆的陽台，那樓梯在第二進內。

我們到了樓上，我看見靠街的前一進是一個寬大的臥房。房中的一切傢具都是西式的紅木質，地上還鋪著地毯，十分富麗。前面有兩扇長窗，左右另有短窗。長窗外就是靠街的陽台，也有藤椅小几之類。那位正在臥室中察勘的高胖子許署長，看見我們進房，回頭來略略招呼了一聲，便重新轉過臉去，把玩他手中拿着一隻鞋子，似乎正在竭力研究。霍桑也不說話，一直走到一隻紅木大臥床面前。我緊緊地跟着。

床上躺着一個女屍，約有三十歲左右。那女子的面龐雖然慘白可怖，細眉直鼻，位置却端整有致，可見生前是一個絕色的少婦。伊的身上穿一件淺灰色緞子的薄棉襖，已不十分新，下面是一條玄綢的裙子，脚上是灰色絲襪，黑緞繡花鞋。伊的白皙的頸領間露着深紫色的凝血，似乎就是致命之處。

霍桑問道：「是刀傷致死的？」

王桂生答道：「是。我們已經仔細驗過，喉管被利刀割斷了。」

「有兇刀嗎？」

「沒有。但是屍旁有一隻男子的鞋子。」

「一隻鞋子？祇有一隻？」

「是。祇有一隻單獨的男鞋。最奇怪！」

「可就是許署長手裏的那一隻鞋子？」他側過頭來，向站在窗口的胖子瞟一眼。

「是。」王桂生點了點頭，準備回身要向署長去取。

霍桑忽搖頭阻止他。「慢。這屍體的狀態，你們可曾移動過？」

王桂生道：「沒有。不過我們來時，床上的白紗帳子是下著的。」

霍桑摸著下頰，沉思地說：「照這情形看，床上的被褥沒有動，死者也沒有卸衣鞋，似乎殺死的時候，並不在床上，是死後給搬移上床的。」

「着啊！」王桂生不自覺地拍著手掌。「霍先生，你的見解恰和我相同。瞧，地板上的血迹反而比床上的多，也就是一個明證。」

霍桑點點頭，又僕着身子，仔細向死婦的頸間視察。

一回，他又說：「這是一件被殺案罷？」

王桂生道：「不錯。刀傷，不見兇刀，已儘够做被殺的鐵證。」

霍桑的目光仍注視在屍身上。「就傷勢論，刀鋒是從右肩後而向前的，似乎有一個人站在伊的背後，乘伊不防備，就突然間下這毒手。死者沒有準備，不但來不及抵抗，連喊叫都不可能。」他頓一頓。「可會遺失什麼？」

王桂生道：「沒有。箱子上的鎖都完好，似乎沒有什麼損失。」

霍桑道：「那末那隻鞋子你們在那裏尋得的？」

王桂生用手指一指，答道：「就在這近床的地板上。」

霍桑站直了，回過身來，笑嘻嘻地走近窗口去，向許署長點一點頭。

他道：「許署長，你看這鞋子怎麼樣？可已有什麼發見？」

許墨備的身材相當高，腹部更特別凸大，所以他的那件醬色厚呢袍子也特別寬大。他旋轉了他的肥大的頭顱，把鞋子授給霍桑。

他答道：「我看這鞋子很有關係。破案的線索或許在這一著上！」

「唔？」霍桑唔了一聲，將那鞋子反反覆覆地察驗。「唉，鞋面上是個水漬嗎？」

那是一隻蒲鞋式的男鞋，屬於右足的，有七八分新。鞋面是淡雪青色的鐵機花緞，鞋底是上等牛皮，顏色既顯，式樣又深口入時，但鞋的右半面染着些黑色的泥迹。

霍桑側過臉來瞧著我，笑道：「這鞋子若是讓西方人看見了，一定要說它是時髦女

子的呢！」

「唔！」

我應了一聲，也不禁笑一笑。因為當那個時期，上海的所謂「漂亮」男子都喜歡穿花色鮮豔的鞋子。我對於男子們穿了這種女性式的鞋子，實在有些代他們肉麻。霍桑這句話分明和我有同樣的見解。

霍桑抬起了頭，問道：「許署長，你說這鞋子很有關係，那你總已在這東西上發見了什麼。是不是？」

許署長道：「據我看，這鞋子的主人一定是一個漂亮的少年。」

霍桑延緩着聲調，應道：「是的，可是你那「漂亮」兩個字用得大罪過了！還不是直直截截地說一個「浮滑」的少年，或是說一個不長進的墮落分子，更恰當些！」

王桂生接口道：「我看這少年的身材比我我要短小一些。」

許墨慵忙道：「你是根據這鞋子的大小說的？唔，不錯。我也有同樣的見解。」

霍桑點頭道：「你們兩位的眼力都很高明。但是這鞋子的來由怎麼樣？它和這兇案有什麼樣的關係？你們可有沒有什麼見解？」

許墨慵答道：「唔，這兩個問題原是全案中的關鍵。我們請你來討論的也就是這兩點。」

霍桑在那紅木梳妝鏡檯前站住了，向那胖子說：「是。我看這鞋子不像是主人徐志高的。」他順手將鞋子放在鏡檯上的略有幾件化妝品的旁邊。

王桂生搶著答道：「當真不是。我已經問過顧阿狗和一個小使女顏香。據說徐志高的年紀已經四十多歲，從來不會看見他穿過這樣的鞋子。」

霍桑點點頭，用手指著壁上掛着的一張肖照。「這諒必就是他們夫婦倆的肖照……唔，我看這男的足有四十五六歲光景，當然不會穿這樣女性式的鞋子。這女子的年紀似乎還不到三十，丰姿的確很美。不過夫婦倆的年齡相差好像太遠些了。」

照片是半身像。那男的是方臉闊下巴，濃眉黑眼，很有精神；女的有一雙美目，一張小口，臉形是圓的。從年齡上估量，這夫婦倆的確相差十五六歲。

許墨備道：「對。我已經問過，死者本是志高的續弦。」

霍桑又點點頭。「那才對。經過的情形怎麼樣？這裏有什麼人可以問話？」

王桂生應道：「這裏一共有五個人——三個主人，兩個僕人。徐志高一向駐在杭州，此刻還沒有得到信息。志高有一個未嫁的老姑母，和死者同居，但在前天初三那天晚上，這老姑母已經往伊的次內姪徐志常那裏去。方才我們已打發人去報信，還沒有回來。所以可以問話的主人一個都沒有。」

「這徐志常是志高的胞兄弟嗎？」

「是。」

「他住在那裏？」

「虹口靖安里九號。這是顧阿狗說的。」

「顧阿狗還說些什麼？」

王桂生道：「他是看門打雜差的。據說昨晚他住在他自己家裏，今天清早回來，忽然看見前門虛掩著。他走進來喊叫，又沒有人答應。後來他到了樓上，又看見後樓的房門鎖着，鎖鑰留在外面。他把門開了，才將蘋香放出來。他叫喚少奶，不答應，才走進這房裏來，就發見床上的屍首。這屋子裏沒有一個主人。阿狗和蘋香都慌得沒有辦法。他們呆了一回，阿狗才匆匆往南區署去報告。」

「那小使女可知道什麼？」

「蘋香還祇十三歲，平日做些零星小事。昨夜的事，伊更說不出什麼，連發案的時

間都不知道。」
霍桑沉吟了一下。他的臉上現出詫異的神氣。「這真奇怪。現在顧阿狗不是在樓下嗎？請你去叫他上來，讓我問他幾句。」

二 紙灰

王桂生答應着，回身下樓去。霍桑乘機走到窗口去，察看那沿街的陽台。我也跟過去。許墨備忽然近來，拉拉霍桑的袖子。

他低聲說：「霍先生，我看這件案子的主因大概不出一個字。」

霍桑旋轉頭來。「喔，你已經看出了主因？那一個字？」

許署長表演一種不必要的謹慎，仍附着霍桑的耳朵說：「這個字一共九筆，三個三，筆字拼成功的。霍先生，你說是不是？」

重濁的脚步聲阻止了霍桑的答語。王桂生領着一個男僕走進來。

那人的年紀約有四十左右，身材很高大，面色略黑，頭髮光潤，淺黑的眼珠中帶些驚惶的神情。他的裝束很整潔，一件毛紗混合質的黃柳條棉袍還是簇新的。霍桑先叫他，把發見的經過情由說明白。他所說的和王桂生複述的完全一樣。

霍桑問道：「你既然在這裏當看門的事務，怎麼晚上倒住在你自己的家裏？」

顧阿狗說：「我家裏有老婆和媽，不過我不是天天住在自己家裏的，一個月祇有一次。這原是少爺答應的。」

「唉，這倒巧。昨夜裏可就是你每月例假的假期？」

顧阿狗不回答，但有意無意地吐出舌尖來舔他自己的嘴唇。

霍桑催着道：「說啊。我問你。你的例假的假期是在每月初四嗎？」

顧阿狗疑遲道：「不——不是。假期本來是十六。可是昨晚我回去，是少奶吩咐的，並不是我自己的意思。」

「噯？你主母怎麼說？」

「少奶說本月中旬要出門去，我得看守門戶，不能走開，所以我提早回家一次，補足本月分的例假。誰知道不先不後，偏偏就在昨夜裏出了這樣的橫禍。」

男僕的舌頭再度吐出來。他的頭低垂著。霍桑靠鏡檯邊站著。他的目光注視著他。兩個公務員自動地並坐在一隻有薑黃色錦墊的長椅上，視線也都集注著這男僕。我憑著靠窗口的一隻紅木書桌，用冷眼周矚全局。

霍桑又問：「你主母當真這樣吩咐的？阿狗，你得知道這一件兇案很複雜，你要是有一句虛話，那你就自己討苦吃。你不要想死無對證，就可以隨便說。你說的話，我都有法子證實的。」

顧阿狗抬起頭來，張大了雙目，慌忙道：「先生，我的話句句都實在，不敢撒一個字謊。」

「那就好。我再問你。你主母叫你提前回家的話，在什麼時候對你說的？」

「昨天傍晚時分。」

「你在什麼時候從這裏動身回家？」

「喫過了晚飯，約摸六點半鐘左右。」

「六點半左右已經喫過了晚飯嗎？是不是天天這樣早？」

「平常總在六點半鐘才開飯，昨天因為姑太太往二少爺那裏去了，少奶自己煮飯，就沒有一定的時刻。」

「你家裏在什麼地方？」

「就在海潮寺後面，計家弄十四號。」

「你去的時候，你的主母怎麼樣？」

「少奶是好好的。」

「屋子裏可有別的人？」

「沒有，除了蘋香沒有第三個人。」

霍桑略頓一頓，又問道：「昨天日間可有什麼人來過？」

顧阿狗搖搖頭。「沒有。」

「平常時候呢？可常有什麼親戚朋友等來往？」

「這也很少。因為少奶奶的母亲在寧波，不常來往。若說朋友，更沒有。少爺是在杭州的。少奶奶又不喜歡出外去應酬，人家自然也不上這裏來。」

「你說很少，當然不是一個人也沒有來。是不是？」

「隔壁劉少奶跟劉少爺有時過來聊聊天，不過是難得的。昨天也沒有來。」

「還有嗎？」

「聽，二少爺有時候也來玩。」

「二少爺？是不是住在虹口的徐志常？」

「是。他在前天也來，領姑太太到他那邊去。」

霍桑又換過話題。「那末信扎總也有的罷？我看你家主母不會不識字。」

「是的，少奶讀過書。若說信扎，少奶常常寫。前天早上還有一封信來，是我拿上來請少奶打印的。」

「唉。打過印？這信從那裏寄來？」

「我不知道。我不識字。」

霍桑等了半晌，似乎很失望。他眼光向那長椅方面掠過時，兩個公務員都皺著眉。

霍桑又瞧著男僕說：「這樣說，平日來往的信，你也不知道從那裏來和寄到那裏去了？」

顧阿狗道：「是。我都不知道。」

霍桑又回頭瞧着王桂生。「桂生兄，請你在那書桌上面檢查一下，可有沒有什麼信。」

王桂生剛要立起來，忽給許墨備搶了先。他快步走到我的背後的書桌面前去。王桂生也跟過來，開始幫同檢查。我仍舊注意霍桑的動作。他忽離了鏡檯，走近顧阿狗的站立所在。

他低聲問道：「阿狗，我問你一句要緊話。你得老實說才好。你主人每隔幾時回來一次？」

顧阿狗抬頭向霍桑瞧了一瞧，現着疑遲的樣子，緩緩道：「少爺回家不一定，每月不過一兩次。」

「你的主母平日的行爲怎麼樣？」

「唔？先生，什麼意思？」他好像不明白霍桑的語意。

霍桑說：「譬如說，伊規矩不規矩？」

「唉，這個——少奶是很規矩的。因爲伊不大出門口，又沒有什麼男人家上門。不過——不過——」

霍桑的眼光閃一閃，催逼道：「快老實說。你爲什麼吞吞吐吐？」

顧阿狗又舔舔嘴唇說：「有的時候有些不規矩的少年男子們，看見了少奶在陽台上，常在門外面胡調。但少奶終不理睬他們。」

「喔，怎麼樣胡調？」

「有時站在門口不走開，有時笑一陣，有時還做怪叫。」

許墨備過來打岔子。他的手中拿着兩封信，挺著他的大腹，匆忙地走過來。

他說：「霍先生，這裏有兩封信。信鎖在書桌的抽屜裏，我們破壞了鎖鑰才發見。可是都是尋常的家信，一些沒有可疑的話。」

霍桑把信接過來細瞧。我也湊近去。一封是寧波寄來的，是死者父親陸北海的手筆；另一封是伊的丈夫從杭州寄發的，內容果然都是家常話。伊父親說的是死者的長兄添了一個孩子；志高的信告訴伊最近在股票交易上賺進了五萬。而且兩封信的日期也相當遠，寧波的一封已隔了兩月，徐志高的一封也在三星期以前。

霍桑道：「此外沒有別的信了嗎？」

許墨備道：「沒有了。我們都已檢過。」

霍桑沉吟着道：「那末那前天來的一封信呢？那封信既然打圖章，不是快信，定是掛號，必然很重要，現在又往那裏去了？」

他運用他的銳利的目光，向四面觀察。我也隨着他瞧這臥室的四隅，忽見左壁角的一口衣櫥腳邊有一小堆紙灰。

我用手指着道：「霍桑，你瞧，這是什麼東西？」

霍桑的眼光接受了我的命令，急急射到壁角去。他隨即走到那裏，俯身下去細

瞧。

他作驚喜聲道：「包朗，你的眼力不錯！這真是紙灰，還有些沒有燒盡。……唉，這明明是做信封的牛皮厚紙啊！」他輕輕地將剩餘的紙角拾起來。「可惜瞧不出什麼字迹。」

我問道：「你想前天來的一封信，會不會給燒掉了？」

霍桑丟下了燒剩的紙角，應道：「是，大概如此。」

許墨備空起勁了一場，重新坐在那錦墊長椅上。王桂生不再坐，走出長窗去，察看陽台上的一隻精緻盤花的藤椅。霍桑回到鏡檯前，繼續向顧阿狗詰問。

他說：「阿狗，你說的那些胡調少年，一共有幾個？」

阿狗又舔舔嘴，說：「唔，有兩三個。」

「你可認識？」

「不——嗯，有個小白臉，身子不大高，我看見過。」

「喔，你說得仔細些。你怎麼會特別注意他？」

「有一天我聽得門外有怪叫聲音——像畫眉叫，我走出門去看一看。一個穿得很漂亮的男人正昂著頭看陽台。我看見像是個小白臉。」

「那時候你的主母在陽台上，是不是？」

「是，我看見少奶剛從陽台走進去，在關窗。」

「以後呢？」

「那男人看見我開門出去，也就走開了。」

霍桑停一停，旋轉身去從鏡檯上拿起了那一隻鞋子。

他又問：「這鞋子你以前可曾看見過？」

阿狗搖頭道：「沒有。今天清早，我走進這房裏來，才看見這鞋子留在地板上。」

許墨傭好像耐不住緘默，插口說：「你想這鞋子會不會就是那個小白臉穿的？」

阿狗道：「這個我不知道。」

「要是你再看見這小白臉，你可能認得出？」許胖子像要抓住這線索，逼一句。

顧阿狗又搖搖頭，掃興地說：「不，我認不得。我不留心，沒有看清楚。」

許墨傭失望地靠著椅背，蹙緊了眉毛，不響了。王桂生從陽台上回進來，用手指指

那小藤椅。

他說：「霍先生，我看這女人平日常坐在这陽台上。」

阿狗忽自動地接口道：「是，少奶常在陽台上做針線，或者看書。」

霍桑經過了一度思索，突然提出一個意外的問句。

他問道：「阿狗，這裏的鄰近昨天可有什麼人家幹喜事？」

顧阿狗呆一呆。「唔，有的。草鞋灣裏前天有一人家娶媳婦。」
霍桑的眉毛掀一掀，接着又揮一揮手。「好了。下去叫蘋香上來。」

三 首飾箱

詰問告一個小段落，霍桑似乎閒了些兒，也坐到一隻沙法上去。我也在書桌後面的轉旋椅上坐下來。王桂生乘機向霍桑刺探。

他說：「霍先生，你看這一件案子究竟是什麼動機？」

霍桑沉吟地答道：「疑點不少，牽掣也很多，一時真不容易理解。」

許署長說：「霍先生，你說的疑點是不是指這一隻鞋子？」

霍桑道：「還有哩。那燒燬的信，阿狗的提前回家，還有蘋香的房門給鎖住。種種疑迹似乎都指著一個方向。可是阿狗說的關於死者的操行，又顯得不相符，我還看不透是什麼動機。」

許墨脩的厚嘴唇牽一牽。「據我看，不一定這樣子困惑。事情是很顯明的，我剛才已經說過，這案子是——」

他的高論給阻斷了。蘋香已走進房裏來。伊是一個小孩子，面色有些焦黃，梳一條小辮子，穿一套灰布夾襖褲，神氣上帶著恐怖。伊走到那紅木床的一端，站住了，低了

頭，不敢把眼睛看到床上去。霍桑用溫婉的語調，問伊昨夜可會聽見什麼聲響。據這小使女說，從昨夜七點鐘後，直到天明，伊一直睡得很熟，沒有聽得聲響。

霍桑問道：「今天早上你什麼時候起身的？」

蘋香道：「我起得很早。可是我的房門給外面鎖着，我走不出來。我叫了幾聲少奶，也沒有答應。後來我聽得前門上有人扣門，接着阿狗上樓來，才開了鎖，把我放出來。」

「你的房門本來鎖不鎖？」

「不鎖的。」

「那末鑰匙呢？可是常留在房門上的鎖孔裏？」

「不是。鑰匙一向放在這隻抽屜裏。」伊向鏡檯的一隻抽屜指一指。

「你想昨夜裏誰鎖上你的房門？」

「我不知道。」

霍桑向王桂生和許署長聽了一眼，似乎在暗示這一點也是案中的要着。王桂生點點頭。許墨傭却像胸有成竹似地不理會，而且還像認爲這詰問也是多餘的。

霍桑繼續問道：「阿狗昨晚不上在這裏，你可知道？」

蘋香說：「起先我不知道。他開我出來之後，才告訴我。」

「你從房中走出來以後，又幹些什麼？」

「我跟阿狗進來尋少奶，一走進房，就看見少奶這個樣子！哎喲，怕哪！」伊的黑臉泛了白，聲音也發抖。

「以後呢？」

「阿狗出去報告警察，我也嚇得不敢再留在樓上。」

霍桑停一停，又問：「你是住在後房的？是不是？」

蘋香道：「是。我和姑太太睡在後樓。阿狗在樓下。」

霍桑道：「假使這裏有什麼聲響，後房可聽得見？」

蘋香道：「要是聲響大，聽得見。不過昨夜裏我實在不聽見什麼。」

霍桑立起來，又拿了鞋子問伊。蘋香也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霍桑又問伊主母規矩不規矩，蘋香的答語也和阿狗的話相同。霍桑不再問，先打發蘋香下去，然後向王桂生說話。

他道：「桂生兄，這件案子的動機是什麼，我還不能說。但據現在觀察，兇手似乎是一個熟識的人。但瞧死者的傷痕，蘋香的不聽見聲響，和這房中並沒有爭鬪的跡象，都是顯明的證據。」

王桂生說：「那末你想我們從那條路著手？」

「我們應得分路進行。桂生兄，你等那姑母回來之後，仔細問問伊，究竟有沒有常在這裏往來的人。」

「阿狗說，徐志常常到這裏來。」

「是，這個人最好也跟他談一談。」他回頭瞧我。「包朗，你到隔壁劉家去問問。這夫婦倆也常來談天的。」

許墨備忽插嘴道：「我已經到隔壁去問過。這姓劉的叫梅亭，在大通煙廠裏當會計，人很樸實，不穿這種漂亮的鞋子。我以為這鞋子最重要，應得查究它的來歷。如果能够查明了，案中的真相自然就可以明白。」

霍桑點頭道：「是，這鞋子果然是案中的要點，少不得要尋獲它的主人。」

「喔，你有把握嗎？是不是去找那些胡調的傢伙？」許署長熱望地逼一句。

霍桑緩緩地說：「把握說不上。現在我就打算出去調查這一點。不過有個先決問題也得查一查。」

「什麼先決問題？」

「死者的貞操怎麼樣，我們還沒有確切的證明。」

許墨備皺皺眉，不回答，彷彿又認為這問題是多餘的。王桂生却表示同意。

他說：「對，關於這一點，我們還祇有顧阿狗和蘋香的話。我看阿狗的話不一定可

靠，我打算到計家弄去查一查。」他就將鏡檯上的鞋子拿在手中。

霍桑贊同了，就先下樓走出去。我和許墨傭王桂生到了樓下客室中，約定分頭進行，事畢以後仍在徐家會集。王桂生到海潮寺背後顧阿狗家裏去。他臨走時又叮囑守門的警士暗暗地監視阿狗的行動。我主張先到七十二號劉家去調查死者的真操問題。許墨傭却表示反對。

他說：「你何必空費心思？這明明是一件姦殺案，我早就說過了。」

我遲疑道：「我還不敢下這樣確定的斷語。阿狗和蘋香說，這女人好像很規矩。」

許墨傭堅決地說：「你聽他們？這一隻鞋子已儘够證明了。」

「鞋子固然可疑，但若說它就是姦殺的鐵證，似乎還難定。」

「包先生，你太老實了。你想一個少婦的房間裏發見了這一隻漂亮的男鞋，這男子既不是他的丈夫或親戚，那末還有什麼別的關係呢？這女人的貞操還待調查嗎？」

憑著那隻鞋子的支撐，他的辯駁是相當有力的，但是我仍不能無條件地悅服。

我說：「那也不一定如此。也許有人爲着什麼別的緣故殺死了伊，却故意留下一隻鞋子，教人家疑爲姦殺，以便掩蓋他的兇謀的真相。」

許墨傭道：「喔，你說有別的緣故？什麼緣故呀？謀財？還是仇殺？你可有充分的理由？」

他的口氣顯示出他的成見很深，絕不容他人的見解。我有些兒着惱。有些生性剛愎的人，往往固執着自以為是的主見，對於他人的言論，無論有理沒理，絕對不肯容納。這種喪失了理智的非科學態度，我最不佩服。和這種人合作的確是非常困難的。這位許署長大概就是這一類的典型人物。

我冷冷地答道：「我的理想固然沒有充分的根據，就是你的姦殺的說數也未必就算真確啊。你想那鞋子雖是可疑，可是怎麼會留在死者的房中，也得有個來因啊。」

許墨備道：「這容易解釋。或者兇手在行兇以後，慌忙逃走，不留意便留下這鞋子。」

「據霍桑觀察，兇手殺死那女人之後，又將屍首搬到床上。這就可見他的從容不迫。並且房間裏又沒有爭鬪的迹象，又何致像你所說的慌忙？」

「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起先他即使很從容，但那時候也許有什麼聲響突然間發生，那末他的從容也可以立刻變成慌忙。」

「就算如此，那人怎麼會留下一隻鞋子？單獨的一隻也是難解的一點。是不是？」

「不，我看並不難解。留一隻，不留一雙，也就是慌忙的反證。你總相信人在慌亂中，別說穿了一隻鞋子會跑路，就是赤裸了身體也會逃命的！」

辭鋒很犀利，一句不放鬆。我也不禁動了些肝火。

我反駁道：「即使如你所說，也有些矛盾。你起先說鞋子是姦夫的，現在又說留鞋的人就是兇手。那末那姦夫爲了什麼要殺死他的姦婦，你也有理由嗎？」

許墨備忽冷笑道：「唉，這個問題不但我此刻還不能答覆，我想就是尊友霍桑先生，在調查沒有完畢的時候，怕也未必有把握罷？」

僵局既經形成，再說下去，勢必更沒有意味。我耐着性兒笑一笑，結束了這無謂的辯論，獨個兒離開徐家。

我直接去訪問劉梅亭，據說他出去了，他的夫人也不在家。我退出來，又向附近的鄰居探問了一回。有幾個說不大看見徐姓婦出門，有幾個說不知道底細，我沒有頭緒。重新回到貼鄰劉姓家去詢問。可是主人們仍沒有回來，有個老年的女僕說，徐婦很規矩，但門外常有胡調的少年們，也是實在的事。我查明劉梅亭本人的年紀已經近五十，夫妻間的感情很密切。這一點似乎可以解除些他本身的嫌疑。此外那老婦還告訴我，上晚十二點鐘左右，伊聽得門前有鳥叫般的呼嘯聲音，接着，伊又聽得徐家的陽台上好像有人開窗。

我回到徐家時，王桂生和許署長也早已回來。許署長出去訪查的目的，是幾個胡調少年，更注意一個不知誰何的小白臉，可是沒結果。顧阿狗昨夜的蹤跡王桂生也已經證明。阿狗和他家裏的鄰居們打了半夜麻雀，直到兩點鐘敲過才睡。王桂生又問顧阿狗

本人，說話也完全相合。因此，他所說的奉命提前例假的話，似乎是可信的。我也把調查的經過和劉家女傭的話說了一遍。

王桂生發表他的意見，說：「這樣看，死者既然預先遣開了僕人，半夜裏門外又有這種怪叫聲音，顯見彼此有什麼成約。」

許墨傭忙接嘴道：「對，對，我早已說過，這女人一定有偷漢行爲，所以伊的貞操問題實在用不著再費心思去調查。」他的眼角向我瞟一瞟。

還是挑釁嗎？是。不過我不理他。這不是我的忍耐力加強了，實在覺得跟這種成見執著的人辯論，太無意識，犯不著。王桂生却提出了抗議。

他說：「不過這裏面也有衝突性。這件事既是兩相願意，房間裏又沒有爭鬪的情形，勢不致于妒殺。那末這姦夫爲什麼又行兇？」

許大塊頭支吾地說：「這個——也許——也許這女人的情夫不止一個，有什麼痕迹落在昨夜裏來的姦夫的眼中，那末妒殺的局面馬上就成立。」

王桂生低了頭不答。我更不理會。

正在那時，死者的姑母已同了伊的次內姪徐志常聞信趕來。徐志常是個滿臉鬍子的中年人，在暖米廠裏當經理，衣服很樸素。我們陪他們上樓。他略略向他的嫂子的屍體瞧了一瞧，就向許墨傭談話。他說他的嫂子很端貞，兄嫂間的感情也不壞。這件事太出

意外。他說了幾句，便說往電報局中去打電報給他的哥哥。許墨備駑起了嘴，顯然不滿意志常的表示，因為它和他的見解是相反的。那老姑母的年紀已在六十開外。伊一看見床上的屍體，便號啕地哭起來。等志常走了之後，王桂生才勸住了伊的哀哭，向伊詢問。我聽伊的口氣，伊對於伊的姪媳婦的感情相當好。伊說死者很節儉，沒有時下女子的習氣；又說伊平日安居不出，不會有什麼外遇。這鞋子太奇怪。前天志常來，死者慫恿伊一同到虹口去暫住。不料伊一走，竟會弄出這樣的飛災。王桂生談到了謀殺的動機問題，那老婦忽然記憶了什麼。

伊驚問道：「那隻首飾箱子，你們可曾瞧過？」

王桂生道：「不是那一隻放在大箱上面小箱子嗎？瞧，那不是仍舊好好地鎖着嗎？」他用手指一指衣櫥旁的一幢箱子。

老姑母道：「鎖着是沒有用的，還得取下來瞧瞧。這裏面的首飾值五六萬呢。」

王桂生才着急起來，忙走過去把一隻小皮箱取下來。老婦又在鏡檯的抽屜裏尋得了鑰匙，將小箱子打開。伊在箱內翻了一翻，忽而失聲呼喊起來。原來箱中的珠寶首飾都已不見，祇剩些不值價的洋金飾品。

許墨備的肥頭連連點了幾點頭，很有把握似地說：「對，對了，這一來案情有根據了。」

王桂生也不期然而然地點點頭。「唔，我們太粗心，不會早些看一看。」

我仍處於旁觀的地位，不發表什麼，但覺得疑似的姦情案中還夾雜著錢財，案情顯然更複雜了。

一個警士走上樓來，手裏拿着一封信。

他說：「這信是一個二區裏的弟兄送來的，說明交給兩位長官。」

許墨備又搶先接過去。信面上寫着許墨備王桂生的名姓，是霍桑的筆迹。許墨備隨手拆開來。

那信道：

「鞋主人是誰，雖尙不能指明，但下列幾個人裏面也許有一個就是。請桂生兄仔細調查一下，如有可疑，可即把他拿下。此後如有接洽，可通電話至愛文路敝寓。」

張金寶陸家浜東廿六號 嚴松林小南門口雜貨店內 秦雨生海潮寺左首一百〇六號 孫義山民立學校後街石庫門內 弟霍桑上即日」

四 回電

我知道霍桑已經先回去了。這裏的檢查既可告一段落，我也無用再留，也就辭別了。

回寓。

我到寓所的時候，霍桑正在辦事室內拉他的梵啞令。他這時忽弄起琴來，難道這案子已經得手？還是這案子幻復得無從着手，他又借提琴來解悶嗎？我正想從琴音中窺測他的心事，不料我一跨進門，琴聲便突然停止。

他放下琴，仰面叫我。「包朗，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嗎？」

我應道：「你可是說死者的貞操問題？」

「是。我看這女人不像不規矩。你調查的結果怎麼樣？」

「我聽各方面的口氣，死者的確很端正。」我隨把老姑母和志常的表示說了一遍。我又補充說：「不過情節仍舊有衝突，除了這一隻鞋子以外，劉家的女僕昨夜裏還聽得呼嘯聲音。」我又把女僕的話複述一遍。

霍桑思索了一下，忽作驚喜聲道：「唉！我的理想又得到一個左證了。」

我乘機問道：「什麼理想？」

「不是別的，就是這一隻不可思議的鞋子。」

「喂，你說得明白些。究竟怎麼樣？」

「你總已知道，我已經查明，那鞋子的主人就是我在信中開列的四個人裏面的一個。」

「是的。你用什麼方法查明的？」

「我到草鞋灣裏去調查過，前天幹喜事的一家姓周，住在十九號。我到周姓家裏去查明的。」

「方法呢？」

「這個很容易。我尋得了一個女傭人，問伊前天的賀客裏面有幾個住在近段的漂亮少年。伊就指出那四個人。」

「唔。可是我不懂你怎麼會到幹喜事的人家去探問。」

「這是顧阿狗指引我的。」

「不錯，這話我也聽見。但是你當時怎麼憑空裏問到喜事人家，我至今還懷疑。」

「這一點你還不明白？不，不是憑空的。我自然有根據。」

「唔，什麼根據？」

「就是那鞋子。」

「鞋子上有什麼迹象嗎？」

霍彙坐直些，點頭說：「是。你不見那鞋的右面有些兒黑泥痕迹嗎？這像是陰溝裏的黑泥。似乎那人舉足不穩，曾經踏入路旁的陰溝裏去。你總也看見鞋面上有個水漬。我嗅過一嗅，鞋子上帶着酒氣，是酒漬。這又顯見這鞋子曾濺染過酒。那就可知那人所

以舉足不穩，也許就爲了酒醉的緣故。可是近處沒有酒樓，我才想到也許附近有什麼喜慶請酒的人家，因此，便把這個問題問顧阿狗。」

在當時覺得突兀的問句，經過了分析的解釋，便覺非常自然。霍桑的觀察的精密又多了一個例證。

我又說：「你現在叫王桂生去探問這個人，你想他可能辦得了？」

霍桑道：「這個人還謹細，不像那許墨備那麼地剛愎。如果我沒有料錯，他一定可以問出那個人來。」

「那末這件案子大概不久可以結束了。」

「是，祇要一找到鞋主人，鞋子的來歷總可以結束了。」

「什麼？你說祇是鞋子的結束，不是兇案的結束？」我有些詫異。

霍桑低一低頭，自言自語地說：「事情決不會像許墨備所料想的那麼簡單。……

不，一定不。」他忽搖搖手。「包期，你姑且別問。我先問一句。我請王桂生去證實顧阿狗的說話和他的昨夜的蹤迹，他可會問明白？」

我答道：「他已經把阿狗的蹤迹證實了，並不假。並且據阿狗家裏的人說，阿狗昨天晚上歸家，他家裏的人實在沒有預料到。」

霍桑點頭道：「唔，我也料他不會說謊。」

我又道：「不但如此，就是那老姑母的往虹口去，據說也是出於死者慫恿的。」
「喔？真的？」霍桑頓一頓，不禁拍手道：「對了！對了！這也不出我的料想。」
我更覺詫異。怎麼一著著都在他意料之中？他所料的怎麼樣？他究竟憑着什麼根據？

霍桑向我瞧瞧，笑道：「包朗，你在懷疑？你想死者接信之後，將信燒燬，顯見那信中必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密約。所以我早料到伊所以把屋中的人一個一個調遣開去，而且將小使女反鎖著，目的就要準備和什麼人祕密會晤，現在果然都證實了。」

我也笑道：「那末還有一件事，恐怕你也想不到。」

霍桑呆一呆，注視著我，問道：「什麼事？你難道有新發見？」

我應道：「是。是一個最重要的發見！」

「唔？」

「死者所有的珠鑽首飾都已失掉了，價值約有五六萬！」

霍桑的眼光閃一閃，又皺著眉峯想一想，臉上溜上一層暗影。

他忙道：「怎麼樣失去的？起先王桂生怎麼不知道？」

我道：「這也怪不得他。那首飾箱裏的東西雖然失去了，外面的鎖仍舊好好地鎖著，鑰匙也還在鏡櫃抽屜裏，自然不容易知道。」

霍桑的目光在地板上凝注了一下，忽而立起身來。他把兩手交握着，在辦事室中踱了幾步，顯出一種很驚奇的神態。

他又自言自語。「唔，是的！這樣看，我的理想已有八九分近於事實！……唔，這案子大概不難徹底結束了！」他又急急回到書桌邊，取起當日的報紙，略略瞧了一眼。「包朗，我現在就要出去。你喫過飯後，可留在寓中，倘有什麼電報，你給我收下。再見。」

「喂，你到那裏去？」我在他急急穿上他的黑灰呢大衣時問了一句。

他答道：「我正忙呢。我要到徐家去，還要到照相館去。對不起，別的話再談。」他一溜烟地趕出去。

他的說話很突兀，行動也奇怪，我一時真抽不出頭緒。這件兇案，我雖然已費了半日工夫，然而兇手是誰，動機是什麼，仍舊困在鼓中。霍桑臨走時的表示，似乎他比較地有些把握。可是他有一種怪脾氣，當案事沒有全部得手的時候，終不肯吐露一句。這雖是他的處事審慎，不願蹈誇誕武斷的惡習，然而旁觀的人却不免要感受搔不着癢處的痛苦。

停午時我正在餐室中獨個兒進膳，忽聞電話機的鈴聲震動。我放下了飯碗去接，是王桂生打來的。他要和霍桑談話。聲浪中帶著興奮。

我答道：「他出去了。你有話，我可以轉達。」

王桂生道：「我要報告霍先生，鞋子的主人已經捕到了。」

「喔，是誰？你怎樣訪到的？」

「那個人果真是四個人裏的一個，叫孫義山，在報關行辦事，今年廿一歲，住在民立學校後街，身材不很高，確是個小白臉。我找到他時，看見他的足上穿着一雙簇新的湖色正字緞鞋子，便知有幾分意思。我隨即設法把他誘出來，刺探他的口風。一面我打發人到他的家裏去，騙取那隻存留的鞋子。果然不出所料，那另一隻鞋子也給我們查到了。」

「好極！這個人有什麼口供？」

「他起先還不肯直說，可是膽子還小，嚇不起。他一看見了那一隻鞋子，就不敢再狡賴。他承認前天晚上在周家吃喜酒，喝醉了，走出門口就跌一交。朋友們防他再傾跌，特地給他僱了一部車子，扶他上車。車子經過徐家門前的時候，不知怎的，他竟把他右足上的鞋子脫下來，拋上了徐家的陽台。據他自己說，這完全是酒醉的緣故，毫無意識。」

「他可承認和死者有什麼關係？」

「他不承認。他祇說他羨慕死者的容貌，偶然偏面地『胡胡調』是有的。」

「昨晚上做鳥聲呼嘯的可是他？」

「是的，他也承認是他。他說做畫眉叫是從小就會的，高興時常常做。昨夜十二點光景，他從周家回去，望見徐家的窗上燈光還明亮。他就叫車夫停一停，合着嘴唇嘯了兩聲，又迷糊地脫下鞋子拋上去。忽然有一個男子的人影，開了窗向外探望。他嚇得醒了些，趕緊叫車夫跑回去。」

「他不會上樓去？」

「沒有。他不承認。」

「那末謀殺的事，他當然更加不承認了？」

「是。我們已經一再究問過。他抵死不承認。他說他可以把那個車夫找來做見證。因此，我特地來報告霍先生，請問他應得怎樣處置這傢伙。」

「好，他回來時，我馬上告訴他。」

「包先生，要是這孫義山的話是實在的，兇手問題還落空。倘使霍先生能指示一個進行的辦法，我是非常感激的。」

這報告使我又喜又疑。喜的是霍桑的預料幸而料中了，疑的是這孫義山既不認行兇，兇手還沒有著落。方才我聽霍桑的口氣，好似說這少年如果捕到，鞋子的來由便有結束；兇案的結束似乎是另外一件事。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了。霍桑顯然在偵查兇手的事

情上奔波，而且好像他已經有相當把握。但是這案子到底是什麼性質？團財案？姦殺案？或者竟是一件仇殺案？

疑障翳住了我的眼睛，我雖急於想刺破它，可是除了坐待霍桑的消息以外，沒有別的辦法。氣候有些冷颼颼。我隨手取了一本小說雜誌，想借此消遣。不料讀了幾頁，禁不住困倦起來。迷濛間我給施桂叫醒，忽見他的手裏拿了一封電報，走進來簽字。電報是給霍桑的，我就代他蓋了一個印章，拆開來一看，發電的是我們的老朋友杭州警察廳偵探張寶全。

那電報道：

「來電收到。那人於昨日午後失蹤，這裏也正派人追尋。因他一走，還關係這裏的大局。張寶全。」

五 猜一猜

四點鐘敲過了，還不見霍桑回來。我不知道他的行蹤，沒法把電報通知他。因為我估量這回電對於兇案的進行勢必有關係，現在延擱在這裏，不會坐失時機嗎？

初冬的日晷比較短。六點鐘不到，已是日落西山的時候。七點光景，霍桑才氣喘喘地回來。他卸下他的那件黑灰呢外衣的時候，他的眼睛裏在發光。

他說：「包期，我今天疲乏極了！快些叫蘇媽預備晚飯，晚飯後我們一同到光明電影院去散一下子。」

他倏然地倒在一張安樂椅上，伸直了腿，抹抹汗，開始抽煙。他這樣安閒地要去臨電影？難道兇手已經查明了？

我問道：「霍桑，案子怎麼樣？是不是已經破獲了？」

霍桑搖搖頭。「還沒有。」

「那末你怎麼這樣子高興？」

「唔，大部分可算已經成功，我們也對得住朋友了。」

「那末你得通知一聲王桂生，使他可以安心。他方才打電話——」

「我已經見過他。他現在正忙着捕兇手。」

「捕兇手？這麼快？」我驚喜得有些不相信。

他點點頭。「是。」

「這樣說，案子已經破獲了。」

「是，不過在兇手捉到以前，還不能說完全結束。」

「那末兇手到底是什麼人？」

「唔，你姑且猜一猜。」他連續地吐出一串煙。

我想一想，說：「我怎麼能憑空猜想？我連案子的動機還看不透。」

「事實已經很明顯，你應得看透了。」

「賣關子？還是考試我？我相信是「兼而有之」的。」

我說：「是謀財案嗎？」

「唔，是的——唔，不是。」

「怎麼？」

「財是有關係的，可是不是謀殺的主因，故而算不得謀財案。」

「那末是姦殺？」

「也不是。你自己已經查明白，這女人的貞操，各方面都證明沒有問題。那孫義山明明是單戀。」

「奇怪，難道竟會是仇殺？」

「也不是。你越說越遠了！」

忍耐力已被逼到邊緣，我再受不住。但是霍桑仍暇豫地吐吸著紙煙。他的關子竟賣到底！

我高聲說：「霍桑，我準備繳白卷了！你把本案揭曉了罷！」

霍桑放下了紙烟，笑道：「什麼？你動肝火？你難道真不知道這案子的真兇是徐志

高，謀殺的原因是出於誤會的嗎？」

我突然仰直了身子。「什麼？誤會的？是徐志高——？」

霍桑忙接嘴道：「是的，兇手是死者的丈夫。事情的確很詭祕。現在兇手還沒有歸案，我的假定的理想，自信雖不致多大錯誤，不過提前發表，究竟不合步驟。可是我如果再不說，你一定會冤枉我故意賣關子。包朗，你說是不是？」他格格地笑一笑。

我的氣平一些。事實的結局太出意外，我實在不能再悶在鼓裏面。

我說：「霍桑，你說得不錯。現在祇能請你破一破例，提前解釋一下。至少你的偵查的過程總可以告訴我。」

霍桑點點頭，又向我笑了一笑。「好，我說，我說。」他丟了煙尾，讓身子靠得更舒服些。「這一件案子本來沒有什麼祕奧，可是因着那一隻鞋子的緣故，竟把人的眼光迷亂了，幾乎走錯路徑。幸而這第一個疑陣，劈頭便被我攻破，才不會陷入迷津。因為就情勢而論，行兇的人既然是死者的熟識，兇手的進入一定是死者自己開的；室中又沒有聲響和爭鬥的迹象，那就可知決不是爭風妒殺。既然如此，那兇手就沒有匆忙恐慌的理由，也就不致無意中遺落一隻鞋子。若說故意留鞋，那人既已行兇，却反而自留證據，使人容易偵捕，世間當不會有這樣的蠢漢。因此之故，當時我假定這鞋子的來歷有兩種：一，或是因着偶然的意外原因遺留的，譬如鞋子上有酒漬，酒漢的行動就不能衡

以常理。二，或因兇手想借此掩飾卸罪，讓人家信做姦案。那就可以知道這鞋子決不是兇手自己的東西。換句話說，鞋主人不是兇手；要我兇手，不能不另尋線路。」

我不覺點頭道：「這樣看，那鞋子祇是案中的障礙，其實却完全沒有關係。許墨傭先前把這鞋子認定是姦殺的鐵證，真可算名副其實的『沒用』了。」

霍桑搖頭道：「不，這也不是。我現在雖還不能斷定，但我相信這鞋子一方面雖似無關，另一方面也許就是全案的關鍵。許墨傭的見解雖是隔靴搔癢，却也是間接地『談言微中』。」

「唔，什麼意思？」我又迷惘了。

霍桑說：「這一點姑且擱一擱。現在我告訴你我偵查真兇的過程。這案中的最大的疑點，就在死者的遺開屋中諸人，又把蘋香的房門反鎖了——因為鑰匙在死者的鏡檯抽屜裏，顯見是死者自己鎖的——預備和什麼人祕密會見。所以這約會的人一定是案中的要角。這個人是誰？是死者的情夫嗎？但顧阿狗和小使女都說，死者不大出門，對於惡少們的胡調也不理睬。我又看見妝檯上的化妝品不多，伊也不像是個風騷的女人。這一點當時困過我的腦筋，但是我假定這密會的來由，大概和那一封燒燬的信有關係，所以要追究這約會的人，那信就是一個線索。據顧阿狗說，他接信的時候，會請死者蓋章，可知是一封掛號或快遞的信。所以我離了徐家，先到草鞋灣去調查了一回，就往郵局中

去探問，那信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寄信的人是誰。

「有收據的信，郵局裏有存根可查。我探問的結果，才知道前天果真有一封快信寄給陸苡芳，那是死者的丈夫徐志高從杭州武林銀行裏寄發的。我起先還莫名其妙。試想丈夫回家，何必要祕密？死者爲什麼調遣傭僕和姑母？又把小使女鎖起來？難道那婦人真是個不貞女人，有什麼謀殺丈夫的心思，才這樣祕密安排嗎？但瞧現實的情勢，却不像如此。包朗，這又是一個難題，你能够解釋嗎？」

霍桑停一停，重新燒一支白金龍。他靠著椅背，閉了眼睛，慢慢地吐吸。他分明在等我解答。又是一個測驗。不過我覺得這課題並不像先前一個那麼困難。

我說：「也許那丈夫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這一次回家不能不出於祕密，故而死者一接信後，便忙着安排，預備伊的丈夫祕密回來。」

霍桑突然張開眼睛來。「包朗，你猜著了！當時我也有這樣的假定，不過我還進一步，根據了徐志高在三星期前寄回來的一封信，看透了你所說的重要事情的性質。你總也知道近來有許多人，都困着交易所的失敗而走失或自殺。徐志高是銀行經理，很可能和投機事業有關係。他的信中說，在股票上最近賺進了五萬。但現在的股票買賣等於賭博。有力者在幕後操縱，政府又放棄了監督和制裁，飛漲狂跌的現象是常有的。所以今天你可以賺十萬，明天反虧一百萬，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徐志高或者是賣空失敗了，

沒法彌補，祇得走上潛逃的一條路。那末他要回家來一次，自然不能不出於秘密了。因這一念，我便立刻打一個電報給杭州張寶全，叫他探訪徐志高的蹤迹——」

我不禁插口說：「不錯。我忘了。張寶全的回電，我還沒有給你瞧過呢。」我指一指書桌。「在第一隻抽屜裏。」

霍桑開了抽屜，拿出電紙來看一看。「唔，當時我雖沒瞧過這電報，但電報中的說話，我早已料想到。因為我一聽你說起失去了五六萬圓的首飾，箱子却仍舊鎖着，便料定我的理想不會虛。我重新往徐家去和徐志常談了幾句，就把徐志高的照片拿出來，送到如真照相館裏去趕緊添印，以便杭州的回電一到，就可把照片分給各區的探夥們，準備按圖索驥。據我料想，他昨晚上行兇以後，大概還來不及離去上海。我看見報紙上登著，今晚上有一隻開往日本的輪船。他拿了妻子的首飾做盤費，說不定會出國遠走了。」

我問道：「那末你想還有方法攔阻嗎？」

霍桑道：「也許還來得及。我從照相館出來後，再到徐家去。我聽得徐志常剛接到回電，說他的哥哥不在杭州。我的理想證實了，再到照相館去拿了印好的照片，交給王桂生。此刻他們正忙着偵緝呢。」

我停了一停，又問道：「那末徐志高究竟爲什麼要殺死他的妻子？這個疑問你還沒

有解答啊。」

霍桑沉吟地說：「我說過了，據我料想，多半是出於誤會的。要是徐志高能够歸案，這疑問你遲早總可以明白的。」

我又說：「怎麼樣的誤會，我還不明白。你索性把你的理想說一說。」

霍桑便立起身來，答道：「就爲着那一隻鞋子！……唉，蘇媽，夜飯預備好了嗎？」

好，包朗，快吃夜飯，九點一刻的一班的電影還來得及。別的話停刻兒再細談罷。」

我們從光明電影院回寓的時候，王桂生等在我們的辦公室中，我果然得到更完滿的報告。

這案子的原委是這樣的：

王桂生已在火車站上將徐志高捉住。志高自知祕謀敗露了，便一口承認。據說他因着幹投機失敗，私下挪用了行款，虧累得很大，一時沒法子彌補，便打算溜之乎也。他預先寫信給他的妻子苒芳，約定祕密會一次，再往北平去設法。誰知他到家後沒有半個鐘頭，忽聽見外面呼嘯的怪聲響。他不禁膽寒起來，走到陽台上去一看，果然看見車子上有一個少年男子，一見他，趕緊叫車夫避開去。同時他又在陽台上發見一隻可疑的男鞋。他問他的妻子。伊回答不知道。他在驚慌之中，理智不清楚，以爲他的妻子有了外遇，此刻知道他祕密回家，也許已跟情夫暗通消息，使他陷進圈套。他慌了，爲着顧全

他自己的安全，就悄悄地拿出他身上的一把大型便用刀，出不意將艾芳殺死。他搬好了屍首，開箱子取了首飾，又將他的一封約會快信檢出來燒掉了，才脫身逃走。

幕障揭開了，我好像從厚霧中鑽出來，看見了明朗的晴空。那一隻若有若無關係的鞋子，終於做了這案子的主要關鍵。我覺得這惡少的無賴行爲是不能輕恕的。全案的情節絲絲都入了扣，可是霍桑忽又抱憾似地補一句。

他說：「我鑄成了一個錯。那封快信是前天到的，死者爲妥密計，理應馬上燒燬它，那末那紙灰就不會留存到今天。我假定死者自己燒燬這封信，委實太粗心。」

王桂生說：「霍先生，你的料想著著都中鵠，誰也及不上你。這一點小錯誤在實際上毫無出進，你用不著抱憾。」

我嘆息地說：「真想不到！這兇案的主因竟會這樣無意識！現在看，死者是一個有貞操的女子，可惜被那錢臭昏迷了心的丈夫錯殺了！霍桑，這一件罪案，你想應得怎樣辦？」

霍桑也嘆口氣。「是，很可惜！這婦人委實死得太可憐。若要論罪，我想除了這陪溺在投機惡潮中的不情不義的丈夫以外，那無賴少年孫義山也應得重重地懲戒一下。這法律問題，桂生兄總會注意到罷。」

王桂生立起來，點點頭。「是的，霍先生，你放心，提公訴的時候，我們決不會便

宜他。夜深了，天也冷起來了，早些安息罷。這件事勢兩位的神，過一天殿廳長一定要來道謝呢。」

(終)

探案
案案
樓頭人面

程小青著

一 手槍聲

我們從十八路電車上跳下來，繞過了轉角，霍桑立定了向前瞧一瞧，便遙指著那一排並列的西式房屋。

他說：「包朗，這大概就是倪金壽所說的朝東洋房了。」

我應道：「他既然對你說白楊路的朝東洋房，當然就是這一所。」我們繼續進行。我又說：「那邊好像有十多幢同式的洋房。金壽可會說明門牌？」

霍桑道：「說過的，可惜電話的聲音有些模糊，我沒有聽清楚。不過張家既然出了這樣一件兇案，倪金壽又在那裏等我們，我們決不致於走錯人家。」

時候是夏季，學校將近放暑假。融融的曉日斜掛在天空中，給予人熱炙的威脅，幸而風還沒有絕迹。人家的門戶還大半關閉着，並沒有特殊或紛擾的現象。我正在運用目光，辨別那一宅屋子是出兇案的人家，忽然看見那一排洋房前面的樹蔭底下走出一個人來。那人穿一件寬大的玄色香雲拷長衫，頭上戴一頂龍鬚草草帽，壓低到眉毛上，像是個探夥。他搶前幾步，把帽子一把抓在手裏，向我們點頭招呼。

他說：「霍先生，包先生，我等了好久哩。」

霍桑點點頭。「金壽兄還沒有走？」

那人答道：「沒有。他在等你。」

我舉手指一指。「那邊樹陰下有銅牌的一個門口可就是張友恩家？」

探夥答道：「不是。張家是釘銅牌的貼隔壁的一個門口。」

我說：「爲什麼不派一個守門的警士？」

探夥道：「有一個在那裏，不過派在屋子裏面，免得惹行路人的眼。倪探長怕你們兩位沒有尋處，所以叫我在這裏等。」

霍桑又點一點頭。我也不再多說。我們走到那銅牌的門前。牌上標着「鷗客寄廬」四個隸書，門牌是四〇四號。那左隔壁四〇三號才是張友恩家。張家的左隔壁四〇二號也有一塊小木牌，是一個叫馮超的律師。

我們一走進張家的兩扇鑿花鐵門，果然有一個穿黃制服的警士站在門裏面。同時有一個十六七歲穿白條紋布衫褲的小使女從裏面走出來，向我們招呼。

伊說：「包探先生跟太太在客堂裏談話。請進來。」

小使女回身向客堂裏走，顯然是引導我們。霍桑跟著伊進去。我也隨在後面。

客堂裏的傢具相當富麗，是西式的，但壁上的字畫都是舊式。倪金壽和一位老婦

人坐着談話。那婦人穿一件淡藍色鐵機紡短衫，沒有繫裙，褲子是白紡綢的。伊的臉上的每一條皺紋中好像都填滿了悲哀。倪金壽挺起了他的瘦長的身子，整一整他的一件黑綢長衫，正要向我們招呼寒暄，那坐著的老婦忽奪口先說。

伊哽咽地說：「唉！先生，我的心肝兒子死得好悽慘啊！總要費你的心給他伸冤！他的爸還在北平，這裏祇剩我母子倆。爲着我兒子在徐匯中學讀書，我才陪在這裏。誰知道他讀書沒有讀成，先送了命，而且死得又這樣慘！」

伊的語聲很酸楚，眼眶裏在流出淚水。伊說話的對象顯然是倪金壽。霍桑無言可答，但點了點頭。倪金壽完成了幾句簡短的套語，便開始建議。

他說：「霍先生，包先生，屍首在樓上，我們先上去看一看。」

霍桑應道：「好。請你引導。」

這一所兩層樓洋房前後有兩進。前進靠馬路，是死者張友恩的房間；後進是死者母親的臥室，就是那個訴苦的老婦。我們先走進死者的臥室。臥室中沉寂無聲，有個小探夥默默地陪在屍旁。屍身橫在一張靠窗的寫字桌後面的旋螺椅背後，另外有一隻椅子翻倒在屍旁。屍身上穿一身白帆布的西裝，足上白麂皮的皮鞋，白紡綢的襯衫上染了一大塊血迹。死者的面孔瘦長而白皙，頭髮也膏抹得很勻整，年紀大約二十左右。他的左腕上戴一隻高價的金手表，右手無名指上有一隻鑽戒，生前似乎是一個喜歡修飾的翩翩少

年。這時候他的四肢挺硬，兩眼開張，慘白的嘴唇也沒有合攏，露着兩排牙齒，形狀相當可怕。

霍桑先俯身瞧了一瞧，低聲問倪金壽。「你已經驗過一次？」

倪金壽答道：「是。他明明是給槍打死的。我祇在他的身上摸索了一下，屍體還沒有移動過。」

霍桑將死者的襯衫扯開些，看那致命的傷痕。襯衫上有些黑灰。傷口在胸口的左面，背心的右部也有一洞，似乎槍彈從左胸射入時，微微偏右，就從右背上穿出。

我說：「這傷痕倒像是自殺的。」我的聲音很低，本是向霍桑發的，不料已被倪金壽聽得。

他微笑着說：「包先生，那裏還有幾種迹象，似乎和你的見解相反。」

霍桑也抬起頭來。「包朗，你老是這樣性急！一瞥之間，你怎麼就能夠下這樣的斷語？」

一個軟釘子！我有些鹵莽嗎？是的。可是我並不甘心。

我冷冷地說：「那末這是一件謀殺案了。金壽兄，你總有了充分的證據罷？」

倪金壽道：「證據充分不充分，我不敢說，但關於這案子發生的情形，我已經約略知道，可以告訴你。」

霍桑把死者的手腕微微屈動了一下，瞧瞧他腕上的金表；又在他身體的下部仔細驗了一回，便抬起身來。

他附和道：「好，金壽兄，請你把發案時的情形說一說。」他摸出三枝白金龍來，把兩枝分贈我和倪金壽，一枝自己燒着。

倪金壽一壁燒烟，一壁說：「這案子發生的時間，就在今天早晨一點半鐘。」

我問道：「這是根據死者手表上所指的時間說的嗎？」

霍桑向我做一個限色，彷彿叫我不要多嘴，我祇做不見。

倪金壽道：「是的，這是一個證據。手表停在一點三十二分，似乎因着他中鎗跌倒時，受了劇烈的震動震停的。此外還有一種證據比較地更確實些。我們警署裏有個巡長叫顧榮林。他在今天上午下班時，從警署回家，走過這裏。那時候大約一點半鐘左右。他經過這一排屋子的時候，忽聽得砰的一聲。聲音從這樓上傳出去，使他嚇了一跳。他覺得那是槍聲，急忙仰起頭來一瞧。他看見這裏一排洋房中都黑沉沉地不見燈光，祇有這靠大樹一家的樓上，電燈還是亮着。

「榮林正在向樓窗上眺望，忽然看見一個男子悄悄地開了窗，伸出頭去，掩掩縮縮地向馬路上作窺探的狀態。榮林覺得不妙，急急把身子一閃，準備躲進樹底下去，以免危險。這時候他忽又聽得關窗的聲音，同時電燈也完全熄滅了。榮林重新從樹底下走出

來，再向上面一瞧，樓窗上已是黑漆漆地沒有一絲光亮。他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可是他一個人手無寸鐵，又在深夜，冒昧地上去，不但自身危險，也許反而會誤事機。因此他急忙反身向昌明路奔去，打算找一個崗位上的警士一同進去。他奔到轉彎角上，碰見一個騎腳踏車的巡邏警士。他叫住了那巡邏，向他說明了情由，便一同回到這裏。

「這時候這窗中的電燈已經重新亮着，樓上又有人聲。榮林便和那巡邏的上前叩門。不料前面的鐵門祇是虛掩著，並沒下鎖，第二重屋門也一樣。所以他們便一腳上樓，等到踏進了這房，看見這死屍像現在一樣地躺在地上。死者的老母和一個小使女都伏在屍旁哭。這就是發案時的最初情形。」

二 另一個男子

倪金壽的故事告一個段落，把紙烟送進嘴裏去。霍桑沉著目光在思索。我也暫時沉默地吸烟。那小探夥張大了眼睛在看他的上司。

霍桑彈去些烟灰，問道：「那時候他們倆可曾見這房裏有什麼別的男子？」

倪金壽道：「沒有。當時榮林也會問過。據說這裏的男子，除了死者友恩以外，祇有一個老僕叫壽慶。壽慶年紀已經六十四，耳朵又是聾的。他雖睡在樓下，但是樓上出了這樣的命案，他還是糊塗地不覺得。直到榮林上樓之後，要查問前門怎樣開的，纔下

去把他叫醒。」

霍桑沉吟地說：「這樣說，這屋中本來祇有兩個男子：那時候一個已死，一個還是睡著。那末顧榮林先前在樓窗口上看見的男子，分明是另一個人。這第三個男子又是誰？」

倪金壽道：「這就是一個重要的疑問。顧榮林料想那人定是殺人的兇手。那人開槍把友恩打倒以後，才開窗向外面窺探，隨即把電發熄滅了。可是榮林和那巡邏警士向樓上樓下搜索了一回，絲毫沒有影蹤。接着那巡邏警士就急急地退出，乘着腳踏車向北追去。」

「有結果沒有？」

「沒有。他繞了幾個圈子，路上沒有形迹可疑的人。他打了一個電話給警署，我——得消息，就趕到這裏來。」

「你到這裏時，距離發案時約有多少時候？」

「我到時恰交兩點一刻，約摸距離發槍時三刻鐘光景。」

「你到了之後，怎麼辦？」

「榮林還等著。我聽他說了一遍，就先驗一驗屍首，隨即着手搜索。在這房門後面，我搜得一枝手槍，大概兇手因著事情洩露了，防人查問，就把槍丟在房門背後，不

敢帶出去。我又發見一粒彈子，陷在那邊牆上。我才知道這個少年果真是給槍彈貫穿打死的。」

霍桑的目光跟著倪金壽的手指，移到寫字桌上的牆上去。我也隨着瞧去，果然看見牆上的磚泥碎缺一塊，顯然是新近受彈的痕跡。

霍桑道：「這槍彈你驗過嗎？是不是兩相符合？」

倪金壽走到那守屍的少年探影那邊，把他手中拿着的一個紙包取過來。

他答道：「手槍和彈子都在這裏。請你瞧一瞧。」

霍桑丟了烟尾，很謹慎地把紙包打開，取了手槍和子彈，走到窗口去，用放大鏡仔細察驗。

他皺眉說：「槍柄是刻花的，找不出指印。」

他又回過頭來。「彈子的大小和槍的口徑果然是符合的。但是這槍膛中可以容九顆子彈，射去了一彈，還應當存八顆。此刻祇剩了七粒，似乎那人曾發射過兩槍。你可會發見那第二個子彈？」

倪金壽搖頭道：「沒有。我已經四面找過，找不到第二粒彈子。據榮林和死者的母親說，他們都祇聽得一次槍聲，似乎那人在這房裏祇發了一槍。」

霍桑掀一掀眉，問道：「他母親也聽得發槍的聲音？」

倪金壽道：「是。那老婦不但聽得槍聲，還聽得伊的兒子叫喊的聲音。伊說伊在睡夢中聽得伊的兒子叫伊，伊含糊答應着。接着伊清醒了些，又聽得伊的兒子高聲喊道：『鴻生……鴻生！……你好！……』喊聲剛才停，槍聲便發作，可是祇有砰的一響。」

霍桑的眼珠轉一轉。「伊可也聽得打架聲音？」

「這倒沒有。我也問過伊。」

「唔，以後怎麼樣？」

倪金壽也揉熄了殘烟，說：「伊知道有變端，急忙喚醒了小使女芳兒，一同開了房門，走到伊的兒子的前房裏來。房門也開着，房中的電燈完全熄滅。等到伊扳亮了電燈，看見伊的兒子友恩已經死在地板上。伊慌得沒有辦法，祇有放聲號哭，直到顧榮林和巡邏的到來。」

霍桑重新燒著了一支烟，低垂着頭，默默地深思。我把烟尾丟在床前的一隻痰盂中，開始運用我的理智。案情確像是謀殺，我先前的斷語確有些早熟。我的對於倪金壽的答辯也未免失態。

一回霍桑仰面說：「照這情形看，似乎這張友恩是被一個喚做『鴻生』的人殺死的。那人也許就是顧榮林所看見的在窗口上的人。我們目前的課題，就要找尋這一個。」

倆。」

倪金壽忙應道：「對，可是這課題不容易下筆。我覺得沒有辦法，才來煩勞你們。」

霍桑說：「這假定的兇手不是叫『鴻生』嗎？這也不能說毫無頭緒啊。」

「是。可是難題目就在沒有人知道這個鴻生。」

「他的母親也不知道？」

「不。我問過伊。伊說伊不知道友恩有什麼叫鴻生的朋友。」

「那兩個僕人呢？」

「也不知道。」

霍桑皺緊了眉。「奇怪。你可曾問顧榮林，他能不能辨認那窗口上的人？」

「他在驚惶中沒有看清楚，祇記得那人的頭髮很長，上身穿白色的西裝襯衫。」

霍桑把背心靠住了窗框，躊躇著道：「事情真有些棘手。不過那人的去蹤雖這樣敏捷，他怎樣進來，總得有人知道啊。」

倪金壽搖頭道：「不知道。困難點就在那人的來去無蹤，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會向

那老頭兒壽慶問過。他說他臨睡時把前面鐵條門和屋子門都親手鎖好。後來榮林們進來，門都虛掩著。」

「壽慶什麼時候睡的？」

「他說他睡時大約在十一點光景。」

「在他睡的以前，可有什麼人來見他的主人？」

「他說在十一點不到，他的小主人剛才回來，吩咐他鎖好了門去睡。他纔下了鎖去睡，並沒有什麼人來。我也問過那老婦和小使女。他們睡得更早，在發案前也不聽得什麼聲音。」

霍桑道：「如此，這個人和死者必是相識。那人進屋的時候，諒來是友恩自己下去開的。我剛才看見屋子門上的鎖沒有壞啊。」

倪金壽表示贊成。「是。我也已經把門驗過，一些沒有壞。鐵門上的鎖也開著不壞，鎖仍舊掛在鈕孔上，它的鑰匙也照樣掛在樓梯腳下的牆壁上。壽慶每夜鎖門後總是掛在那裏的。」

霍桑點頭道：「那末死者自己開門的理解可以確定了。」

金壽說：「是，霍先生，你說得對，門一定是友恩自己開的。進一步，我們可以推想那人深夜訪問，友恩竟能開門招接，可見彼此一定很熟悉。」

我又插一句。「既然如此，就算這屋子裏的人不知道鴻生是誰，但要偵查他，似乎還算不得難事。」

霍桑點點頭，又問道：「金壽兄，你可曾發見其他可以幫助偵查的證據？」

倪金壽一壁點頭，一壁伸手向衣袋中一摸，取出一塊白巾包摺的東西，雙手送交霍桑。

三 照片的下落

白巾包中的東西在案情上當真很重要。那是一張女子的照片和一封信。照片上的女子作學生裝，年齡好像還不到雙十，上身穿一件白色小花的短衫，下面繫一條黑色的短裙，樸素而端莊。伊有兩條秀眉，一雙慧眼，配著細長的鼻子，非常美麗。照片邊上有兩行毛筆細楷，寫着：「友哥惠存——妹霞持贈」八個字。

倪金壽說：「照片是藏在死者身上的。我從他的西裝的胸口袋中取出來。他的母親已經瞧過，可是不認識。」他又指一指那封信。「這封信是我從字紙篋中檢出來的，似乎也有些關係。」

霍桑將信箋展開來。那是死者的父親從北平寄發的家書，書法很勁道，日期是三天前。

那信的大略是：「……近來我因着和人家的政見參差，有一班人銜恨我。我既不願，甘心屈從，一時又不便下台，祇得隨時防衛，靜待時機。你在滬讀書，也應處處小心，交際上更宜注意，免得我兩地懸念。……」

倪金壽等霍桑讀完，問道：「霍先生，你對於這兩件東西有什麼見解？」

霍桑想了一想，答道：「照現勢論，好似這兩種東西都可能和兇案有關係。但這兩件東西的本身不像有連鎖的關係。」

倪金壽點頭道：「對。但你看這兩種東西，那一種和兇案的關係更接近些？」

「這是很顯明的。照片當然更切近些。」

「是，我也這樣想。因為信中的話，雖含着警誡的意味，但假使果真有什麼仇人，因父親的怨仇要在兒子身上報復，也祇能暗中行刺，友恩斷不會親自去招接進來。」

我插口道：「這倒難說。暗算的人也許先借交際做引線，然後乘機行刺，那自然比貿貿然狙擊的更妥當。信上明明有『交際上更宜注意』的話啊。」

倪金壽回頭來向我瞧瞧，辯道：「不過看死者在深夜中還能招接，顯見彼此相識已久，決不是初交。信中所說的結怨，似乎還是近來的事。包先生，你的意見似乎有些講不通。」

我笑一笑，答道：「金壽兄，你把死者的深夜納客當做是舊交而不是新交的根據嗎？可是據我看，死者所以招納那人，也許有由於被動的可能，不一定是相好的舊交。」

「唔？怎樣被動？」

「譬如那人預先和死者有什麼成約，誘以利害，使死者有不得不開的趨勢——」

霍桑忽向我們倆搖搖手。「好了，別空辯。……金壽兄，你的意思怎麼樣？」

倪金壽說：「照我看，這一件兇案中似乎牽涉一個名叫「霞」的女子，那兇手也必和這個女子有關係。也許就因著三角關係，那人和友恩勢不兩立，便在深夜中到這裏來行兇。兇謀完成了，他就乘顧榮林回去報警的當兒，把手槍丟在門背後，悄悄地逃走。從我們所知道的事實推想，這兇手也許就叫鴻生。眼前最困的，就是要找尋這個叫鴻生的人，一時無從著手，因為這屋子裏沒有一個人知道這鴻生。」

霍桑凝想了一下，說：「家中人雖不知道，但朋友們也許有知道的。友恩既然在徐匯中學讀書，那裏總有同學們可以查問。」

倪金壽似乎給提醒了，嘻嘻。「對。我就從這一條路進行。」

「你找到他以後，聽他說些什麼，我們再商量辦法。」

倪金壽答應了，就將手槍等物收拾好。他準備先回警局去接洽一下，以便檢察官來後，將屍身昇往驗屍所去，然後他再到徐家匯去調查。霍桑又和他談了幾句，倪金壽便先走。我們也一同下樓來。

我們和張友恩的母親略略談一談，纔知友恩的父親一向在交通部中辦事，手裏有些積蓄。友恩是他們的獨生子，從小驕養慣。霍桑問到友恩平日有沒有和女子來往的事，老婦回答不知道，祇說他平日在外面的時候不少，揮霍相當大。我們離開張家之

前，又向小使女芳兒和壽慶老頭兒問話，他們所答的和倪金壽先前轉述的沒有兩樣。我覺得壽慶實在是一個顛頑不靈的人，故而連放槍的聲音都不會驚醒他。不過芳兒說到友恩的脾氣，隱約間吐露不滿，友恩像是個任性使氣的「少爺」。

我們從張家出來後，順道到警署中去會了一會顧榮林，所說的也沒有出入。我們便回寓所進過時的早餐。因為我們一清早得到了倪金壽的電話，匆匆趕得去，肚子還是空著的。霍桑的早餐本來很簡單，這一天他好似滿腹心事，竟改了常度，祇吃了兩個雞蛋，便離座而起。

我問道：「怎麼？你不吃粥？」

他搖搖頭。「够了。兩個雞蛋，在營養方面說，足夠維持人體的二十四小時的消耗，多吃祇有填塞和擴大胃的功用，實際是浪費。」

他說完了，便先走進辦事室去。我自願自吃粥，並不留阻他。我們兩個人對於膳食的態度常常有相反的表现，而且是有交替性的。有時候案情的疑祕困住了我的腦筋，影響我的胃納，可是霍桑往往會不受影響。這一次倒了一個向。我覺得張友恩的案子比較是平淡無奇的，不料霍桑却重視得減損了他的早餐。他還說出一番大道理。那顯然是詭辯，目的在掩飾他的變態。

我回進辦事室時，他啣著一支烟，背負著兩手，低了頭不住地在室中踱着，好似有

萬千思緒困住了他的腦球，一時無從整理。

我含笑說：「霍桑，你剛才的話，不是沾染了莎菲斯派的臭味嗎？」

霍桑拿下了烟，住了步，答道：「什麼意思？」

「你明明因著這件張友恩的事減少了你的早餐，可是你告訴我一篇節食的大道理！」

「唔，我不是詭辯。我的話是有學理根據的。我本來吃得太多。」他頓一頓，又說：「是的，我也用不著瞞你，這一件案子也的確困我的腦筋！」他的眉尖間的線紋加深些。

我說：「你指什麼？我看這案子也不見得十二分棘手啊。」

霍桑忽然回頭來瞧我。他帶著憂鬱的容色，坐到藤椅上去，呆滯地吐吸了幾口烟。

他問道：「包朗，你不知道這案中的情節有矛盾嗎？唉，這矛盾正使我索解不得！」

我問道：「什麼矛盾？你究竟指那一點？」

玲玲玲！……電話機上的鈴聲阻止了霍桑的答覆。他仍坐著，好像在推索某一個難題。

他說：「包朗，你去聽聽。大概倪金壽有什麼信息了。」

我答應着去接，果真是倪金壽的報告。金壽說，他從徐匯中學方面，查不出鴻生是誰，比較有關係的一點，就是死者有一個交好的同學叫嚴公聲，也許可以知道友恩約情

況。嚴公聲住在學士路十九號。金壽就到那裏去向鄰居和僕人們探訪，纔知嚴公聲當天就要結婚，新娘名喚陳碧霞。他從狀貌服裝上查得新娘就是那照片中的女子。倪金壽覺得這個發見有重大關係，就進去和嚴公聲會面。他起初一口回絕，聲言並不和張友恩相識；後來他又說他們不過是泛泛的同學，並不知友恩的底細。倪金壽益發懷疑，就把那女子的照片取出來作證。公聲不禁突然變色，再不能夠抵賴。金壽進一步問他爲什麼把張友恩打死，他仍矢口不認。倪金壽又在他書室中的地板上搜出一粒槍彈，竟和第一次在張家發見的同式。公聲起先也支吾，後來忽說這一粒彈子是一個不知誰何的人打進去的。但據倪金壽的見解，那在屍屋中搜得的手槍定是嚴公聲的。也許他偶一失手，落槍於地，彈子就着在地板上；把槍膛中缺少的一彈作證，恰巧符合。此外還有一證，公聲是穿西服的。他在這天的清早，特地往學士路轉角的一家理髮鋪裏去剪髮。金壽又去看過那理髮師，據說公聲的頭髮本來很長，今天却修得很短。因此種種，倪金壽就指他爲嫌疑兇手，已將他拘入警署中去。

我把這一番報告詳細地轉告霍桑。霍桑很驚異。他思索了一回，他的眉峯忽然開展些。

他自言自語地說：「唉，叫嚴公聲？……女的叫陳碧霞！唔，這發見很僥倖！很迅速！」他突的立起來。「包期，有些眉目了。現在我還得去探索一下。你在這裏等好消

息罷。」

約摸一個鐘頭以後，還沒有信息。我一個人感到無聊，我的思潮便禁不住乘機活動。

就情勢看，這案子的收束之期似乎已近。可惜的是嚴公聲以新郎的資格，忽一變而成兇手。洞房的風趣未嘗，却先領略鐵窗的滋味，真是最煞風景的事。無論案情昭著，他的兇罪已將成立，即使事屬冤枉，但他們的婚期既然定在今天，半天工夫，也斷不能够平反。我雖替嚴公聲和陳碧霞惋惜，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祇有付之一嘆。

四 一個故事

午刻過了，我正想一個人先進午膳，霍桑忽然滿頭大汗地闖進來。他卸下了國產白嗶嘰的短褂，便問：「包朗，可有什麼人來過？」

我搖頭道：「沒有啊。你希望那一個人來？」

「我已約定兩個人。等一回你就會看見。」

「你約他們來做什麼？可就爲着這一件案子？」

「是。我要等他們來結束。」

我驚喜道：「什麼！你已準備結束這案子？難道你已經——」

霍桑搖搖手。「正是。你姑且耐一下子，別催着我解釋。」他坐到藤椅上，伸直了兩腿，用白巾抹抹額角和頭頸。他又高聲叫道：「施桂，你叫蘇媽把我們的兩隻新的漆皮皮鞋擦擦亮，我們晚上要穿。」

這吩咐有些不倫不類，我感到莫名其妙。他却安閒地開始吸烟。

我問道：「霍桑，這究竟怎麼一回事？你又賣關子——」

來一個打岔。施桂引進一個人來，就是我們的老友倪金壽。

倪金壽先說：「霍先生，剛纔失迎。但你留字條約我來，可是有什麼新的發見？」

霍桑劈口應道：「是！不單是新發見，我已經把全案的真相都查明白了！」

倪金壽歡喜地說：「那好極！開審起來，不怕那兇手狡辯了。霍先生，我很感激。」

霍桑似乎沒有聽得，忽而自言自語。「唉！可惜還缺少一個人，否則我的結束談話就可以開始了。」他皺一皺眉，取出表來瞧一瞧。「他不會不來罷？……好，我不如先說起來，等他來繼續加入，免得就誤金壽兄的工夫。」

靜一靜。紙烟的烟霧又開始氤氳。我仍是滿腹疑團，想不出結束的方式是怎樣。

霍桑說：「金壽兄，張友恩的致死的情由，你說你早已知道，不用我再說了罷。」

倪金壽道：「是。照現在的情勢，內幕已經很明顯。嚴公聲和張友恩勢必同戀著陳

碧霞，碧霞到底被公聲所得，友恩是失敗了。不過因著碧霞的一張照片落在友恩手中，所以在結婚之前，公聲企圖將肖照取回。他連夜向友恩交涉，不料友恩不答應，事情就弄僵。但瞧友恩把照片藏在身上，就是一個明證。當時公聲因著緊索不得，彼此決裂了，所以公聲就把他打死。」

霍桑一壁吐吸著烟，一壁斜側著頭聽著，可是他的臉上却表示一種淡漠的神色。他說：「唔，這樣的假定看來好似很近情，可惜事實上並不如此。」

倪金壽驚異道：「喔？可是我料錯了？難道公聲的行兇另外還有別的情由？」

「你不是料錯。你弄錯了前提。我剛才說的是指友恩怎樣死的。你答覆這一句就行。」

倪金壽呆一呆。他的疑惑的眼光瞧著霍桑，似要從霍桑的神色中窺測他的語氣。我也覺得霍桑的語氣近乎模稜含糊。

他道：「霍先生，你可是說除了公聲以外，另外還有別的兇手？」

霍桑也注視在他的臉上，重複地答道：「別的兇手？」

倪金壽疑遲道：「是啊，就是那家信中說的警誠友恩的話——」

霍桑忙止住他道：「不是。那家信上的話若使細讀一遍，便可知和兇案沒有關係。他父親所以說結怨於人的話，不過借以引證，使友恩知所警誠，應當明哲保身，不可在

實際上結怨；並不是說他有某一個仇人將要到上海來加害友恩。你若從這一條路上去着想，不免要走入更遠的歧途上去了。」

「這是包先生提起過的，我本來不會走這一條路。但你既然說我的第一層見解不對，我又沒有別的成見，自然就想到這歧路上去。那末你的見解究竟怎麼樣？可是說公聲當真不是行兇的人？」

「他不但不是兇手；而且還是一個被害的人！」

「奇怪！那末，誰是兇手？」

「張友恩！」

倪金壽怔一怔，說不出話。我也不期然而然地放下了紙烟。

霍桑又道：「難道你已經忘掉了包朗兄的說話？」

倪金壽突的回過目光向我瞧一瞧。他更加詫異了，眼睛在交替變。我也像墮入了五里霧中。

霍桑笑道：「包朗，你真健忘！你自己的話也記不起來嗎？你不曾說過友恩是自殺的嗎？」

這句話纔使我恍然醒悟。當初我一見屍身上槍彈貫穿之狀，驟然間確曾說過他是自殺。但是後來因種種低微的疑迹不能解釋，這自殺的見解我也不由不放棄了。

霍桑繼續道：「你當時因着創口的證迹，料他自殺，這見解本是正確的。不過你發表得太急，沒有把前後的情節斟酌一下，一切可疑衝突之處，也不會經過考慮而找到相當的解釋，故而你雖有超越的眼光，到後來却終於被疑霧所障。這是最可惜的。以後你應得注意這一點。」

霍桑的語氣是含着些教誨的意味的，但我仍非常愉快。因為我自從幫助霍桑探案以來，有時雖也談言微中，但我的觀察推論究竟不及霍桑的精闢獨到。這一次我一言中，連大名鼎鼎的倪金壽也沒有見到，我實在不能不感到高興。我瞧瞧倪金壽。他的顏色從驚異而變成沉靜。他的眼睛仍瞧在霍桑的面上，分明還是半信半疑。

倪金壽說：「這結果實在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霍先生，現在你對於這案中的一切矛盾費解之點總已有了合理的解釋了罷？」

霍桑仍很安閒，燒著了另一支烟，點頭道：「是的，現在我先講一個故事，如果有什麼疑點，不妨等講完後再說。」

倪金壽道：「很好。」

霍桑連連吐吸了幾口煙，方始說：「金壽兄，這故事的前半段，你方纔已經說明的確不錯。張友恩和嚴公聲同時和陳碧霞發生了戀愛，彼此從同學而變成情敵。情場搏鬥的結果，嚴勝而張敗，你說的也相合。至於勝敗的緣由，一個是愛情純潔，事事出於

真誠；另一個却把色慾做了前提，把金錢做了後盾。久而久之，真相一露，陳碧霞自然就舍此就彼了。」

故弄的性質又跳不出三角圈，不過內幕的變幻，我相信方式是不同的。霍桑停一停，吐了一口烟。他倒倪金壽瞧一瞧，繼續說下去。

「張友恩失敗了，自然不甘服。你知道一個驕養的獨生子，家庭的溺愛造成了他的任性使氣的性格，後果的危險是必然的。俗語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真有着論理的基點。到了昨天晚上，他便決定了行兇的計畫，準備把公聲打死，破壞他們的美滿婚姻。他悄悄地走到嚴家門外，望見書室的窗開着，公聲正坐在搖椅上沈沈思想。友恩就隔着垣牆發了一槍。不料公聲的搖椅是活動不定的。槍彈落了空，便陷進了地板裏去。當時公聲吃驚走出去，友恩早已逃走了。公聲雖沒有聽見發槍的是誰，但料想起來，除了情敵，他並沒有別的怨家。可是他因為婚期就在明天，不願意好事多磨，發生什麼意外風波，所以他就把這回事隱秘了，不會報告警局。這是他的失着。友恩是驕縱慣了的。一個驕縱慣了的少年，坐慣了順水船，教育又太少，理智當然不健全，所以一碰到挫折，便會倒行逆施地亂幹，連性命都不顧。他行兇不成，越發加上了一重怨恨，回家之後，左思右想，一百個不如意，就決定了自殺的主意。可是他並不是白死，他企圖貫徹他的報復計畫，嫁禍於公聲。例如椅子的傾倒，前門的虛掩，和臨死時高喚公聲

的名字，都是他準備的計策，使人家信他爲公聲所謀殺。並且他發槍以後，還努力地拋擲遠，更可見他的復仇心的深刻和設計的周至。」

「你可是說公聲和鴻生，聲音太相近，友恩的母親聽錯的？」我乘霍桑略頓一頓的機會補一句。

霍桑點點頭。「是，『公』和『鴻』聲母雖不同，韻母是一樣的。張夫人在迷糊中聽錯了，當然很自然。」

倪金壽也開口了。「霍先生，故事很動聽。但這是你的理想嗎？還是有根據的？」霍桑笑著說：「金壽兄，你理想丟掉了根據，那會成什麼？」

「唔？」

「我告訴你。我的理想當然都是從事實和證據上觀察而得的。我得到了你的報告，就覺得嚴公聲沒有殺死張友恩的必要。你想他在情戰上既然得勝了，婚期又在下一天，爲什麼還要冒險殺人？若說爲了他的意中人的一張照片落在情敵手中，竟不惜行兇，情理上委實太牽強。因爲女子的照片在祕密不能公開時也許有些價值，這件事情勢可不同。兩個男子公開地同時戀一個女子，這女子自然沒有向對方守祕的必要。因此在碧霞方面既沒有名譽的損害，在友恩方面也沒有借照片要挾或其他作用的可能。那末公聲爲什麼竟值得拚死行兇地取回這照片呢？」

「你的報告又說你在他的書室中搜得一粒鎗彈。我就到警局裏去找你，想把彈子比一比。你恰巧不在。我便直接見公聲。我把利害的關，指示他以後，他就把一切情節開誠地告訴我。我又到公聲家的門外去檢驗，果然看見短牆上面有很顯著的迹象，分明有人在那裏倚靠過的。因此我便確信行兇的是友恩，不是公聲；手槍也是友恩之物更不必說。此外還有一個基本的左證，就是死者左手執槍，傷處雖在左胸，槍口却已偏右，故而彈子從右背穿出。這顯然是自殺之象。而且你總也注意到襯衫上的黑灰明明是槍彈湊近發射的現象。這一點當然就是包朗兄的最初見解的根據，我不必再說了。」

霍桑的分析和舉證，簡直「口若懸河，頭頭是道。」一個起初認為不可解釋的疑團，此刻大半已有了著落。自然，我祇有心領神會地佩服。但倪金壽低倒了頭，似乎在細細地咀嚼，還有些不完全融澈的樣子。

他說：「霍先生，你的理解固然很近情。不過若說友恩的死，公聲完全沒有關係，我還不敢相信。不然，我起先問他，他爲什麼抵賴不承認，直到見了肖照，方纔啞口無言？」

霍桑道：「這是容易明白的。他爲着婚期就在目前，怕多口舌，故而抱著省事主義。其實處世的準則，要懂得『無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公聲就怕事反而多事。現在他正後悔來不及哩。」

倪金壽沉默地吸了一回烟，又說：「我還有些不明白。友恩既然是自殺的，那時候他的房中當然祇有他一個人。他倒地了，室中怎麼還有第二個人替他熄燈？因為顧榮林聽得槍聲以後，明明看見樓窗口裏有一個長髮的人探望，燈光隨即熄滅。這個人又是誰？」

問句很有力，而且也是在我的嘴邊的。要是沒有合理的解釋，霍桑所講的故事會變成一個美麗的皂泡。霍桑突然立起身來，彈去了些烟灰，用白巾抹一抹頭頸，連連點點頭。

他嘆口氣說：「金壽兄，你這一問很有意思。這委實是全案中最困人腦筋的一點。當初我根據彈灰和傷勢，假定他是自殺；又從死者的母親聽得喊叫聲而不聽得爭鬥聲，又假定椅子的翻倒是故設的疑迹；還有前門上的鎖沒有壞而仍舊掛著，也不像是有外人進去。可是事實上有個人在窗口探望，接著又熄燈！這是一個無可解釋的矛盾點，我左思右想，再也解釋不出。後來我從公聲家回來時，經過西門路的一排同樣式制的洋房。忽然觸發了一個理解，就重新趕到白楊路去證實。金壽兄，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我確實知道友恩自殺之前已經把電燈熄滅，並不是有第二個人替他熄燈的。」

倪金壽張大了口眼。「果真？霍先生，你有證據？」

霍桑嘻一嘻，點點頭。「自然。」

「那末顧榮林所看見的難道是一種幻像？」
霍桑還來不及答覆，室門忽而推開。霍桑旋轉身去，向着室門口深深鞠了一個躬。
他說：「江先生，你來得真湊巧！請進來。」

五 十八隻蹄子

門口立着一個穿棕色派力司西裝的少年，長身玉立，儀表很秀美，豐盛的黑髮剪成平頂式。我細瞧他的面貌，並不相識。

霍桑說：「金壽兄，包朗兄，我來介紹。這位江鷗客先生是國民書館的特約撰稿員。此刻他特地趕來給我們解釋一個重要的疑點。……江先生，請坐。」

來客和我們倆鞠了一個躬，坐下來。他摸出白巾來抹汗，那白巾回進袋裏去時，換出了一把小小的摺扇，扇上還有國粹的書畫。我聽了江鷗客的名字，腦室中彷彿還有些印象，可是一時記不起在那裏聞名過。

霍桑說：「江先生，對不起，請你把你剛才你說過的故事重新說一遍。我這兩位朋友正急於要聽呢。」

江鷗客把摺扇揮動著，點點頭。「很好。昨晚我因着編寫『公民衛生新篇』，睡時不覺遲了些。約摸一點半鐘左右，我猛聽得一聲槍響，不禁大吃一驚。因為白楊路上

本有政治活動的人們匿居，不時有暗殺案發生。那時候我正凝神寫稿，以為槍聲在我家門前發作，故而悄悄地開窗張望。我果然看見一個人站在門前，好像正抬頭向着我的窗口。那人一看見我，就避到樹底下去。我怕他誤會我，急急關上窗，又把電燈熄滅了，以免无妄之災。一回，我又聽得隔壁張友恩家的哭聲，料想有什麼人已被政治活動的人們打死。我——」

倪金壽忽然直跳起來。「唉！你就是張友恩的隔壁隣居？」

江鷗客把上半身微微後一後，算是承認的表示。我瞧著他暗暗詫異。誰想得到這個誤會？

倪金壽又說：「那末顧榮林所看見的是你家的窗，不是友恩的窗？後來他重新回來，到原處，望見了窗上有燈，便也不再分辨，因此才造成一個大錯！是嗎？」

霍桑又嘻一嘻，代來客答道：「是的，金壽兄，你說得不錯。」

我也像迷夢初醒，才記得我們清晨往張家去的時候，確曾看見貼隔壁四〇四門上有一塊「鷗客寄廬」的銅牌。

江鷗客又說：「這誤會的情由，我本來沒有知道，直到方纔霍桑先生來找我，說明了緣故，我纔明白。他又叫我來證明一下，以便解脫一個人的嫌疑。這是我所諒不容辭的。倪先生，現在你總可以明白了罷？」

倪金壽拱拱手。「多謝你，替我們了結了一件疑案。」他又皺皺眉。「榮林太糊塗！竟弄出這樣的誤會！」

霍桑丟了殘烟，搖搖手。「這也怪不得他。你想那裏一共有同樣構造的洋房十二幢。這兩家恰巧在中央。顧榮林在深夜倉皇的當兒，當然不會看門牌。他大概祇把那一顆大樹做記號，那裏還能够辨別清楚？其實不但榮林，就是你我處在這樣的境地，恐怕也保不住一定不誤會罷？」

倪金壽連連點著頭，答道：「唔，是的，也許如此。」

霍桑道：「金壽兄，你回去之後，快把嚴公聲放掉了，別讓他錯過吉期。法庭上如果需要質證，我可以負責擔保。」

倪金壽和汪鷗容先後地辭出以後，我們倆方始吃延遲的午飯。霍桑含著笑容瞧我。

「包朗，恭喜你！你的觀察力有進步了！……喂，你別吃得太多，留些肚子給晚上裝。我告訴你，今天夜裏我要替人家做一回冰人呢！」

我問道：「做冰人？你替誰作伐？」

「就是嚴公聲和陳碧霞。」

「唔？他們倆還要你做媒？」

「我當然不是做舊式媒人。但這一回事若沒有我從中撮合，他們倆的婚險些兒結不

成。所以我查明之後，順便往西門路陳碧霞家去安慰伊。伊真是說不出的感激，把我看做「媒人」還恭敬。伊約我事情成功了，今晚上一定要往他們家去吃喜酒。」

我立起來，也恭恭敬敬地向霍桑鞠一個躬。「我也恭喜你！怪不得你剛才這樣子起勁，忙着叫蘇媽擦皮鞋。原來你準備吃十八隻蹄子呢！」

霍桑笑道：「十八隻蹄子？這麼多？」

「是，這是舊式媒人的特別享受！」

「唔，要是真有十八隻，少不得要分給你九隻。你用不著熬酸！」

(終)

霍桑探案
催眠術

程小青著

一 扇子哲學

這裏是我的日記中的一節最簡短而又最有趣的探案記錄——不，簡直是霍桑別開生面的醫案記錄。記錄的年月距離我此刻敘述時也已經很遠了。時候是初夏，氣候已漸漸地熱起來。那天早上忽然下着非絲非霧的濛濛細雨，天空中塞滿了厚厚的濕雲，瞧上去陰沉沉地。鬱熱煩燥的空氣滲透了潮濕，也像屋子裏的傢具那麼起了霉，竟悶膩煩躁。自然，這樣的氣候會影響到人們的心理和身體。

我覺得懶憊得憚於動筆，坐在霍桑辦事室的藤椅上，披閱那送進來不久的報紙，借此排除我的因氣候而引起的無聊。霍桑穿着細白萬載夏布襯衫，山東府綢的西裝褲，足上却跛着一雙玄緞的拖鞋，躺在沿窗口藤椅上。他的左手中執着一支白金龍紙烟，慢慢地吐吸著，右手中握着一柄一面任伯年的花鳥一面楊伯潤的行畫的摺扇，不住地迅速揮動。那紙烟上的屈曲的烟霧給扇子扇着，化成一縷縷嫵娜的白紋，被捲送到窗口外去。

霍桑的辦事室中雖也裝着電扇，霍桑却怪癖地關着不用。他在悶熱的當兒，寧可搖

着那把古董摺扇取涼，好似不願節省他的手腕的勞力。我看見了他那種不怕煩勞的舉動，會用調笑的口吻向他詰問過。

「霍桑，你也太講究經濟了！省了幾個錢電費，却在這個悶熱的時候，不怕麻煩地揮着扇子，你未免辜負了物質文明！」

不料這調笑的反應是一串嚴肅的滔滔宏論。霍桑忽坐直了身子，把口中的紙烟取下，張大了雙目瞧我。他用摺扇指着我，詞正色嚴地回答。

他說：「包期，你說得對，我真是天生着平民骨頭，不會像一般有階級地善於享受物質文明！但你總知道我們國家的一切落後的病根，就病在一般人『太』會享受！和『祇』會享受！」

不但他的面色和聲調都有些認真，並且已近乎着惱了。我倒有些不安，臉上的笑容也不得不在不自然狀態下收斂了。我一時不知道用什麼話解除這小小的僵局。

他繼續着說：「我不用電扇而用扇子的緣故，難道真是爲着節省幾個電費？扇子的效用要通過了手腕的搖動才會產生，而且風的急緩也可憑手腕的控制。你須知人類的身和心是應當有適度的運用的。過分勞碌固然要疲乏，但過分舒服也一樣會養成身和心的惰性。這惰性就會影響他或伊的意志。人們在空閒無事的當兒，心理和肢骸都容易呈現懶態。我這幾天正閒得不耐，怎麼敢連這小小的手腕的活動也放棄了呢？」他的聲浪越

高，狀態上也越見興奮。

我企圖打開這僵局，又勉強帶笑說：「霍桑，你這一篇高論，我可以給它取個名——扇子哲學。」

他好像不聽得，頓了一頓，呼了兩口煙，又繼續說：「包朗，你豈不知我國一切事業的落後和那種不勞而獲和少勞多獲的心理的隨處表現，根本原因就在國人體格的太孱弱？孱弱的來由雖不止一端，但一個因素就因爲一般領導階級太會和太喜歡安享！想一想，一個人對於一切事祇會開口而不會動手，會釀成怎樣的結果？」

唔，霍桑居然小題大做了。他的議論頭頭是道，我當然無可答辯，並且答得不適度，保得住會再來一篇。我在這樣的天氣，可沒有這一股勁。我因懶得開口，祇微笑着點了點頭，把報紙做了我和霍桑之間的屏障。大約經過了半個小時，我忽覺得我的頭腦有些發脹刺痛，就把報紙拋下了，頭仰靠在藤椅背上，望着窗外人行道上梧桐枝上的新綠。霍桑似乎看見我靜默無言，自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他丟了紙烟，含笑向我說：「包朗，你不是覺得頭痛嗎？氣候太沉悶了，你何必報紙上用功？」

我答道：「我不是用功看報，不過消遣時光罷了。」
「消遣的方法也多得很，何必定要看報？我問你，你那所寫的『孤女劫』續稿現在

已經寫好了多少？」

「祇寫好了六章。但那上集已經出版了一個星期，我還不知道它的銷路怎麼樣。」霍桑的右手仍握着摺扇揮動着，笑道：「我想那書的銷路不會壞得怎樣。不過你寫這篇東西，着筆過分沉痛，描寫那女子慧珠的慘狀似乎太嫌形容盡致。這雖是你的個性如此，不過讀者們的反應也許要感到悵悵不歡。」

我坐直了身子，含笑說：「我不過把情節略略加些渲染，並沒有違離事實。文字的佈局是不厭曲折的。書中人的境遇越描寫得悲慘，到了後來的圓滿也就越見得愉快。你說對不對？」

霍霍也笑道：「你用修詞的眼光來解釋這篇作品，我固然無可非議，不過——」

二 似乎為尋仇而來

這時忽有一個打岔。霍桑還沒有說完，那老僕施桂匆匆走進來，報告外面有客。霍桑立刻坐起來，摺攏了扇子，攔在藤椅的靠手上，把那張名刺接過去瞧。

他自言自語地說：「孫晉祿。……公大莊經理。……這是誰？我不認得他。」

我說：「大約又是來求教你的。讓他進來再說。」

霍桑點了點頭。施桂就退出去領那客人。

來客的年齡約有四十左右，臉形帶方，五官的位置很端正，身材也很魁梧。他身上穿着一件白紡綢的長衫，頭上也戴着龍鬚草草帽，足上是白色的絲襪和黑色的紗鞋。他的裝束上相當富麗，一望知是一個有產階級。那人走進了辦事室，直挺挺地站住，並不去草帽。他的滿含驚恐的目光兀自炯炯地向我們兩人呆望。一回，他忽提高了聲浪，氣咻咻地突然發問：

「那一位是霍桑？」

霍桑已立起身來，看見了來客的神氣，略略有些驚訝，但這天他的耐心特別好，仍不喪失他的款客的禮貌。

他彎了彎腰，答道：「我就是。孫先生，有什麼見教？」

施桂已移過一把藤椅給來客，又取了一杯汽水遞過去。可是那來客好似來尋仇作難，並不是來求教的。他接了玻璃杯，並不即飲，身子也不坐下，依舊突出了眼珠，瞧着霍桑發呆，又像在發怒。

「對！對了！這件事非你不辦！你得替我找回我的姪女——」

來客的態度顯然已經失常，似乎神經有些錯亂。他的語氣非常堅決，彷彿有非答應不可的樣子。他的手一揮動，杯子裏的汽水潑出了一些。霍桑點了點頭，一壁引手作勢，請他坐下，一壁把電扇開動。電風就呼呼地扇着。那來客坐下了，喝了幾口汽水，

方才除去他頭上的草帽。他的額角上的汗珠漸漸地減少，態度上也比較寧靜了些。霍桑也回到他的藤椅上去。

他問道：「孫先生，可是令姪女失蹤了？」

「是——是的！」

「什麼時候不見的？」

「今天早上。」

「幾點鐘？」

「離此刻約有兩個鐘頭。」

「那末當然還走不遠，追尋還來得及——」

「走不遠？還來得及追尋？嘿！我很願如此——」

「唔？你的話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我看伊已經逃到了虛無渺茫的境界去！」

孫晉祿的說話的確太突兀。霍桑瞧瞧來客，又用眼睨着我。我向他呆瞧著，表示我的無能爲力。

霍桑接着說：「孫先生，我猜度你的意思，似乎你對於你姪女的失蹤早已知道了底細，故而在你看來，認爲不容易追尋。可不是嗎？」

「不，不！這回事的內幕我完全不知道。不過你——你——你總知道底細！」
 自然，這一句話越發不近情理。但霍桑仍很鎮靜，並不見得怎樣驚異，分明他已明白了來客的失了常度的精神狀態，故而處處加以寬容的諒解。他的沉靜的眼珠兀自凝注在孫晉祿的臉上。

「奇怪，我怎麼會得知道底細？」

「我姪女的失蹤，你可算是個主使人！……你一定知道底細！」

來客愈說愈奇的言語，不但使霍桑蹙緊了眉毛，有些忍耐不住，連我也不覺駭異莫名。

我插嘴說：「孫先生，你的話怎麼不倫不類？我們和令姪女並沒見過半面，你怎麼信口亂說？」

他橫過眼光瞧我。眼光是近乎兇狠狠的。

「對，你也有分！你不是叫包朗？……你們非把國貞找回來不可！」

我有些著惱。這個人說瘋不瘋，說話態度却又這樣蠻而無理，我倒從未碰到過。但霍桑依舊不動肝火。

他把摺扇摺攏了一半，向對方揮一揮，說：「孫先生，你得仔細些說明白，不能隨便冤枉人家——」

孫晉祿插口道：「我不是冤枉你們。須知我的國貞失去的不是伊的肉體，却是伊的靈魂！原因就是你們兩個！」

三 倒串戲

霍桑的忍耐的表現是可驚的。他點了點頭，似乎已有些領悟。我還有有些莫名其妙。我暗想這人大約受了過分的刺激，精神恍惚，才會發出這種怪誕不測的態度和語句。

霍桑嘻了一嘻，又開口道：「令姪女大概是喪失了神志。是不是？」

「是。」

「那應該趕緊去請醫生才是啊。」

「醫生早已講過，沒有用。」

「唔，醫生既然沒有辦法，你到這裏來做什麼？」

「你得給我想法子！」

「我不會醫病，怎麼能給你効力？」

「曹醫生說，這病的來由是因你而起的，所以要醫治這病，也非你不可！」

話還是近乎不倫。假使我不是深悉霍桑的品性和行爲的人，也許要誤會有什麼女子正向霍桑變戀或單戀着。但這來客的奇突的答話仍不會使霍桑怎樣驚駭，却祇覺得有

趣。他緩緩燒着了一支白金龍紙烟，又張開了摺扇，合成了眼縫瞧那來客。

他婉聲問道：「這又是什麼意思？我真是莫名其妙。但你說的這個曹醫生是誰？」
孫晉祿仍自顧自地說：「這實在是害人！曹醫生是內科大方脈，我家裏有病，一向請教他。他說病的禍根就是那本霍桑探案。他簡直沒有辦法。所以醫治的責任，祇有由你負擔。」

霍桑把眼光移瞅着我，彷彿暗示說：「包朗，你惹出禍殃來了！」

我也覺得很驚怪。這個人既不像是故意來給我們開玩笑，那末世間的奇事竟怎麼會奇到這樣地步？

我向來客說：「真的？這真是奇聞！」

那孫晉祿似答非答地點了點頭，睜視着我，並不說話。霍桑把紙烟塞在嘴裏，緩緩吸了幾口，然後才繼續向來客發話。

「那末請你把這件事說得詳細些。令姪女今年幾歲了？」

「國貞今年十八歲，在上海女子師範裏讀書，今年就要畢業。」

「伊的病態怎麼樣？」

「伊平日喜歡看言情小說，現在却在看你們的霍桑探案。這本書就惹了大禍。」
我插口道：「那本書叫什麼名字？」

「叫『孤女劫』。伊已經讀過好幾遍。今天早上又翻閱那本書，看完以後，忽然捧著臉，嗚嗚咽咽地哭起來，接著便有些瘋瘋癲癲，嘴裏還喃喃地自言自語：『慧珠可憐！慧珠可憐！』」

這對於我是一種新的經驗。我想不到這本「孤女劫」竟會如此作祟！

霍桑又問道：「伊現在怎麼樣？」

孫晉祿道：「我得到了我的內人的報告，趕回家去，看見國貞那種哭笑無端的狀態，怎不吃驚？因為禁止既然不聽，叫伊又不答應，連冷熱的感覺都沒有，我才知道伊已經患了失魂病。可是經過了曹醫生的診斷，據說這不是藥物可以治療的！短時間更沒有希望。後來我查明了伊的病源出於你們倆的那本小說，自然就趕到這裏來。」

來客的呆木的眼光灼灼地凝視霍桑，好像要等一個滿意的答覆，要不然他準會拚命。霍桑用力吸了幾口烟，把烟尾丟下，眼睛瞧著摺扇上的花鳥，低頭沉吟著。我覺得很窘，一時想不出怎樣打破這個僵局。我的頭部脹痛得更加厲害了。一回，霍桑忽而摺了扇子站起來。

「好罷，孫先生，我雖不是醫生，但你既然要我去看看，我跟你去走一趟也不妨。」孫晉祿才改了面容，拍手歡喜道：「好極！好極！我相信祇要你去，立刻可以尋回我的國貞！」

孫晉祿的轉變爲喜的變態充分暴露出帶有神經性。可是這是實逼處此，也不能苛責他。霍桑僂着身子，已在換他的皮鞋。

他抬頭答道：「這還難說。不過我若有方法想，一定盡我的力。」他換好了皮鞋，起身在一隻衣鉤上拿下了雨衣，披在身上，又取了雨帽，回身對我說話。「包朗，我不知道你的一枝筆竟會有這樣的力量。可是我却受了你的累！……現在你既然頭痛，不如讓我一個人去看看。你姑且騎一騎罷。」

霍桑跟着孫晉祿走出去。我獨自留在窩裏。我當然沒法安睡，燒着了一支紙烟，默默地忖度。世界之大，真是無奇不有。因讀小說而致患精神病的事，當然祇是小說中的想像，現在竟然變成事實。因此我又聯想到社會上的那些意志未定的少年們，常會因熱讀了神怪小說而入山修道；又因着所謂熱情的肉的作品的流行，那六〇六一類的藥品廣告便也一天天地擴充篇幅。這種事實的確是值得弄筆桿的人鄭重注意的。因爲文人在下筆的當兒偶一大意，就會惹出意想不到的禍殃，或者甚至會戕害整個民族的生命！

我又想到霍桑對於這件事是否能夠奏效，也覺沒有把握。我雖然深知霍桑的爲人，他的智慧和幹才都是超出常人的，但他究竟不是萬能的「超人」。一個素人偵探一旦倒串了醫生，自然也不敢決定他一定能够成功。現在他已應允了前去，成功了固然是一件快事，但萬一失敗，我又怎麼樣對得住他？我顛顛地思前想後，越想越覺煩惱。

電扇雖仍呼呼地扇着，我還覺得熱不可耐，彷彿身上有什麼癢處，搔既不能，不搔又不能安寧。這樣捱過了兩個小時，我才見霍桑獨自興沖沖地回來。

四 「談療」

霍桑走進了辦公室，先和我點一點頭，就把雨衣雨帽和短褂一起卸下。當他掛衣的時候，順手把電扇關了。他又脫去了皮鞋，換上拖鞋，又把藤椅上的摺扇取起來。他的神色寧謐而莊肅，不過額角上綴着汗珠，略略有些疲憊。我揣摩不出他的成和敗。

我耐不住問道：「怎麼樣？」

他用白巾抹抹汗，摸出煙盒來，作簡語道：「完了。」

我不禁跳起身來。「什麼？那女子死了？」

「不是。別誤會。我說這件事已經完全解決了。」

「真的嗎？」

「誰和你說笑話？現在那孫國貞已經恢復了伊的神志，服了些藥，正安眠着呢。」我的心定了一定，急促的呼吸也調節了些。因為我估量霍桑的聲浪和神氣決不是無聊的慰藉。

「霍桑，你一來一回祇費了兩個鐘頭，竟這樣子快？」

「實際的醫治，我祇費了五六分鐘。」

「奇怪！你用什麼方法醫好伊的？」

「簡易得很。」

「簡易得怎樣程度？」

「我祇把這匣子給伊瞧一瞧，又向伊說了幾句話，伊就豁然蘇醒了。」他舉起他的那隻鍍銀的紙烟盒給我瞧一瞧。

「奇怪！你學會了魔術？」

「不是魔術，實在是一種醫術。」

「什麼醫術？你難道學會辰州符咒不成？幾句說話竟能够醫病？」我真覺得不能相信。

霍桑又揮着摺扇，答道：「辰州符是一種江湖的騙術。我的醫法是有科學根據的。」
「喔？竟會有這般能力？……霍桑，快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霍桑把身子躺到藤椅上，一壁呼着烟，一壁搖著摺扇微笑着，說：「包朗，你也太不體諒人了。這樣的天氣，我爲了你的事奔走了一陣，也相當疲乏。你怎麼不能耐性些？」

我抱歉說：「唉，對不起。你的醫術實在太神速，簡直近乎神祕。我委實不能相

信，所以耐不住。」略頓一頓，我終於按耐不住。「霍桑，你到底用什麼方法醫好伊的？」

他吐出一口烟，簡單地說：「我採用的方法叫做 talking cure。」

「唔？」

「那是一種醫術的名稱，譯名叫做『談療』，又叫做『淨化治療』cathartic treatment，發明的人是一個奧國醫生勃洛爾 (Breuer)。」

我還是覺得牙癢癢地。「霍桑，我並不是要查究你的學理的根據。你但將治療的經過簡單地說一說就行。」

霍桑點點頭。「那也可以。不過你不能太心急，讓我慢慢地告訴你。」

他把兩腿伸了一伸，將紙烟送到嘴邊，閉了眼睛吸烟。我沒有話說，祇得強制着等候。他緩緩地扇了一回，才張開眼來，慢條斯理地開始他的敘述。

「包朗，我今天的動作已經軼出了我的工作的範圍。這是我生平的第一遭。那女子孫國貞患着一種輕性的精神病，要醫治當然是醫生的事，我本來負擔不了。可是禍是你闖的，我既然應允了，自然不能不權且充一充醫生。」

「我到了孫家，先和晉祿的夫人談了一回，查明了那女子的得病的過程。伊住在偏西的樓上，嘴裏仍在念着『慧珠可憐』『慧珠可憐』。我就揀選了樓下一間寬敞的房

間，叫他們趕速整理清潔，然後叫人將伊領下樓來。那時室中的窗戶完全洞開，却保守着極度的靜寂，禁止任何人進去或窺視。

「那女子到了樓下的室中，坐在一張有背的藤椅上。我先吩咐給伊喝一杯冰水，又用手巾包着冰放在伊的額上。大約過了五分鐘，才將冰拿去。那時室中的僕人完全走出來。我才突然踱進去。」

「那國貞驀地看見了一個陌生人，立刻抬頭斂神地瞧着我。伊生得很美，不過瘦弱些。我就緩步走過去，摸出我的名片來給伊。伊瞧了名片，瞪着雙目瞧我，不聲也不動。我也定神凝視着伊，一壁又摸出我的這一隻鍍銀發光的烟盒來，放在距離伊的眼睛一尺光景的地位，讓伊注視着。這樣子過一兩分鐘，伊的眼皮有些垂落，漸漸兒入於睡眠狀態。」

「怎麼？你施用催眠術？」

「是，『談療』本是催眠治療的一種，我以前曾實施過一次。這一次更是順利異常。我不曾用什麼命令或暗示，伊竟自動地入眠，所以效果的迅速也出乎我的意外。接着我就說出幾句有力的說話，我的治療便完全奏功了。」

「怪事！你說的那幾句話？」

「我低聲向伊說：『國貞，我是霍桑，現在來給你解決你的難題。你不是憂慮著慧

珠的結局嗎？」伊點點頭。我又說：「我告訴你，慧珠的結局是終於圓滿的，就是和你表兄可瑾的婚約也可以圓滿。你的伯伯已經應許了。你現在應當快樂哩！」我說完了這幾句話，那女子喚了一聲，眼眶中有些淚珠，頭也低下了。我就用暗示催醒伊。伊張開眼睛向我呆瞧了一下，便用手按住了臉。原來伊已經感覺到羞愧。伊的知覺已經回復過來了。」

五 良醫與良媒

這像是一幕喜劇，它的經過我固然明白了，但我仍不能不感到驚異。

我接口說：「霍桑，你真了不得！你這幾句說話竟能喚回那女子的知覺，真有些不可思議！」

霍桑答道：「這是有學理根據的，並非不可思議。你總知道精神病大半起因於被遺忘或被壓抑的悲痛經驗。如果醫生能使病人在催眠狀態中，喚起他或伊的經驗，疏解或消釋病人的痛苦，病徵就會消滅。這已成爲精神病的有效的治療方法。」

「那末伊和伊的表兄婚約的事，你又怎樣知道的？」

「那是我問了晉祿的夫人得知的。我想到這女子的患病，雖因着可憐慧珠的境遇太淒慘，觸動了伊的情感，因而影響伊的精神。可是我料想這祇是一種誘因，其中一定另

有一個主因。換句話說，假使伊沒有同樣的境遇，即使引起同情，也未必見得會這樣子深切。

「我把這一點問起晉祿的妻子，才知道國貞的父母都已過世，依靠伊的伯父——晉祿——生活，情況真有些像「孤女劫」中的慧珠。晉祿有個表姪叫李可瑾，在小學裏教書，和國貞發生了戀愛，國貞也很愛他。但可瑾去求婚，晉祿却拒絕不許。照情形講，伊所遭遇的又恰正和「孤女劫」中慧珠的境況相同。伊因著悲人自悲，又因寄人籬下，個性並不強烈，沒有勇氣反抗，這痛苦的經驗便硬被壓抑下去，久而久之，伊的精神支撐不住，由於那小說的誘因，竟致失掉了伊的原有的知覺。」

我連連點頭說：「原來如此。這是你精細過人，才能見得到這一層。」

「那也未必。我以前曾略略涉獵過一些變態心理，現在恰巧用得著它，一試就見效，那也是恰逢其會。」

「但你對國貞所說的婚約圓滿的話，諒必是從權起見，暫時誑騙伊的。是不是？」
霍桑答道：「不，不，誑騙祇能暫時使伊清醒，過後還是要復病的，而且更厲害。那怎麼可以？」

「那末晉祿真個應許了？」

「是。孫晉祿所受的刺激也嚴重，我先說了不少慰藉勸解的話，又保證可以醫好他。」

的姪女，不過先決條件他不能再反對國貞和可瑾的婚姻。我又用婉和的語調和晉祿陳說利害，結果總算得到了他的應許。因爲季可瑾也是一個有志的青年，不過家境稍微貧寒些罷了。」

我不禁拍手說：「好極！你不但醫好了伊的病，還玉成了伊的好事。你不但是一個良醫，却還是一個善於作伐的良媒！」

霍桑緩緩把扇子搖着，吐出了一口烟，合著眯笑的眼縫瞧我。

「是啊，你自己也不能忘掉我啊！」

我想凡讀過「險婚姻」的讀者們一定可以瞭解這句話的含意。我笑了一笑，無話可答。他又繼續發揮他的醫學理論。

「那國貞的病，照平常醫生看起來，似乎祇屬於心理方面，其實却還關係着生理。假使你祇去治療伊的心，也許還不能這樣子立時見效。試想在這種鬱悶濕熱的天氣，國貞又住在偏西的樓上，絕沒有活動餘地。空氣既然蒸鬱，心中又懷着懊喪失望的痛苦，內外夾攻，伊的脆弱的神經又怎能忍受得住？剛才你單單看了一回報，就覺頭腦刺痛，豈不是一個顯明的例證？所以我在診治之前的種種佈置，在治療上也是具有輔助作用的。」

我打了一個哈哈，笑道：「霍桑，我相信不久總會有人把『著手成春』的匾送給你的。」

哩！將來如果你感到偵探工作的厭煩了，也不妨換換口味懸牌行醫了！」

霍桑忽正色說道：「包朗，別說笑話。偵探工作恰合我的探求真理的根性，我敢說我不會有厭煩的一天。現在你的頭痛如果好一些，那「孤女劫」續稿應得趕緊寫好了出版，使讀者們早些兒得到圓滿的印象，不致再惹出意外的事來。我還得忠告你一句，你以後的作品，下筆時應得有些分量，萬一再有什麼岔子，我可不願再代替你任過任怨了！」

霍桑說完了，他的眼光跟着那烟縷送到窗外，似乎在觀測天空中的陰雲是否有消散的可能，他右手中的摺扇上的那隻秦吉了的翅膀也不住地在緩緩撲動。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館藏本

介紹程小青先生畫件。

程小青先生著述之餘兼擅六法凡花卉果蔬翎毛蟲魚靡不雋逸絕塵別具風致其作品向以自娛不輕示人茲爲廣結墨緣願公諸同好之讀者本局備有潤例函索卽寄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所謹啓

介程小青先生譯著偵探小說目書

霍桑探案袖珍叢刊

- (1) 珠項圈
- (2) 黃浦江中
- (3) 八十四
- (4) 輪下血
- (5) 裹棉刀
- (6) 恐怖的活劇
- (7) 舞后的蹄音
- (8) 白衣怪
- (9) 催命符
- (10) 矛盾圈
- (11) 紫信箋
- (12) 魔窟雙花
- (13) 兩粒珠
- (14) 灰衣人
- (15) 夜半呼聲
- (16) 霜刃帶血
- (17) 新婚劫
- (18) 離兄弟
- (19) 江南燕
- (20) 活屍
- (21) 案中案
- (22) 青春之火
- (23) 五福盆
- (24) 舞宮魔影
- (25) 狐裘女
- (26) 斷指團
- (27) 沾泥花
- (28) 逃犯
- (29) 血手印
- (30) 黑地牢

三十册

斐洛凡士探案全集

- (1) 貝森血案
- (2) 金絲雀
- (3) 姊妹花
- (4) 黑棋子
- (5) 古甲蟲
- (6) 神祕之犬
- (7) 龍池慘劇
- (8) 紫色屋
- (9) 花園槍聲
- (10) 賭窟奇案
- (11) 咖啡館

十一册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 (1) 冒險史
- (2) 回憶錄
- (3) 歸來記
- (4) 新探案
- (5) 血字的研究
- (6) 四簽名
- (7) 古邸之怪
- (8) 恐怖谷

八册

龍虎鬪(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的搏鬥)

一册

聖徒奇案(第一輯)

- (1) 赤練蛇
- (2) 假醫士
- (3) 富饒大王
- (4) 神祕丈夫
- (5) 怪旅店
- (6) 女首領

六册

柯柯探案集

..... 一册

行發局書界世由均書各列上

店營央中.....集全案探總查陳

霍桑案探
斷指團

初版本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程小青

發行人 李煜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209195

209195

